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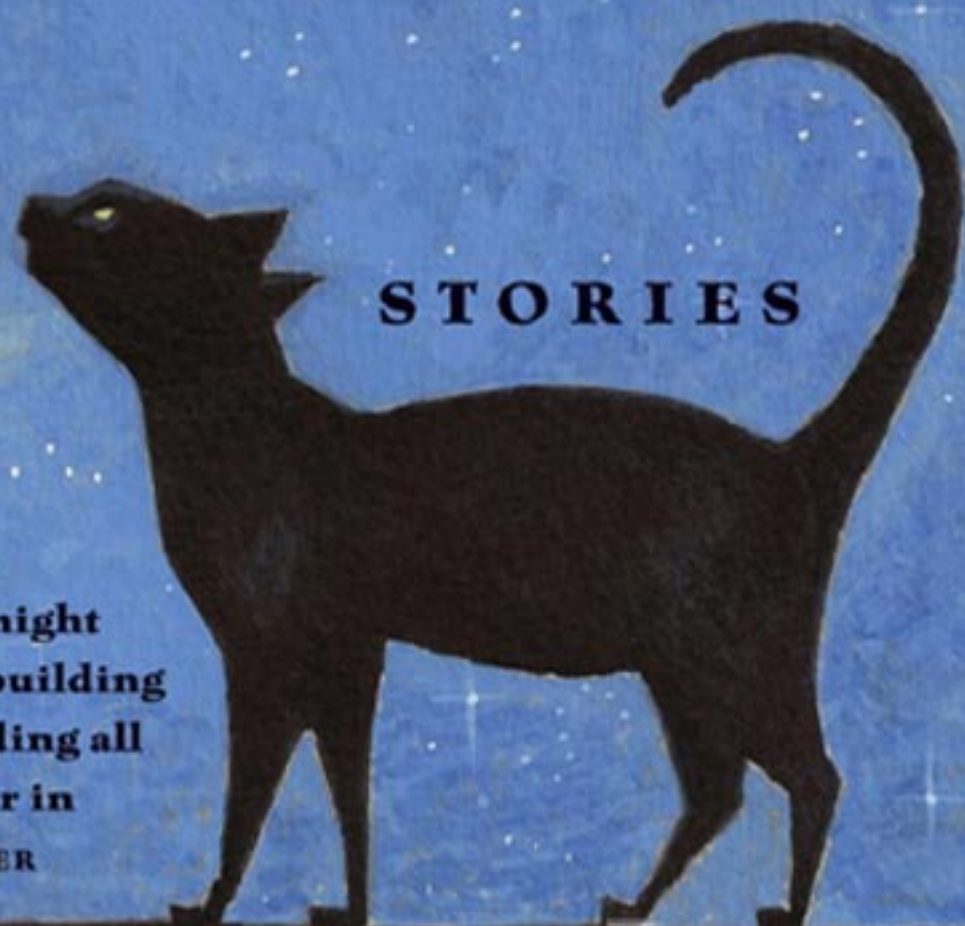
By the national bestselling author of CORALINE

NEIL GAIMAN

M Is for Magic

STORIES

"Gaiman is a star. He constructs stories like some demented cook might make a wedding cake, building layer upon layer, including all kinds of sweet and sour in the mix."—CLIVE BARKER



作家简介

尼尔·盖曼

尼尔·盖曼是近十年来欧美文坛崛起的最耀眼的明星，被视为新一代幻想文学代表。其创作领域横跨幻想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儿童小说、漫画以及歌词。他的作品不但部部畅销，而且获奖无数。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赞他是一个“装满了故事的宝库”、《文学传记辞典》将他列为十大后现代作家之一。



代表作品

《美国众神》、《好兆头》、《无有乡》、《蜘蛛男孩》、《睡魔》、《星尘》等

* 本书版权系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本书文章译者为英文翻译爱好者，本书仅供英语翻译研究、内部交流之用，严禁用于任何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对于传播本书中文章所引起的任何法律问题，译者及电子书制作者概不负责。

工作人员

制作者：magusylvian

译者：pksunking、marijuana、陈灼、牧长野、xilili、韩志琪、熊睡睡、selkie、rakshasa、lofeiy、lance5 （名字排名不分前后顺序）



奥德赛公会 TIF工作组出品

<http://www.odyguild.net>

不一样的奇幻世界， 不一样的奥德赛

目录

序	3
Introduction	
二十四只黑鸫案	5
The Case of the Four and Twenty Blackbirds	
巨魔桥	22
Troll Bridge	
不要问杰克	33
Dont Ask Jack	
怎样卖出庞狄桥	36
How to Sell the Ponti Bridge	
椅子上的奥克透伯	46
October in the Chair	
骑士精神	58
Chivalry	
代价	71
The Price	
在聚会中怎样与女孩聊天	79
How to Talk to Girls at Parties	
太阳鸟	91
Sunbird	
女巫的墓石	109
The Witch's Headstone	
指南	135
Instructions	

Magic Falls

序

pksunking 译

在我小的时候，那真的不像是那么久以前的事，我喜爱短篇集。在我可以用来阅读的时间里——早茶时，午休后或者火车上，短篇小说可以一口气读完。它们创造、它们展开、它们把你带到一个新的世界里，然后在大约半个小时里，又把你安全的送回学校或家里。

你在花样年华里读过的那些故事从没有真正离开过你。你可能忘了它们的作者或者故事的名字。有时你记不清故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如果一个故事打动了你，它就会与你同在，停留在你灵魂深处很少触及的地方。

恐惧把你抓得最紧。如果它真的让你颈后发冷，如果当故事结束时你发现自己慢慢地合上书，生怕惊动了什么，然后蹑手蹑脚地离开，那么以后它就永远伴随着你了。在我九岁的时候曾经读过一个故事，结尾是许多蜗牛布满了一个房间。我想它们大约是吃人的蜗牛，正慢慢爬向一个将被吃掉的人。至今我回想起来仍像当初读它时那么害怕。

幻想会浸入你的骨髓。有时，当我经过一条道路的转弯，看到起伏的、郁郁葱葱的山坡上的小村，以及后面那些更高、更陡峭、更灰暗的丘陵，还有远方的山脉和迷雾，便不由得想起《魔戒之王》。这本书一直在我心底的某处，而眼前的景象使它浮了上来。

而科学幻想（尽管我恐怕这本书里并不多）带你穿越星辰，走进不同的年代和思想。没有什么比花些时间呆在另一个头脑里更能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多么小。

短篇小说开启了一扇小窗，窥向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心灵和不同的梦想。它们是通往宇宙尽头的旅程，却让你能及时赶回来吃晚饭。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写短篇小说。起初，它们是我磨练写作技艺的最好途径。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最难的事情是如何结束一个故事，正是通过写短篇，我学会了怎么去做。那些日子里，我写的东西大多很长——很长的喜剧，很长的书，或是很长的电影——那种可以在一个星期或是一个周末里完成的短篇是一种纯粹的娱乐。

当我还是一个男孩时所珍爱的那些短篇小说家，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是我的最爱。比如萨其（Saki）或者哈伦·埃利森（Harlan Ellison），还有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以及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他们是特写的大师，只用二十六个字母和几个标点，在寥寥数页里，就可以让你欢喜让你忧伤。

短篇小说集的另一个优点是：你不必喜欢里面的每一篇。假如其中有一篇你并不欣赏，没关系，很快还会有下一篇的。

这本集子里有一篇关于童谣人物的硬派侦探小说，有一篇描写一群贪吃的人。有一首诗，告诉你假如发现自己走进了童话怎样才算举止得体，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男孩如何在桥下遇到了巨魔，他们又达成了怎样的协议。这里有一个短篇将是我下一本儿童读物——墓地之书的一部分，讲一个在墓地里生活，被死人养大的男孩。还有一个短篇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写的，叫做“怎样卖出庞狄桥”，这篇幻想小说的灵感，来自一个叫维克托·拉斯提格“伯爵”的人，他真的用差不多一样的方法把埃菲尔铁塔卖了（几年以后，他死在了阿尔卡特拉斯监狱）。这里有几篇稍稍有点儿恐怖，还有几篇算得上是有趣，更多的是那些不知道算是什么的故事，不过，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喜欢它们。

在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雷·布莱伯利从他的短篇集里挑出一些故事，他认为小读者们会喜欢，他把它们出版并命名为《R代表火箭》以及《S代表太空》。现在我在做着相同的事，于是我问雷他是否介意我把这本书叫做《M代表魔法》。（他并不介意。）

M代表魔法。所有的字母都有魔力，只要你把它们正确地拼到一起。你可以用它们创造魔法，梦想，以及，我希望，甚至是一些惊喜……



译者语

尼尔·盖曼的文笔真是赞，读起来是一种享受，不过看我的译文恐怕是一种折磨了吧。

尼尔在这篇序言里讲，读过的小说许多年以后，往往记不清名字和情节，只记得读时的感受。于是尼尔的小说干脆省略了这些情节和背景，只是用他有魔力的文字把那种感受直接传达给你，让你久久不能忘怀。有时觉得尼尔的小说更像是音乐，把那种或忧伤或温暖或恐惧的情绪浸泡在文字里直达你的心底。

二十四只黑鸫案

marijuana 译

我坐在我的办公室内，啜饮着一瓶烈酒，一边懒洋洋地清理着我的自动手枪。室外，雨稳定地下着，似乎我们这个美妙的城市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如此，旅游管理委员会说过些诸如此类的东西。该死，我才不介意。我又不是旅游管理委员会，我是一个私家侦探，而且是行内最好的一个，虽然你可能不会知道。这间办公室破烂不堪，租金还未付清，而且手里的烈酒是我所仅有的了。

一切都糟糕透顶。

向我一周来仅有的一个顾客致敬，但当我在街道转弯处等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出现。他曾说那会是一件大活儿，但我永远无法知道了：他跟陈尸所定了一个更早的约会。

因此当那位女士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确信我要时来运转了。

“你出售什么，女士？”

她扫了我一眼，用足以诱使一只南瓜发出沉重喘息的眼神，并使我的心跳迅速跃升至三位数。她有着长长的金发，曼妙的身材能让托马斯·阿奎那（意大利神学家）忘记他的誓言。我就忘记了自己决不能把女人当回事的誓言。

“你觉得来些绿票子怎么样？”她问道，声音沙哑，单刀直入。

“继续说，修女。”我并不想让她知道我是多么急需这些钱，于是我把一只手抬到嘴边；让一个委托人欣赏你的口水可没什么好处。

她打开钱包，轻轻抽出一张照片。“你认得这个人吗？”

我的职业就是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是的。”

“他死了。”

“我也知道，甜心。这新闻已经过时了。那是一场事故。”

她的凝视变得无比冰冷，你都可以把它凿下来用它冰镇鸡尾酒。“我的兄弟并不是死于事故。”

我扬起一边眉毛并且说“你的兄弟，嗯？”——做我这一行需要许多不可思议的能力——很有趣，她看起来并不让我觉得会是有兄弟的人。

“我是吉尔·登普提。”

“那么你的兄弟应该是亨普提·登普提？”

“而且他并没有从那堵墙上摔下来，霍纳先生。他是被推下来的。”

真有意思，如果那是真相的话。城里几乎所有的脏馅饼都有登普提一块，我想都不想就能说出五个更乐意看到他死而不是活着的人。

可能要稍微想一下，反正都一样。

“你跟警察谈过这件事了吗？”

“没有。国王的兵对跟他的死亡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他们说光是把他跳下来之后的碎块拼到一起就够他们辛苦的了。”

我靠回到椅子上。

“那么，这对你来说是怎么一回事？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找出凶手，霍纳先生。我要他接受正义的制裁。我要他下油锅煎死。噢，还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她轻声补充道。“在他临死之前亨普提拿着一个马尼拉纸的信封，装满了他要寄给我的照片。医学照片。我是一个实习的护士，拿到它们我才能通过期末考试。”

我检视着自己的指甲，然后抬起头看着她的脸，中途却被不盈一握的腰肢和复活节彩蛋般的双乳夺去了注意力。她是个可人儿，虽然她玲珑的小鼻子有一点歪。“这个案子我接了。每天七十五元，事成后还有两百元奖金。”

她微笑了；我的胃扭曲了一下，然后开始进入天体轨道运行。“如果你拿到那些照片再加两百。我极度渴望能成为一名护士。”然后她把三张伍拾元丢在我桌子上。

我让自己饱经风霜的脸露出了一个毫不在意的笑容。“我说，修女，请你吃顿晚饭怎么样？我刚有了些收入。”

她情不自禁地因预感而颤抖，然后嘀咕了一句关于什么矮子的话，于是我知道我有好戏了。然后她对我歪嘴一笑，这一笑能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丢掉一个小数点。“先找出杀害我兄弟的凶手，霍纳先生。还有我的照片。然后我们再玩。”

她走出房外关上了门。也许仍然在下雨，但我没有注意到。我不在乎。



城里有些地方旅游管理局没有提及。在城里有些地方，如果警察要涉足的话，也要结伴三人行。在我干的这行里你不得不去拜访这些远远不健康的地方。永远没有健康。

他在路易吉门外等我。我摸到他背后，橡胶底鞋落在潮湿闪亮的人行道上没有一点声响。

“嗨，知更鸟”

他跳起来转了一圈；我发现自己正盯着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枪口看。“噢，霍纳。”他把枪拿开。“不要叫我知更鸟。你该叫我伯尼·罗宾，矮个子，你别给我忘了。”

“我叫你知更鸟就好了，知更鸟。谁杀了亨普提·登普提？”

他是只长得很奇怪的鸟，但干我这行的不能挑挑拣拣。他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黑社会领路人。

“让我看看你的钱是什么色的。”

我把一张伍拾元秀给他。

“该死，”他嘟囔着，“是绿的。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换个样，印些紫褐色或淡紫色的钱？”不过他还是收下了。“我只知道那个胖子分过许多脏馅饼。”

“所以？”

“他的一块馅饼里有二十四只黑鹈。”

“嗯？”

“我还要一个字一个字给你拼出来吗？我……呃……”他倒在了人行道上，背上插着一支箭。知更鸟再也不能唧唧叫了。

警官奥格雷迪向下俯视着尸体，然后俯视着我。“我的信仰和神明在上，毫无疑问”他说。“这不正是小杰克·霍纳本人吗。”

“我没有杀死知更鸟，警官。”

“那么我猜我们在警察局接到的那个电话，说你要深夜来找罗宾先生的麻烦。就在今夜。此地。这也是个骗局啰？”

“如果我是杀人犯，我的箭在哪儿？”我颤抖着打开一包口香糖开始嚼。

“这是一场陷害。”

他猛吸着海泡石的烟斗，然后拿开了它，并懒散地用他的双簧管演奏了一段威廉·泰尔序曲。“也许。也许不是，但你仍旧是一个嫌疑犯。不要离开城镇。还有霍纳……”

“什么？”

“登普提的死是一个意外。验尸官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放弃这个案子吧。”

我考虑了一下。然后我想到了钱，还有那个妞儿。“没门，警官。”

他耸耸肩。“它是你的葬礼。”他说得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

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他可能会是对的。

“你在自寻死路，霍纳。你在跟大人物作对。而这对健康不利。”

从我所能回忆起的上学时光来看他是正确的。每次我跟大孩子们作对的时候，都会以得到一顿痛打告终。不过奥格雷迪是怎么——奥格雷迪怎么能知道呢？于是我想起了些别的事情。

奥格雷迪就是打我打得最多的那个孩子。

现在是该做些行内称为“外勤工作”的时候了。我在城里做了些详细的询问，但是没能发现更多有关登普提的新线索。

亨普提·登普提是个坏蛋。我还记得他刚来城里的样子，一个年轻聪明的驯兽师，有一手训练老鼠赛跑的绝活儿。然而他堕落得相当迅速；赌博，酗酒，女人，翻来覆去都是这种老一套。一个年轻有为的孩子以为苗圃的街道都是用金子铺就的，而当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的时候，为时已晚。

登普提一开始进行的是小规模敲诈和抢劫——他训练了一队蜘蛛来吓唬小女孩们，让她们丢下自己的奶瓶和奶嘴，然后捡起来把它们买到黑市。然后他升级做起了勒索——最脏的活儿。我们曾偶遇过一次，当我被这个年轻的社会儿童——让我们把他称为乔治·珀治——雇用去取回一些关于他亲吻女孩们并把她们弄哭的偷拍照片时。我得到了那些照片，但是我学会了惹胖子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我不想犯同样的错误。该死，干我这一行的连犯一次同样错误的代价都付不起。

外面的世界是很糟糕的。我记得小波碧刚到城里那会儿……但你不会想听我的麻烦的。只要你还没死，你就会有一大堆自己的麻烦。

我查看了报纸上关于登普提之死的消息。一分钟前他还坐在墙上，下一分钟他就在墙下摔成了碎片。当时所有国王的马和国王的兵都在现场，但他已经不需要急救了。一个名叫佛斯特的医生——他从登普提的格罗斯特日起就是他的朋友——虽然我不知道当你死了的时候医生还能做些什么。

等一下——佛斯特医生！

我又产生了你干我这行儿的老预感。两个小小的脑细胞以正确的方式互相摩擦，然后瞬间你就会得到二十四克拉重的智慧之火。

你还记得那个不曾露面的委托人——我在街道拐角等了整整一天的那位？一场意外死亡。我甚至没有花力气去查清它——在不会支付报酬的委托人身上浪费时间是不可承受的。

三桩死亡，似乎。而不是一桩。

我拿起电话打到警察局。“我是霍纳，”我告诉接线生。“让我跟奥格雷迪警官说话。”

一声脆响之后他拿起了电话，“我是奥格雷迪。”

“我是霍纳。”

“嗨，小杰克。”奥格雷迪总是这样。从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起他就一直用尺寸问题捉弄我。“你终于想通登普提是死于事故啦？”

“没有。我现在在调查三桩死亡。胖子的、伯尼·罗宾的，还有佛斯特医生的。”

“整形外科医生佛斯特？他的死是一场事故。”

“当然，你妈嫁给了你爸也是。”

他停顿了一下。“霍纳，如果你打给我只是为了说脏话，我一点都不觉得有趣。”

“好吧，聪明的家伙。如果亨普提·登普提的死是一场事故，佛斯特医生的死也是，那告诉我一件事。”

“谁杀死了知更鸟？”我从未被评价为想象过度，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起誓。我听到他在电话对面咧着嘴笑，他说：“是你，霍纳，我用我的警徽打赌。”

线索断了。

我的办公室寒冷而冷清，因此我闲晃到乔的酒吧寻求一些伴侣和一杯或三杯酒。

二十四只黑鸫。一个死了的医生。胖子。知更鸟……真见鬼，这个案子有太多漏洞，简直比瑞士奶酪还要多，而松散的结尾却像一件撕烂的网眼背心。而美味的登普提小姐是从哪里钻进去的？杰克和吉尔——我们真是天造的一对儿。等这一切都结束后，也许我们可以到山顶路易的那个小地方去，那里没有人对你是否有一张结婚许可证感兴趣。“水桶”，这就是那个小酒馆的名字。

我招呼酒保。“嗨，乔。”

“什么，霍纳先生？”他正在用一块曾荣为了一件衬衣的破布擦拭一个玻璃杯。

“你见过胖子的姐妹吗？”

他抓了抓脸颊，“恐怕没有。他的姐……呃？嘿——胖子没有姐妹。”

“你肯定吗？”

“我当然肯定。那是我姐姐生她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告诉胖子我当叔叔了。他这么看了我一眼说‘我就当不了叔叔，乔。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连别的亲戚都没有一个。’”

如果那个神秘的登普提小姐不是他的姐妹，那么她是谁？

“告诉我，乔。你有没有看到他跟一位女士一起——大概这么高，身材像这样的？”我的手掌描绘出一段抛物线。“看起来就像是位金发的爱神。”

他摇摇头。“从没见过他跟什么女士在一起。近来他和一个搞医的家伙混在一起，但他唯一在意的事情就是他的那些发疯的鸟儿和动物们。”

我痛饮了一口杯中酒。洒到了吧台上一滴，然后看着它洗去颜色。“谢啦，乔。你帮了我个大忙。”我递给他十美元的钞票。“算是信息费，”我说，然后加上一句，“不要一下子花光了”。

从事我这一职业的要开些小玩笑才能保持清醒。

我还有一个熟人要联络。玛·胡巴德。我找了个投币电话拨了她的号码。

“胡巴德老妈妈的碗橱——蛋糕店和有照施粥场。”

“我是霍纳，玛。”

“杰克？我跟你说话很危险。”

“看在过去的交情上，甜心。你欠我一次情。”有些不入流的混蛋曾撞到了碗橱，把它光秃秃地留在那里。我曾把它们钉好并把蛋糕和汤放回原位。

“……好吧。但我不喜欢这样。”

“你知道这周围的食物前线发生的一切事情，玛。一个里面有二十四只训练有素的黑鸫的馅饼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她吹了声口哨，又低又长。“你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不会问你了。”

“你下次看报纸应该看一看王室版面，蜜糖。天哪。你在自寻死路。”

“拜托，玛。有话快说。”

“非常凑巧几个星期前正是这道菜被送到了国王面前……杰克？你还在听吗？”

“我还在，女士。”我快速地说。“忽然之间一切都说得通了。”我放下了电话。

这可以看作是小杰克·霍纳从这个馅饼上摘下一个李子作为开始。

天在下雨，稳定而寒冷。我打电话要了一辆出租车。
过了四十五分钟，一辆车从黑暗中斜冲出来。

“你迟到了。”

“去跟旅游管理局抱怨吧。”

我爬进车厢后座，摇下车窗，点起一支烟。
然后我去见了王后。

通往王宫隐秘处的门紧锁着。那是人民大众无缘得见的部分。然而我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民大众，而那个小小的锁根本无法拖延我。通往私人房间的门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红心，它并没有上锁，所以我敲敲门，径直走了进去。

红心王后独自在那里，站在镜子面前，一只手托着一个装果酱蛋挞的盘子，另一只手在给她的鼻子扑粉。她转过身，看着我，倒抽一口气，蛋挞从她手里掉了下来。

“嗨，小王后，”我说。“或者我叫你吉尔你会觉得更舒服些？”

她看起来仍旧美丽苗条，哪怕不带着那头金色的假发。

“滚出去！”她呲着牙威胁。

“我不这么想，亲爱的。”我坐在床上。“让我给你解释一些事情。”

“说吧。”她摸到身后一个隐藏的警报按钮。我让她按了它。我已经在进来的路上割断了线——做我这种职业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让我给你解释一些事情。”

“你刚才说过了。”

“我会用我的方式对你说，女士。”

我点燃了一只烟，轻薄的蓝色烟雾飘向天空，如果我的直觉错了的话，我很快也要随着上天堂了。不过，我已经学会了相信自己的直觉。

“先试试这个怎么样，登普提——那个胖子——并不是你的兄弟。他甚至不是你的朋友。事实上他正在勒索你。他知道你鼻子的秘密。”

她的脸变得比我在工作中见过的一些尸体的脸还要惨白。她举起手遮住刚扑过粉的鼻子。

“你看，我已经认识胖子很多年了，很多年前他就开始参与用训练过的动物和鸟牟利的很多绝对不名誉的事情。而这让我思考……我最近有一个委托人没有露面，因为在那之前他就已经直挺挺了。佛斯特医生，格罗斯特人，那个外科整形医生。关于他的死亡的官方说法是，他坐得太靠近火堆，结果融化了。”

“但是如果假设他是被灭口以免他说出什么知道的事情呢？我把两两分对儿放，结果就中了大奖。让我来为你重建一幕场景：你在花园里——也许在晾些衣物——然后登普提藏在馅饼里的黑鹈飞来叼走了你的鼻子。”

“所以你站在那里，呆在花园里，手停在脸前面，这时那胖子带来了一个你无法拒绝的建议。他可以把你介绍给一位外科整形医生，他可以把你的鼻子补好，弄得像新的一样，只要你付一笔钱。而且没人会知道。到现在为止我说的还对吗？”

她无言地点了点头，然后寻回了她的声音，含糊地嘟囔着：“相当对。但我在那次袭击后跑回了室内，吃了一些面包和蜂蜜。他就是在那儿找到我的。”

“很好。”现在血色开始回到她的脸颊上。“于是你接受了佛斯特的手术，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直到登普提告诉你他拍了手术的照片。你必须摆脱他的纠缠。过了几天，你正走在王宫里，亨普提就在那儿，坐在墙头上，后背对着你，远远地望着远处。你做了一件很是疯狂的事，把他推了下去。于是亨普提·登普提跌了个大跟头。”

“但是现在你有大麻烦了。没人会因为他的死而怀疑你，但那些照片哪儿去了呢？佛斯特并没有拿着它们，虽然他闻起来像是只老鼠而且应该有意如此——在他能见到我之前。但你不知道他告诉了我多少，而且你仍旧没有得到那些偷拍的相片，于是你把我拖下水去找它。而这就是你的错误，修女。”

她的下唇在颤抖，我的心也在发颤。“你不会告发我的，不是吗？”

“修女，这个下午你试图陷害我。我并不欣赏这一点。”

她开始用抖动的手解开上衣的扣子。“也许我们可以达成某种协定？”

我摇摇头。“对不起，陛下。霍纳太太的小儿子杰克向来被教育不向皇室成员出手。很遗憾，但就是这么回事。”认为自己安枕无忧的我看向一边，这是个错误。一把可爱的女士小手枪握在她手中，在你唱一首六便士之歌之前就瞄准了我。那把枪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我知道它有足够的冲击力，能够使我

永远离开这场游戏。

这个女人是致命的。

“把那把枪放下，陛下。”奥格雷迪警官穿过卧室的门慢慢走出来。

他的警用手枪被紧紧地攥在他巨大的拳头里。

“对不起我怀疑了你，霍纳，”他干巴巴地说。“但是，你肯定很走运我怀疑了你，天哪。我跟随你到这里而且我听到了全部经过。”

“嗨，警官，谢谢你的路过。但我还没有完成解释。如果你坐下的话我会把它解决的。”

他无礼地点点头，在门附近坐下了。他的枪纹丝不动。

我从床上站起来走向王后。“你知道，亲爱的，我还没有告诉你拿着你鼻子的秘密照片的那个人是谁。当你杀死亨普提的时候，它正在他手里。”

她完美的额头上皱起一条迷人的皱纹。“我不明白……我搜查了他的尸体。”

“在那之后，当然。但是最先到达胖子那里的是国王的兵。警察们。而他们其中的一个藏起了那个信封。当一切忙乱平息下来的时候，勒索会再次出现。只是这一次你就不知道要杀谁了。而我还欠你一个道歉。”我弯下腰去系鞋带。

“为什么？”

“我指控你今天下午试图陷害我。其实你没有。那支箭归以前我们学校箭术最出色的男孩所有——不论在那里我都该认出那特别的箭羽尾饰的。是不是，”我说，转向门口，“……‘麻雀’奥格雷迪？”

方才假借系鞋带，我已经抓起了一把王后的果酱蛋挞，我向上猛掷了一个，准确地击碎了房间里唯一的一个灯泡。

这只让枪击延缓了几秒钟，但我所需要的全部就是这几秒钟了，而当红心王后和“麻雀”奥格雷迪警官兴高采烈地互射的时候，我溜走了。

干我这一行，你必须力争出类拔萃。

我一边咯吱咯吱地嚼着果酱蛋挞，一边走出王宫广场进入了街道。我在一个垃圾桶边停了下来，试着把装有照片的马尼拉纸信封点燃，这是我从奥格雷迪身边经过的时候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但雨下得太大了，它们根本就点不着。

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去旅游管理局抱怨。他们说下雨对农民有益，然后我告诉他们他们能做些什么。

他们说，一切都糟糕透顶。

于是我说。是啊。



译者语

这篇一样承袭了尼尔·盖曼喜好旁征博引的写作手法，涉及了篇幅非常多的童谣、童话等，我试着把一些东西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pie确实是派，但是dirty pie有不法行为/肮脏事的引申，[手指插在一个脏派中]的翻译实在是无法让人理解，所以翻成了[脏馅饼都有他一块]，派也集体译成了馅饼。

主角的名字也来自于童谣：

Little Jack Horner sat in the corner,
Eating a Christmas pie:
He put in his thumb, and pulled out a plum,
And said, "What a good boy am I!"

小杰克·霍纳，坐在角落，

吃着一只圣诞馅饼

他伸出一根拇指，拔出一个李子

并且说“我真是个好孩子！”

这就是后面主角说自己[这可以看作是小杰克·霍纳从这个馅饼上摘下一个李子的开始。]

The Queen of Heart

这一说法应该是源自艾丽丝梦游奇境，不过后面吃面包和蜂蜜也有涉及到二十四只黑鸫的童谣。

Luigi似乎是意大利人名，经常用于餐饮酒店，不过玛里奥那个绿衣服的兄弟也叫这个名字。

Joe's Bar，貌似美国叫这名字的酒吧有很多……

胖子的名字同样来源于儿歌，下面是我查到的资料：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这其实是一句儿歌的开头，这首儿歌在英语系国家家喻户晓，那里的每个小朋友都曾经念过。

在18世纪的时候，这首儿歌其实是个谜语，谜底就是“蛋”。而当今由于谜底尽人皆知，已经没有人把它当作谜语来看，变成了一首普通的儿歌。Humpty Dumpty在英语俚语也变成了“又矮又胖的人”之意。记得在电视剧<越狱>第二季某一集中，那个Bellick审讯越狱失败的胖子时就是叫他"Humpty Dumpty"。

儿歌完整版如下：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

蛋头坐在墙头上
蛋头跌了个大跟斗
国王所有的马，国王所有的兵
不能再把蛋头拼凑

Humpty dumpty在漫画中是一个很像人的蛋，但在成诗的那个时代，却另有政治意涵，原来Humpty dumpty最早是指英国议会党与保皇党之战(1642-1652)中所使用的其中一个炮台的名字

Humpty dumpty后来也曾在[艾丽斯梦游仙境]的续集[镜中奇缘]中出现过。

Jack and Jill就像台湾的志明和春娇，大陆的……小明和小红？总之就是男孩和女孩的代称，天生一对的意思。

只露了个名字的Georgie Porgie的童谣：

Georgie Porgie,
pudding and pie,
Kis sed the girls and made them cry;
When the boys came out to play,
Georgie Porgie ran away.

乔治·珀治
布丁和派
亲吻女孩惹她们哭
男孩们出来玩耍时
乔治·珀治就跑了

对应文中提到的：亲吻女孩们并把她们弄哭。

同样只有名字的Little Bo-Peep的童谣，稍微修改了一下可怕的翻译：

Little Bo-Peep has lost her sheep,
And can't tell where to find them;
Leave them alone, and they'll come home,
And bring their tails behind them.

Little Bo-Peep fell fast asleep,
And dreamt she heard them bleating;
But when she awoke, she found it a joke,
For still they all were fleeing.

Then up she took her little crook,
Determined for to find them;
She, found them indeed, but it made her heart bleed,
For they'd left all their tails behind 'em!

It happened one day, as Bo-peep did stray
Unto a meadow hard by--
There she espied their tails, side by side,
All hung on a tree to dry.

She heaved a sigh and wiped her eye,
And over the hillocks she raced;
And tried what she could, as a shepherdess should,
That each tail should be properly placed.

小波碧遗失了她的羊，
而且不知道该在哪里找它们；
别管它们，它们会回家的，
而且身后带着它们的尾巴。

小波碧很快睡着了，
在梦中她听到它们咩咩叫；
但是她醒来，她发现这是一个笑话，
因为它们依然在奔跑。

之后她拿起她的小钩子，
并决定去寻找它们；
她，的确发现它们，但是让她心碎的是，
它们都把自己的尾巴丢掉啦

有一天，波碧迷路了，
走到一片很远的草地——
在那里她找到了它们的尾巴，一个挨一个
吊在一棵树上弄干。

她叹息了一声而且擦了她的眼睛，
她奔跑着越过山丘；
试过了牧羊女会的每一种办法
把每一个尾巴好好地按回去

知更鸟之歌，包含两个人物：麻雀和被杀死的知更鸟。

Who killed Cock Robin?	谁杀了知更鸟？
I, said the Sparrow,	是我，麻雀说，
With my bow and arrow,	我杀了知更鸟，
I killed Cock Robin.	用我的弓和箭。

Who saw him die?	谁看到他死？
I, said the Fly.	是我，苍蝇说，
With my little eye,	我看到他死，
I saw him die.	用我的小眼睛。

Who caught his blood?	谁取走他的血？
I, said the Fish,	是我，鱼说，
With my little dish,	我取走他的血，
I caught his blood.	用我的小碟子。

Who'll make his shroud?	谁来做寿衣？
I, said the Beetle, 是我，	甲虫说，
With my thread and needle,	我将为他做寿衣，
I'll make the shroud.	用我的针和线。

Who'll dig his grave?	谁来挖坟墓？
I, said the Owl,	是我，猫头鹰说，
With my pick and shovel,	我将为他挖坟墓，
I'll dig his grave.	用我的凿子和铲子。

Who'll be the person?	谁来当牧师？
I, said the Rook,	是我，乌鸦说，
With my little book,	我将为他当牧师，
I'll be the person.	用我的小本子。

Who'll be the clerk? 谁来当执事?
I, said the Lark, 是我, 云雀说,
If it's not in the dark, 如果不是在暗处,
I'll be the clerk. 我将当执事。

Who'll carry the link? 谁拿火炬来?
I, said the Linnet, 是我, 红雀说,
I'll fetch it in a minute, 我将拿它片刻。
I'll carry the link. 我将拿火炬来。

Who'll be chief mourner? 谁来当主祭?
I, said the Dove, 是我, 鸽子说,
I mourn for my love, 我将当主祭。
I'll be chief mourner. 为吾爱哀悼。

Who'll carry the coffin? 谁来抬棺?
I, said the Kite, 是我, 鸢说,
If it's not through the night, 若不经过夜晩,
I'll carry the coffin. 我将抬棺。

Who'll bear the pall? 谁来扶棺?
We, said the Wren, 是我们, 鹪鹩说,
Both the cock and the hen, 还有公鸡和母鸡,
We'll bear the pall. 我们将扶棺。

Who'll sing a psalm? 谁来唱赞美诗?
I, said the Thrush, 是我, 画眉说,
As she sat on a bush, 当他埋入灌木丛中,
I'll sing a psalm. 我将唱赞美诗。

Who'll toll the bell? 谁来敲丧钟?
I, said the Bull, 是我, 牛说,
Because I can pull, 因为我可以拉钟。
So Cock Robin, farewell. 所以, 再会了, 知更鸟。

All the birds of the air 当丧钟
Fell a-sighing and a-sobbing, 为那可怜的知更鸟响起,
When they heard the bell toll 空中所有的鸟
For poor Cock Robin. 都悲叹哭泣。

NOTICE 启事
To all it concerns, 关系人请注意,

This notice apprises, 下回小鸟审判,
The Sparrow's for trial, 受审者为麻雀。
At next bird assizes.

还有格罗斯特日，是纪念这座英国城市在内战中一次围城战的日子。

巨魔桥

陈灼 译

六十年代初，在我三四岁时，他们扒了大部分铁轨，了结了乡村铁路服务。这就意味着我住的小镇成了除伦敦之外啥地方也去不了的终点站。

我最早的记忆是，十八个月大的时候，我妈妈在医院里生我妹妹，奶奶带我散步走到一个桥下，她在下面把我举起来让我看桥上冒着蒸汽，晃动着行驶的火车，活像一条黑色钢铁巨龙。

接下来几年里，最后几列蒸汽火车也消失了，和它们一起消失的是连接一村又一村，一镇又一镇的铁路网。

我不知道那些火车到哪儿去了，但在我7岁的时候，这些已经算是过去的事了。

我家住在镇外的一个老房子里，对面的田地既闲又荒。我经常爬过栅栏，躺在一小片芦苇的荫凉下看书；我要是兴头上来了，也去田野另一边的空庄园附近冒险。那有个杂草丛生的观赏性池塘，池塘上有座很低的木桥。我那么多次闯进花园和林地，却从没见过看场子和护园子的人，但是我也从没试图进到庄园里面去，那简直是自找灾祸，反正我向来觉着所有老的空宅子都闹鬼。

这不等于我轻信、单纯，对所有黑暗和危险中的事情信以为真。这只是我小时候的信条而已：夜晚总是充满了飘来飘去，一身穿着黑衣服，饥饿难耐的鬼魂和巫婆。

反过来毫无疑问的是，白天是安全的。白天总是安全的。

一个典礼：在夏季课程结束的最后一天，回家时，我把鞋子和袜子都脱了拿在手里，让我嫩嫩的粉红小脚走在铺着硬石头的乡间小道上。整个暑假，只有在受到强迫时，我才把鞋子穿上。直到九月份开学前我都能享受双脚自由带来的快乐。

在我7岁那年，夏季里又热又亮的一天，我在外散步，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穿过林地的小路。

我继续探索，路过窗户都被钉上木板封死了的庄园，穿过一片不熟悉的林子。我爬下一个陡峭的斜坡，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林荫道，这个新地方簇叶丛生，透过树叶的阳光斑驳着绿色和金色。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仙境。

一条小溪在路旁潺潺流过，一群又小又透明的小虾游戈其中。我抓了几只

放在手心，看它们又蹦又跳哒。然后我放了它们。

我沿路漫步。这条路完全笔直，而且长满了短草。过了阵，我发现一些叫人害怕的石头，褐色紫色黑色的，起着泡，像是被融化了的。要是把它们拿起来凑近日光，你能看见彩虹里的所有颜色呢。我算准了它们都是些无价之宝，往口袋里塞满了这些石头。

我在这安静的金色、绿色走廊里走啊走，一个人影也没看见。

我不饿也不渴，我只是感到好奇，这条小路到底通向哪里。道路平坦，笔直向前，它自个儿一成不变，周围的风景却时有变化。起初，我走在一条峡谷的底部，长满绿草的斜坡在我身边延伸。后来，走着走着小路变得高过一切，我能看见四周的树梢，以及远处偶尔露出的房顶。我所走的小路笔直平坦，走过了峡谷走过了高原，走过了高原走过了峡谷。最后，在其中一个峡谷，我来到了那座桥。

由干净红砖所建的巨大桥身，拱曲在小路之上。在桥的两侧是顺着陡坡石筑的台阶，台阶尽头上，有个小木门。

看到一个人类造物的标志出现在我的小路上，我十分惊奇，以至于到如今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像火山一样的自然造物。在强烈的好奇心（在我自认为走了上百里路可能到了任何地方之后）驱使之下，我爬上石阶，穿过了那扇门。

我什么地方也不在。

桥上铺满了泥巴，两侧都是草场，我上来的这边是麦地；那边纯粹是草地。干泥地上留下了巨大的拖拉机车轮印。我光着脚从桥上小心走过，确定没有发出“提噗塔噗”声。

几里地外除了田野、小麦和树木什么也没有。

我随手摘了一棵麦穗，拔下甜甜的麦粒，用手指剥皮，用牙齿咀嚼，陷入沉思。

我意识到饿了，就回到石阶那儿走下去，走到废弃的铁道上。是时候该回家了。我没迷路，所要做的只不过是顺着路再回一趟家。

桥下有个巨魔在等着我。

“我是个巨魔，”他说到。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又加了一句，“巨大的巨，魔鬼的魔。”

他很大，他的头发够得着石拱顶。他差不多是透明的，我能模模糊糊的看



见他身后的红砖绿树。我噩梦全成真也不过如此。他有凶狠的大牙齿，专门撕肉的长爪子，长满粗毛的双手。他的头发很长，有点像我妹妹塑料洋娃娃的，他的眼球向外鼓出。他赤裸着身体，阴茎垂在他两腿之间的洋娃娃头发形成的树丛里。

“我听到你了，杰克，”他低声细语，就好像微风吹过。“我听到，你“提噗踏噗”的走过我的桥。现在我要吃了你的命。”

我只有7岁，还是白天，我不记得当时是不是很害怕。孩子们发现自己亲身面对童话里才有的家伙往往很棒，但前提是他们都装备得好好的对付它们。

“别吃我，”我对巨魔说。我穿着有条纹的棕色T恤，棕色的灯芯绒裤子。我的头发也是棕色的，我掉了一颗门牙。我学着吹口哨，但还没学成。

“我要吃你的命，杰克，”巨魔说。

我盯着巨魔的脸。“我大姐很快就要从这条路上来了，”我骗他道，“她比我好吃得多。你吃她好了。”

巨魔嗅了嗅空气，笑了。“你是一个人，”他说。“这路上没别人。什么也没有。”然后他弯下腰，用手指从我头顶挥过，感觉就像蝴蝶翅膀扇在脸上——有点像老友的抚摸。接着，他嗅了嗅手指，摇了摇头。“你没有大姐。你只有个小妹，她今天在朋友那儿。”

“你光凭闻闻就能闻出来？”我惊讶地问。

“巨魔闻得到彩虹，巨魔闻得到星星，”他有点伤感的小声说到。“巨魔能在你出生前就闻出你的美梦。靠近点，我好吃了你的命。”

“在我兜里有珍贵的石头，”我告诉巨魔。“你看。拿它们换我吧。”我把先前捡到的火山岩宝石拿给他看。

“煤渣，”巨魔说。“蒸汽火车丢掉的丐粪。毫无用处。”

他张大了嘴，露出尖利的牙齿，一股泥土和树叶的气味扑面而来。“吃掉你，就现在。”

对我来说，他越来越清晰，变得真实，外面的世界却越来越模糊，开始褪色。

“等等。”我用脚踩进桥下的湿土里，扭动脚趾，紧紧抠住真实世界。我盯着巨魔的大眼。“你不想吃我的命。现在不想。我，我才7岁。我还没活够。我还有没读过的书。我还从来没坐过飞机。我还没学会吹口哨呢，真的不会。

你为啥不放我走？等我大了点，老了点，多长了点肉，我会回来的。”

巨魔瞪着照明灯似的大眼瞅着我。

他点头了。

“等你回来的时候，再说，”他这么说。笑了。

我转身沿着曾是铁路线，笔直、安静的小路往回走。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撒腿跑。

我在闪着绿光的老铁路线上狂奔，气喘吁吁，直到感觉胸膜一阵刺痛，像针扎一样。我捂着腰，蹒跚到家。

我一天一天长大，田野一天一天减少。随着那些以野花儿和老作家命名的道路、房子一个接一个，一排接一排的矗立起来。我家那又老又破的维多利亚式老宅，卖掉后被拆，新房子覆盖了花园。

他们到处建房。

我有一次甚至在曾经熟悉每寸土地的两块田地，现在是片住宅区的地方迷了路。不过我也不是特别在意那些田地都到哪儿去了。老庄园的房子被一家跨国公司买下，原先的地方盖满了更多房子。

我有八年没回过那条老铁路线，当我再去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15岁了，这些年来更换过两所学校。她名叫罗伊丝，她是我的初恋。

我爱她灰色的双眼，我爱她美妙的浅棕色头发，我爱她走起路来像刚学会走路的小山羊那样摇摇摆摆（抱歉）。13岁时看到她在嚼口香糖，我就像从桥上往下跳以求一死那样的爱上了她。

爱上罗伊丝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从没两人单独外出过。

我从未告诉她我爱她，甚至我喜欢她。我们是哥们。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我们坐在屋子里听斯丹格勒的第一张唱片《大老鼠》。那是朋克的开始，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很兴奋，都很有可能，在音乐里和在所有事情里一样，都无穷无尽。最后到了我回家的时候，她决定送送我。我

们拉着手，两小无猜，漫步在从她家到我家的十分钟路程上。

月光明亮，世界清晰，色彩单调，夜晚如此温暖。

到了我家，看见屋子里的光，我们站在车道上，仍在谈着我发动的乐队，没有进去的意思。

接着我决定再送她回家，于是我们又往她家走。

她告诉我她和妹妹之间的斗争，因为她妹妹偷了她的化妆品和香水。罗伊丝怀疑她妹妹和别的男孩已经发生过性关系了。罗伊丝是处子，我们俩都是。

我们站在她家门外的马路上，在钠光街灯的黄晕下，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发黑的嘴唇和浅黄的脸颊。

我们咧嘴笑了。

于是我们继续散步，专拣安静和空荡的路走。在某个新住宅区，有条小路会把人引入树林，我们上路了。

这条路笔直幽黑，远处房子里透出的微光如同地上的星星，月光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光线。我们就害怕过一回，有什么东西仿佛在我们前头嗅来嗅去。我们靠近了点看，原来是只獾，虚惊一场后我们又抱又笑，继续前进。

我们一路上尽说些关于做梦发呆之类的废话。

我一路上都想亲她嘴唇，摸她乳房，也许还想把手放到她的腿中央。

我总算发现了一个机会。我们刚好走到一座拱桥的下方，停了下来，我把身体压向她，她把嘴唇挤向我。

接着她就变得又冷又硬，动弹不得。

“哈罗，”巨魔在说话。

我离开罗伊丝。桥底很黑，但巨魔的身影填满了黑暗。

“我冰冻了她，”巨魔说，“这样我们就能谈谈了。现在，我要吃了你的命。”

我心脏狂跳，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发抖。

“你说你会回来找我，现在你回来了。你学会吹口哨了么？”

“是的。”

“蛮好。我却一直不行。”他一边吸气，一边点头。“我很高兴，你长大了，变得成熟了。能吃得更多了，吃起来更饱了。”

我拽着紧绷绷的僵尸罗伊丝，把她推到面前。“别吃我。我不想死。吃她好了。我打赌她比我好吃。她比我大两个月呢。你干吗不吃她？”

巨魔不作声。

他从脚趾到头顶的在闻她，嗅她的双脚，嗅她的胯下，嗅她的胸部，还嗅她的头发。

然后，他看着我。

“她是一个无辜的人，”它说到。“你不是。我不想吃她，我想吃你。”

我走出桥底，面朝夜空中的群星。

“但是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过，”我说，有点自言自语。“我是说，我还从没做过。我没做过爱。我也没去过美国。我还没有……”我停了停。“我什么也没做过。还没做过。”

巨魔没说话。

“我会回来找你的。等我大点。”

巨魔没说话。

“我会回来的，真的。”

“回来找我？”罗伊丝说。“为什么？你要去哪儿？”

我转过身来，巨魔已经不见了，我原来以为爱着的姑娘独自站在桥底的阴影中。

“我们回家吧，”我对她说。“走吧。”

我们往回走，路上再也没说半个字。

她后来和我那个乐队的鼓手一起走了，再后来，嫁了什么人。在她结婚后，我们在—列火车上见过—次面，她问我是否记得那晚。

我说我记得。

“那天晚上，我真的好喜欢你，杰克。”她对我说。“我以为你会吻我。我以为你会继续约我。我想我会答应的，如果你这么做。”

“但我没有。”

“是啊，”她说。“你没有。”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短发并不适合她。

之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她。挂着紧绷的笑容，衣着光鲜的妇人不是我曾经爱着的女孩，和她说话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

我搬去了伦敦，又过了些年，我又搬了回来，回来的地方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小镇，没有田地，没有农场，也没有碎石小路。于是我尽快搬走，搬到离大路十里之遥的一个小村子。

我举家搬迁——这会儿我已经结婚，有了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搬到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老房子里，以前是个火车站。

我日益老去。某天我发现了一根白发，某天我听到了自己说话的回音，我意识到自己的嗓音很像爸爸。

我在伦敦一家大唱片公司上班，做艺人经纪工作。大部分日子里我都是白天赶火车去伦敦，晚上回家。

在伦敦我必须忍受少许单调，如果你负责检验的乐队半夜还没上台排练，实在是很难沟通。但这也意味着，要是我愿意的话，大可偷懒了事，我也正是这么做的。

我想埃莉洛拉——我本应早点提到她，我妻子——并不知道别的女人，但当我有一年冬天去纽约进行两周的短期旅游，回家后发现家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她留下一封信函，而不是一张便笺。这封信足有十五页长，字都写得秀丽端庄，拼得正确无误。还有附言：你真的不爱我。你从来没爱过我。

我穿上一件厚大衣，离开屋子，眩晕阵阵，麻木地走路。

地上没有白雪，只有黑霜，脚下的落叶吱吱作响。光秃秃的树木幽黑的枝丫，直指向冬天那冷硬的灰色天空。

我顺着公路走，往返于伦敦和小村之间的汽车从身边经过。有一次我被藏在大堆褐色树叶中的树枝划破了裤子，割伤了大腿。

我走到了下一个村子。公路右前方有条小河，河边还有一条我从没见过的小道。我沿着小道前行，盯着有几分上冻的河面。河水汨汨，一路欢唱，飞流激溅。

小道笔直地穿过田野，覆满野草。

我在路边发现块露出一半的石头。把它捡了起来，掸去泥土。这是一个紫色熔渣，泛着奇异的七彩光芒。我把它放进大衣口袋，一路上都握着，这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心。

小河蜿蜒，穿过田野，我默默地走着。

在我看见河堤上那些又新又小又方的房子之前，已经走了一个钟头。

然后我就看见了那座桥，于是我明白，又来到了老铁路线上，我是从另一个方向来到桥下。

桥底都是些乱涂乱画：“操！”“巴瑞爱苏珊”以及无所不在的民族阵线缩写“NF”。

我站在红砖桥的拱底下，站在冰淇淋包装纸和破袋子中，站在一只只黑糊糊用过的避孕套之间，看着我在午后寒冷空气中呼出的水汽。

裤子里的血迹已经干了。

汽车从我头顶的桥面驶过，我听到其中一辆传来的响亮广播声。

“哈罗？”我轻轻的，有点尴尬的说，感到有点傻。“哈罗？”

没有回音，只有吹过破口袋和树叶的风沙沙作响。

“我回来了。我说过我会的，我回来了。哈罗？”

一片寂静。

我开始哭，在桥下愚蠢地，默默地呜咽。

一只手碰了碰我的脸，我向上看去。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巨魔说到。

他现在跟我一样高，其它方面没什么变化，长长的洋娃娃头发还是乱蓬蓬的夹杂着树叶，他的双眼宽大而寂寞。

我耸了耸肩，用大衣袖子擦了擦脸。“我回来了。”

三个小孩从桥面上大呼小叫的跑了过去。

“我是一个巨魔，”他用一种又低又怕的语调轻声说。“巨大的巨，魔鬼的魔。”

他在发抖。

我举起手，把它那巨大的爪子放在手心。我对他微笑。“没关系。”我告诉他。“说真的，没关系。”

巨魔点了点头。

他把我推倒在地，推倒在树叶、包装袋和避孕套上，低下身来靠近我。然后他抬起头，张开大嘴，开始用他的尖牙吃我的命。

巨魔完事之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拿出一个起泡的煤渣。

他把那玩意递给我。

“这是你的，”巨魔说。

我看着他：舒舒服服，轻轻松松的穿着我的命，就像穿了许多年似的。我从他手里接过煤渣，嗅了嗅。我可以闻出很久以前那列把它扔下的火车，我用长满毛的手紧紧攥着它。

“谢谢你，”我说。

“祝你好运，”巨魔说。

“耶。好吧。你也是。”

巨魔露齿而笑，笑容来自我的脸。

他转身离开我，朝着村子，沿着我来的路返回，回到我早上离开的那空荡荡的房子，边走边吹着口哨。

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儿，隐藏，等待。和桥成为一体。

我在阴影里看着人来人往，溜狗、聊天，做做人们该做的事。有时候人们在我的桥底停留，或站着，或小便，或做爱。而我就这么看着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也永远看不见我。

巨大的巨，魔鬼的魔。

我就这么一直在这儿，在拱桥之下的黑暗中。我能听见外面，你们所有提
噗塔噗，提噗塔噗地走过桥上的声音。

噢，是啊，我能听见你们。

但我不会出来。



译者语

了解当代科幻、奇幻、美国漫画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人，都不会对尼尔·盖曼的大名感到陌生。我对以上三个领域都谈不上了解，对于作家本人的作品，最中意的也并非《美国众神》等小说，而是那篇好玩的《金鱼两条换老爸》的搞笑漫画。我觉得尼尔心里总是有一份童心。前两天我的工作没了，在家里闲着，和selkie兄谈起奇幻小说翻译的事，自己不由感慨，从2000年开始迷恋和创作奇幻小说以来，居然到现在都没动手翻译过一篇。承蒙selkie兄鼓励，我便愉快的将他所称的这篇“文字简单”的尼尔·盖曼作品翻译了下来。

我首先声情并茂的朗读了一遍。看完之后我老是觉得这篇小说似曾相识，和“魔鬼”交换角色，以及其中隐隐包含的人生喻义就像文中提到的那条小溪，把清凉的水流注入我的心田。但是我没有立即开始翻译，我进入了w0w，开始帮露娜剥皮。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开始动手，第一次将英文奇幻小说翻译成中文。这篇小说文字上十分容易，高中英语水平绝对可以读得通，但是它那股莫名的忧郁气氛，以及作者时而置身事外，时而代入感情的高超叙事技巧，想通过翻译来确切的还原出来，的确有一定难度。

不要问杰克

牧长野 译

没有人知道这玩具来自哪里，是不是哪个曾祖父母或远房姑妈曾经拥有过它，又把它捐献给了这个托儿所。

它是一个盒子，粉雕金饰。毫无疑问它很有吸引力，而且相当有价值——或许是件古董，就像大人们说得那样。锁销，很遗憾地，被锈住了，钥匙也丢了，所以里面的杰克不能从关着它的盒子里面出来。不过它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盒子，又重，又有雕饰，又镶了金。

孩子们不玩这个玩具。它呆在老旧的木制玩具箱的最底层，那个箱子与海岛的宝藏箱一样大、一样老，至少孩子们这么认为。

“盒子中的杰克”，这个玩具压在玩具娃娃和火车下面，压在小丑和纸做的星星和魔术工具下面，活动木偶的线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身上还穿着漂亮的衣服（这一块很久以前的婚礼礼服的碎布片，那一顶黑色丝绸帽子，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变破），再加上服装珠宝，坏了的发箍和头饰，和玩具马。在它们所有东西的底下，是杰克的箱子。

孩子们不玩它。他们趁着没人时交头接耳，在典雅的托儿所里。在狂风环绕着房子怒号，大雨慌乱地敲打屋檐的灰暗天气里，他们相互讲着关于杰克的故事，尽管他们从没见过它。有人宣称杰克是个邪恶的巫师，作为对他犯下的可怕到不能描述的罪行的惩罚，被锁在盒子里。另一个人（我确信那是一个女孩）宣称杰克的盒子是潘多拉魔盒，他被放到盒子里来防止坏东西再一次从盒子中被释放出来。只要他们能忍住，他们甚至不触摸那个盒子，尽管有时，一个大人会谈起又老又甜美的“盒子中的杰克”竟然不被拿出来玩的情况，从箱子中把它取出来，把它放在金属陈列架上最显要的位置。这时孩子们会振作勇气，接着再一次把它藏在黑暗中。

孩子们不玩“盒子中的杰克”。当他们长大，离开这座宏大的建筑时，典雅的托儿所被关闭了，而且几乎被遗忘了。

几乎被遗忘，但不是完全被遗忘。因为孩子中的每一个，都记得独自走在蓝色的月光中，光着脚，走向托儿所。简直像梦游一样，脚无声地踏在木质台阶上，踏在光秃秃的地毯上。他们记得打开海盗的宝藏箱，把手伸入玩具娃娃和衣服中，再拉出来。

接着，这孩子会触摸手柄，然后盖子会打开，如日落一般缓慢，音乐会开始奏响，然后杰克会出来。不是砰地一声弹出来：它不是连着弹簧的那种杰克。它故意地、意味深长地从盒子中升起来，与孩子越来越近、越近、越近，然后露出微笑。

在月光下，他告诉他们每一件事情，那些事情他们永不能清晰地记住，但也不能完全地忘记。

最大的男孩在伟大战争中死去。最小的男孩，在他们的父母死后，继承了这幢房子，尽管一晚，当人们发现他在地窖中，试图用布和石蜡和火柴烧掉这幢房子时，继承权被剥夺了。人们把他带到疯人院，或许现在他还在那里。

其他孩子，曾经是女孩，现在是女人的那些孩子中的每一个，都拒绝回到他们在其中长大的那幢房子，那房子的窗户已经用木板封上了，门用巨大的铁钥匙锁上。姐妹们访问它的次数和探访她们最大的兄长的坟墓次数一样，也就是说，从不探访。

很多年过去了，女孩们成为老妇人，猫头鹰和蝙蝠在老而典雅的托儿所里做了巢，老鼠在那些被人遗忘的玩具间安了窝。它们毫不好奇地凝视着墙壁上逐渐褪掉的印痕，用它们的遗留物把地毯搞得更脏。

同时，在盒子深处，深深地藏在盒子里，杰克等着，微笑着，守着它的秘密。他在等着孩子们。他可以永远等下去。





怎样卖出庞狄桥

xilili 译

整个“七大世界”里，我最乐意光顾的还是那家最古老、入会制度最严苛的骗徒俱乐部。名为“迷失康乃馨”的骗子之家，由七万多年前的一帮混混、骗子、无赖以及欺诈师们建立。其它那些开设于各个地方的同类俱乐部照搬了它的模式（伦敦新近又开了一间——怎么也超不过五百年历史吧），但没有哪一家，能在内部氛围以及特选会员资格两方面与“迷失康乃馨”的华丽程度相提并论。

想入会，必须干过大买卖，设局诈骗，或是类似的什么。我乐意多透露点俱乐部的内情，你会更加明白坐在那些房间里的会员们身份有多么惊人。我在那里见过达拉休斯·罗（他在瞻礼日将一只蛙蝠卖给Kzem）、普洛特（他把范德利亚王的宫殿卖给范德利亚王）和著名的“臭王”（据传他发明的“狐狸结”骗术曾将“大赌城”席卷一空）。高高在上的一群人：相信你没听过他们的名字也听说过那些事迹。当然，重点不是一个一个的名字，重点在于：会员格调独一无二、难与匹敌。

我自己因为一项颇具创造性的科学研究而取得会员资格，那项研究成果曾震惊了整代人，也革新了整代人的思想。我蔑视常规，就像刚说的，“创造性”的研究使我获得会员身份，成为这个体系一员后的某个晚上，我留在俱乐部，边参与一些谈话边喝着酒，能与同等精神层次的人们相处一室令我惬意极了。

夜深的时候，炉火渐渐弱下去，我们都坐在大厅里喝着上好蓝酒。“当然，”其中一个伙伴说“自视甚高的欺诈师们也有不屑的伎俩，那是些陈旧到令人厌倦的没品手段，比如将庞狄桥卖给游客。”

“把庞狄桥换成纳尔逊石柱或是艾菲尔铁塔，就是我来世界的说法。”我告诉他。“但我们大可放心，使用过这类卖庞狄桥伎俩的人铁定进不了这间俱乐部。”

“不行吗？”身后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这就怪了，我可是靠卖出庞狄桥而获得这里会员身份的。”

我们转过头，看见一位穿着异常讲究、但秃得厉害的高个子绅士。他斜靠着近处的墙正在吸吮一只进口耶诞水果。面对自己造成的效果，他笑了，然后走上前，拉过一张软垫坐了下来。

“我们应当还没见过。”

朋友们纷纷做了自我介绍（灰白头发、身手灵活的是格劳塞斯；矮小安静的骗子是兰德卡普），我也同样。

他仍在微笑：“我听说过你们。你们可以叫我‘白鼬’。”

“白鼬？”格劳塞斯说。“我唯一听说过的‘白鼬’是有名的“德拉那风筝事件”的制造者，但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你要问我怎么想？对我们而言，这名字本身就代表了荣耀。”

“诚如你所言，”白鼬开口道。“我不可能和那个‘白鼬’是同一人。”他笑着继续。“你们刚刚不是在谈出售庞狄桥的事吗？”

“没错。”

“你们认为出售庞狄桥是微不足道的手段，配不上这里的会员？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上等诈骗到底应该包含什么要素。”他边说边伸出手指来数着。

“第一，它令人信以为真。第二，它越简单越好——做多错多。第三，当笨鸟醒悟时，应当使他也同时意识到整件事不能诉诸法律。第四，有价值的骗术主要利用人性的贪婪与空虚。最后，欺诈中也应当包含一部分真实，如果你愿意，说出点秘密也行。”

“说得好。”格劳塞斯回答。

“而你们刚才认为出售庞狄桥——或任何不属于自己的公众建筑物——不包含以上那些要素。先生们，各位……让我来讲个故事吧。”

“几年前，当我到达庞狄桥的时候，几近身无分文。身上只剩下三十个金克朗，但我却急需一笔百万巨款。为什么？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啦。我把自己里外查了个遍：我有些金克朗和几件做工精致的袍子，我能用庞狄的贵族腔调流利地说话而且我相当有头脑。但我想不出能为自己及时挣到所需巨款的任何把戏。想不出但期待我主赐予灵感，于是我加入了一个城市观光团……

庞狄是位于东南部破晓山脉下的一个自由市，同时也是一个港口。黎明海湾的两岸都属于市有土地。横跨海湾的大桥快有两千年的历史了，由宝石、灰泥和魔法建成。计划修建它以及破土动工的时候，都引来了一片讥嘲之声，没人相信一个全长半哩的东西能被成功修建起来，即使建起来也不会长久。但大桥顺利完工了，讥嘲转为敬畏的赞叹；一座飞跨黎明湾的闪闪发光的桥梁，在正午阳光下绽现数万虹彩。

观光团的导游停在桥的脚下。“女士们，先生们，如你们所见，走近观察就可以发现整座桥是由珍贵的石头构成，红宝石、钻石、蓝宝石、翡翠、贵橄榄石、石榴石等等，透明的灰泥将它们连为一体，这是双生贤人——罗夫伽和莱斯格——藉由太初魔法创造的杰作。可别弄错了，所有这些宝石都是真的，它们由当时统治庞狄的王艾弥德鲁斯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

站在前排的一个小男孩转头向他妈妈大声说：“我们在学校里学过，他被称为末代艾弥德鲁斯，因为他之后就再没有王了，而且……”

导游立即接过话，“这位小伙子说的对极了。为了得到这些宝石，艾弥德鲁斯王使得城政府完全破产，但也令现在的自由市受益——留下了一处绝佳景观。”

小男孩的妈妈拧着儿子的耳朵，这使得导游马上振奋起来。“当然，相信大家知道，常有些骗子和狡猾的少年们把游客——通常是有钱游客——当傻子，市领土和庞狄桥的所有权在自由市政府手中，他们就自称已经被官方授权，而且被指名出售庞狄桥。拿到一大笔保证金，然后逃之夭夭。下面我来澄清一下，”他说话时游客们都在暗暗低笑，“这座桥啊，不卖的。”这句每次都会成功赢得一大片笑声。

他的队伍开始穿行大桥。只有小男孩注意到他们中的一员落在了后面——一个高个儿的贵族男子，秃得厉害。他站在桥头，若有所思。

“不卖的，嗯？”他自言自语。猛地转过身，向城内走去。

他们玩的东西和网球很相象，弦线穿成的球拍又大又重，镶嵌着珠宝的头骨就是球。一个干脆利落的击球能让头骨发出满意的‘咚’的一声，并划着长长的弧线穿过大理石球场。这些头骨并非从人类的肩膀上摘下，但为了从生活在地面的一个残暴种族那里获得它们，许多人都丢了性命。得来头骨之后，再由卡萨斯开办的工坊镶嵌上珠宝（翡翠和可爱的红宝石点缀在银丝花边内，点缀在眼窝里，点缀满了下颚骨）。

轮到卡萨斯发球。

他从成堆的头骨中又拿出一个，向着亮光举起它，对巧夺天工的技艺发出赞叹：当光线以某个角度照射上去，那些宝石似乎发散着一种独特的光彩。他能告诉你每颗宝石的价值以及它们极可能的出处——也许就是挖出它的那个矿藏。头骨本身也很美；呈现出贝母一样半透明的奶白色，纯粹无杂质；价格不菲，比镶嵌其上的宝石还要珍贵。那个高山残暴种族已经灭绝，它们的头骨几乎无可取代。

他将头骨抛过网，阿西娅将头骨冲着他打回来，他不得不跑动着（脚步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回响）接住，‘咚’的一声又回击向她。

她眼看要接到。就差那么一点儿，头骨躲过了球拍，落向石制地面，却在距地面半英寸的地方停住，轻微地弹动着，仿佛浸在液体中，又像是落入了磁场里。

那是魔法，当然了，卡萨斯为它花了大价钱。他有这财力。

‘我得分，女士。’他深深鞠了一躬。

阿西娅——他在各方面的搭档，除了在床上——没吭声；眼中闪着碎冰一样的寒光，也可说成是闪动着珠宝（她唯一爱的东西）那样的光彩。他们两人在业内结成了奇特的组合，‘卡萨斯和阿西娅’。一声小心的咳嗽声在他们身后响起。卡萨斯回头，穿白色短袍的奴隶递上一捆羊皮卷。“什么事？”卡萨斯边用手背擦去头上的汗边问。

“有条口信，主人。留下这东西的人说事情紧急。”

卡萨斯嘀咕着：“里面写着什么呢？”

“我没看，主人。这需要您或阿西娅小姐亲自过目。”

卡萨斯瞪着那卷羊皮纸，却没去拿。他块头很大，有张肉乎乎的脸，砂色头发，发际线退得很后，总带着股忧心忡忡的神色。他的商业对手——庞狄这些年已经成为大规模珠宝批发行业的中心，对手当然多得不得了——全都知道他的表情从未泄露过内心想法。为了解这一点，许多人曾付出了代价。

“看看信里写了什么，卡萨斯，”阿西娅叹了口气，见到他仍然不动，她自己绕过了球网从奴隶手中抽过羊皮卷。“退下吧。”她下令。

奴隶的赤足悄无声息地通过冰冷的大理石地面。

她用自己的袖刀打开封印，展开了卷纸，目光飞快扫过全文，又慢慢地重新看了一遍，而后吹了声口哨。“你来看看……”卡萨斯接过去细细读了起来。

“我……我不确定该怎么办，”他用一种高八度的恼火口气说话，同时心不在焉地拿球拍摩擦着右颊上的一个十字形伤疤。他颈上的垂饰（表明他是庞狄珠宝商人行会高级委员会的一员）有那么一会儿粘在了满是汗水的皮肤上，又立即荡开去。“亲爱的，你怎么看？”

“我不是你什么亲爱的。”

“当然不是，嗯，女士。”

“好多了，卡萨斯。我们就要让你成为一个模范市民了。但首先，那名字明显有问题。“格鲁·克罗洛”真的假的！庞狄城里叫格鲁·克罗洛的人比你保险柜里的钻石还要多。联系地址明显临时租的。蜡封上也没留下指环印；这人想尽了办法隐姓埋名。”



“没错，我也发现了。但信里说的“巨大商机”呢？如果是一一和他说的——和自由市政府的交易，或者就需要这样秘密行事了……”

她耸了耸肩。“信中自有金满屋。”

卡萨斯陷入沉默。他向头骨堆伸出球拍，挑过一个大的头骨，用短而粗硬的手指来回抚摸。“你要知道，”他开口，仿佛在对头骨说话。“这也许是我搞定行会高级委员会里那些杂种的好机会。那些冷血的傻瓜贵族们！”

“他们会用奴隶崽这个字眼，”阿西娅干巴巴地接过话头。“不是看我的面子，你怎么也难在委员会取得一席之地。”

“住嘴，”他脸上又带着种含混的忧郁表情，当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能证明给他们看。我就要做到了。等着瞧吧。”

他用右手如同测试重量那样轻轻掂了掂头骨，对头骨、珠宝以及做工精细的银镶边都颇为满意，而后他旋转了一圈（对于他这样庞大的身体，这动作可算快捷），使出全身力气将头骨朝着远处场地之外的一颗柱子扔去。起初它仿佛要永远停留于空中，但随着一次痛苦的减速，头骨在柱子上撞了个粉碎。碎前发出的恍如音乐的‘叮当’声听起来美极了。

“我决定去会会那个格鲁·克罗洛，然后嘛……”卡萨斯喃喃自语着，带着羊皮卷离开了房间。阿西娅目送他的背影，随后拍了拍手，召来一名奴隶清理那些碎片。

两个小时之后，卡萨斯到达了崖下一个相当隐秘的地方——那是些在岩石中凿出的像蜂房一样分布着的洞穴，就在黎明湾的下方，庞狄桥高高横跨之上。他在门口脱下外套，递给随行的奴隶，沿着狭窄的石阶走了下去。当他沿走廊涉水向下方的接待厅时，不由打了个冷战（如同一贯的贵族风格，水温保持在稍低于体温的程度，仍然会令才经日晒的身体产生寒意）。沿壁都是反射出的星星点点的灯光；有四个人已经在水上漂浮，他们懒洋洋地躺在雕刻精美地木质浮桶里。卡萨斯游到一个空的浮桶边，设法把大块头的自己安置了进去。和在场的另外六个人一样，他除了珠宝行会高级委员会的垂饰以外什么都没戴。除了一个人，所有的高级委员会成员都在那儿。

“主席在哪儿？”他用平常语气问。

一名白肤无暇但骨瘦如柴的女人指向里面一个房间。接着，她打了个呵欠，扭身，从她的浮桶（她的浮桶被雕成一只巨大的天鹅）入水，激起了一圈圈涟漪。卡萨斯嫉妒她也恨她：那个拧身入水包括在十二种号称‘高贵’的跳水动作里；他很早就明白这一点，但练了许多年也无法模仿出来。

“老贱人，”他以极轻的声音诅咒着。不过，看到其他成员也在这里还是令

人安心的。他琢磨着别人是否知道些他不清楚的内幕。

背后响起的一片溅水声令他转过头。沃姆米特，行会的主席正攀住卡萨斯的浮桶。他们互鞠了一躬后，沃姆米特（他是个身材矮小的驼背，正是他那不知多少代前的伟大先祖通过为艾弥德鲁斯王收集珠宝为自己敛聚了巨额财富，却也使得庞狄统治者破产）说：‘该你了，卡萨斯先生。沿第一个走廊下去，见到的第一个房间就是。’

卡萨斯强抑住向驼子询问情况的冲动，爬出了浮桶。水刺痛了他的双眼。

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爬着台阶向上才走到了房间：这里干燥、黑暗、烟雾缭绕。桌上一盏灯忽明忽暗。桌后那个男人坐在阴影里，即使光线微弱，卡萨斯仍然看得出他身材瘦削而且是个秃头。

“祝您一天愉快，”一个文雅的嗓音响起。

“同祝您及全家。”卡萨斯回答。

“坐，请坐。如同给您的信上所写，请您来是为了和自由市官方的生意。在进一步交谈之前，先阅读并签署一下这份保密协定。您大可仔细审查，时间不是问题。”他从桌上推过一卷羊皮纸。那是份相当全面的誓词，确保卡萨斯对此次会面里谈及的所有内容都保守秘密，否则将引起自治市官方的‘极度不悦’——这是对判死刑的委婉说法。卡萨斯将它细细读了一段时间。“这个……这不是什么违法的东西，对吧？”

“先生！”文雅的嗓音明显被冒犯了。卡萨斯耸了耸他肥硕的肩膀，叹了口气。羊皮卷被从他手中移走，而后被安置到房间远处角落的一口箱子里。“很好，我们可以开始谈生意了。来点酒？烟？吸的？都不需要？很好。”

有一阵停顿。

“你早猜到了吧，格鲁·克罗洛不是我的真名。我是自治市政府的一名下级官员。”（卡萨斯抓着自己的耳朵咕哝了一下）“卡萨斯先生，关于庞狄桥您知道些什么呢？”

“和大家知道的一样。标志性建筑，观光景点，喜欢那类东西的话就会对它印象深刻。由珠宝和魔法建成。宝石并不都是上品，但在中心有颗婴儿拳头那么大的玫瑰钻，毫无瑕疵……”

“好极了。您知道‘魔法半衰期’吗？”

“呃……这个词听说过。”

“魔法半衰期，先生，是黑魔法术语。指任何一个精通巫术的人死去后，他（或她）曾施的魔法仍然延续的时间。一个蹩脚的低等巫师的魔法与咒语，会在他死的那一刻解除。但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能见到蛇形海怪这种纯粹的魔法造物在海中嬉闹游曳，它的创造者斯里姆瓦·李却已死去近九千年。”

“对的，没错，我知道就是那样。”

“好的，你就要了解重点所在了。庞狄桥的‘魔法半衰期’——据我们最德高望重的贤人说——大约比两千年略少一点点。很快，先生，它就会崩塌了。”

肥胖的珠宝商人喘着气。“那真糟糕。如果消息传了出去……”他声音渐弱下去，揣度其中暗示的信息。

“准确的说，那将造成大恐慌。非常麻烦。在我们做好万全准备之前决不能走漏风声，这也是要保密的原因。”

“我现在乐意喝一杯了。”卡萨斯轻声嘀咕。

“明智的抉择。”光头贵族拔去水晶酒瓶的塞子，将清冽的蓝酒倒入一个高脚酒杯。他将酒杯递过桌子，接着说到，“哪怕忽略珠宝的价值，任何一个独力买到庞狄桥的珠宝商人——庞狄只有七个人具备做这笔生意的财力，庞狄之外可能还另有两人——也绝对能得到比付出更多的回馈。我的任务是为这桩事会晤八名世界顶级的珠宝商。可以想象，如果那些宝石在庞狄同一时刻脱手，它们就变得毫无价值。做为交换，完全拥有这座桥的珠宝商必须保证在桥下建一个设施，当桥解体时，他（或她）收集到所有的珠宝，而且要保证绝对不在城内出售它们。您，做为“卡萨斯和阿西娅”的合伙人之一，是我被指定要见的八位之一。”

珠宝贩子摇着头，事情好得不像真的——假如我能得到它！“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的语气透露不出丝毫兴趣。

“我只是政府的一名卑微仆人，说到底，我们不过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利益。你们每人向政府提交一份正式申请，由我转交。你们之间不允许协商。政府从中选出最佳出价，然后，在正式公开的会议上宣布胜出者的名字，只到那时胜出者才需要向政府付钱。据我所知，这笔款项绝大部分将用于修建另一座桥（我猜这次会用更加平凡的材料）和在无桥期间为市民提供渡船的费用。”

“我明白。”

高个子男人凝视着卡萨斯，严酷的目光令珠宝贩子从内心感到不自在。“您有五天时间来准备竞标，卡萨斯。我有两点警告。第一，如果珠宝商之间出现了合作的情况，那将招致自由市政府的极度不悦。第二，如果任何其他人

知道了魔咒即将失效的事，我们也不会再花时间去考察你们谁条件优厚谁又缺乏诚意了，行会委员会将马上被另一个委员会所代替，你的产业将归政府所有——说不定会成为下个秋日赛季的奖赏。我说的足够明白吧？”

卡萨斯的声音像梗在喉咙中。“是的。”

“你可以离开了。记住，五天后竞标。让下一个进来吧。”

卡萨斯梦游一样地迈出房间，用嘶哑的嗓音对大厅里最靠近他的高级委员会成员说完“该你进去了”之后即刻发觉自己已站在了阳光之下，新鲜空气包围着他。通体宝石的庞狄桥高踞头顶，如同两千年来一贯地闪耀着光芒。

他半眯起眼睛：不是自己的幻觉吧？那些宝石的光芒是不是有所渐弱呢？整座桥的结构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及从前宏伟啦？桥上方那永恒的气场已经在渐渐流失吗？真像从未见过它一样啊。他心里开始盘算按宝石重量和数量来计的桥的价值，想着自己在阿西娅面前出示玫瑰钻时她将有的表情。高级委员会的那些人再也不能将他看成一个暴发户了——如果他就是买到庞狄桥的那个人。

毫无疑问，他们将对对他另眼相看。

卡萨斯没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包括他爱着的却又难以企及的阿西娅；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写标书，将写出的东西撕掉，又开始写另一份。其余的珠宝商们的情况也都如此。”

俱乐部里的炉火已燃尽，炭灰中只留下些许亮红的余烬，黎明已至，它的银色手指正为天空涂抹着颜色。当那个自称白鼬的男子停下讲述时，格劳塞斯、兰德卡普和我都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他却向后靠向垫子，咧开嘴笑了。

“故事讲完了，先生们，”他说。‘完美的骗局，嗯？’

我瞥了眼格劳塞斯和兰德卡普：看到他们和我一样摸不着头绪真是令人一阵轻松。

“对不起，”兰德卡普开口，“我只是不明白……”

“你不明白，嗯？你呢，格劳塞斯？明白了，或是眼睛都被烂泥糊住了？”

格劳塞斯似笑非笑。“没错……你显然让他们所有人都相信了你是名官方代表。让他们在接待厅见面是个绝妙的主意。但我不明白的是你又得到了什么？从你对他们说的来看，谁都不必给你钱——他们都等着公开宣布，然后付帐给政府？……”

白鼬扬起一条眉毛，干脆地说：“你的脑子实在是一团浆糊。”他转向我，我摇了摇头。“你们不是自称欺诈师吗！”

兰德卡普看来被激怒了，“我只是看不到利益所在。公平极了……你已经拿你的三十金币去租屋子和传信。那见鬼的百万巨款从他妈哪里来？”

我在那一刻恍然大悟，不由大笑起来。我因要极力憋住笑而将脸涨得通红，接着又开始了语无伦次地说话。我捂着脸滚到地板上，差点因为笑得厉害而窒息。我伸手搭住白鼬，又开始笑个不停，笑到几乎不能呼吸，另外两人（白鼬只是在那里冷淡地看着）过来拍我的背，将水沿我的脖子泼下来。

“哎，荒唐，真荒唐，”我急促地说，“现在全明白了。”我终于平静了下来，手膝并用爬到白鼬身边，向他耳语。他点了点头，我又开始傻笑了。

“你们其中的一位有那么些理解力实在令人欣慰，”白鼬说完，提着围了他一圈的丝制长袍站起来，袍角扫过“迷失康乃馨”那由成排火炬照亮的走廊，身影消失在阴暗中。我一直注视着他离去，而另两个人一直盯着我。

“他做了什么？”兰德卡普的语气带着恳求。“我还是不知道。”

“你不是自称骗子吗？”我故意反问。“好啦，是这样。当珠宝商们都离开了那个房间，他让他们先独自烦躁几天，让压力不断累积增长。然后，私下里和每位珠宝商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见面——也许是一些低廉的小酒馆。”

“在小酒馆里见到他们，指出他们——也是你们——忽略的一点。所有的标书都要经由我们这位朋友的手上交，他完全可以安排正与他交谈的那位商人，比如说卡萨斯，最后中标。

这样一来，对方怎么贿赂他都不过分了。”

格劳塞斯拍着他的前额。“我真是个傻子！我应该想的到啊！通过向珠宝商收贿，赚一百万简直轻而易举。那之后他就凭空消失。商人们却无法公开抱怨——如果政府知道了他们曾向所谓的政府官员行贿，好说一点是丢掉右臂，更糟糕的情况就是身家性命全赔了进去。真是天衣无缝的骗局。”

在骗徒俱乐部的大厅里有一阵沉默：我们不由对那位出售庞狄桥的男人的超绝头脑心驰神往。



椅子上的奥克透伯

韩志琪 译

奥克透伯坐在椅子上，那天晚上较阴冷，树叶是红色和橙色的，从绕着果园的树底下翻腾起来。他们十二个人围着营火坐着，正在拿签子烤特别大的香肠，香肠劈啪作响，上面的肥油滴到燃烧着的苹果树木头上，他们喝着新鲜的苹果酒，嘴里面又酸又呛。

阿普若尔娇里娇气地咬了一口她手里的香肠，她刚一咬，香肠便迸开了，里面的烫汁儿流到了她下巴上。"该死的！他妈的！"她说道。

坐在她旁边的斯科特·玛赤笑了，笑声很低，但是很阴毒，接着他掏出一条很大、很脏的手绢。"喏，拿着吧。"他说道。

阿普若尔擦了擦她的下巴。"谢谢，"她说道，"那可恶的香肠汁把我烫的。我明天那儿准得起泡。"

瑟普探伯打了个哈欠。"你真是个疑病病患者，"他在营火那边说道，"瞧你用的那词儿。"他留着细长的八字须，前额秃了点，这就使他的额头显得高大，一副智者的样子。

"把她解雇了吧。"梅说道。她的深色头发剪得短短的，贴在她头上，她穿着并不花哨的皮靴，抽着一枝棕色的小雪茄，带着很浓郁的丁香味道。"她太敏感。"

"哦，求求你，"瑟普探伯说道，"饶恕我吧。"

奥克透伯意识到他坐在椅子上所处的地位，抿了一口苹果酒，清了清嗓子，说道，"好吧。谁想先说？"他坐的椅子是一大块橡木雕刻而成的，里面还镶嵌了白蜡树、雪松树和樱桃树的木头。其他十一人坐在小营火周围均匀散开的树墩上。树墩因多年的使用，已经磨得很光滑、很舒服。

"会议记录呢"贾纽俄瑞问道，"我在位时，我们总是做会议记录的。"

"但是现在你没有在位，对不对，亲爱的？"瑟普探伯说道，"他是个优雅的、假扮焦虑的人。"

"会议记录呢？"贾纽俄瑞再次问道，"你们不能干脆不理呀。"

"让小坏蛋去照看会议记录吧，"阿普若尔说道，一只手插进她长长的金色头发里捋了一下，"另外，我觉得瑟普探伯应该先说。"

瑟普探伯得意洋洋地点了点头。"非常高兴。"他说道。

"嘿，"菲伯若瑞说道，"嘿，嘿，嘿，嘿，嘿，嘿。我还没听见主席批准呢。奥克透伯不说叫谁开始说，谁都不许说。他说了，其他人才可以说。我们能不能稍微有一点点秩序呢？"他凝视着他们，他是小个子，苍白的脸色，全身穿的不是蓝色就是灰色。

"很好。"奥克透伯说道。他的胡须什么颜色都有，像一片秋天的小树林，深棕色、火似的橙色、红酒似的红色，他脸蛋的下半截，整个就是一堆没有修剪过的东西。他的脸颊是红色的。他看上去像个朋友，像一个你认识了一辈子的人。"瑟普探伯可以先说。让我们开始吧。"

瑟普探伯把最后一截香肠塞进嘴里，开心地咀嚼着并且大口地喝着杯子里的苹果酒。然后，他站起来，冲大家鞠躬，开始演讲。

"劳伦·德立赛尔是整个西雅图最好的厨师，至少，劳伦·德立赛尔是这么认为的，而他门上的米歇林星肯定了他的地位。他是个了不起的厨师，这是真的——他的羊肉泥奶油鸡蛋卷赢得过好些奖项，他的熏鹌鹑和白块菌的意大利式方形小饺子被《美食家》誉为‘世界第十大奇迹’。不过，他骄傲和激情的源泉却是他的酒害。"

"这一点，我理解。最后的白葡萄是在我这里收获的，还有大量的红葡萄：我欣赏好酒、芳香、味道以及回味。"

"劳伦·德立赛尔从拍卖会、从私人红酒爱好者、从有声誉的酒商那里买酒：对每一种，他都很注重其家谱，因为酒的骗局实在是太普遍了，一瓶酒可以卖五、十、一百、一千美元、英镑或欧元。"

"他控制温度的酒窖里的宝藏——珠宝——最稀罕的奇中之奇就是一瓶1902年的拉菲特城堡酒。这瓶酒值120,000美元，事实上，它是无价的，因为它是同类酒中的最后一瓶了。"

"对不起。"奥古斯特礼貌地说道。他们是中间最胖的一位。他头发很稀，头顶是粉红色的，上面是一缕缕的金色的头发。

瑟普探伯往下看着他旁边的那位，说道"怎么啦？"

"你说的故事是不是讲一个有钱的家伙，买了瓶酒去吃晚饭，结果厨师觉得他定的晚餐不够好，配不上这酒，于是他另外弄出了一桌酒席，那家伙刚吃了一口就好像得了特别的敏感似的，就那么死了，那瓶酒到最后也没喝掉？"

瑟普探伯啥都没说，他看了好半天。

"因为如果就是那个故事的话，那么你以前讲过了。多年以前，那时候就是个傻乎乎的故事，现在也是。"奥古斯特微笑了。



瑟普探伯说道："很显然，激起怜悯的因素和文化不一定配每个人的口味。有些人喜欢烤肉和啤酒，而我们有的人则喜欢——"

菲伯若瑞说道："好了，我并不喜欢这么说，但是他说的有点道理。必须是个新故事。"

瑟普探伯抬了一下眼眉，闭上了嘴巴。"我说完了。"他突然说道。他坐回自己的树墩。

他们隔着营火互相看了一眼。

朱恩有点犹豫，她很干净。她举起手说道："我讲一个拉瓜第机场X光机旁边的卫士的故事。她从屏幕上行李的轮廓上可以读到关于人们的一切，有一天，她看见一件十分漂亮的行李，她爱上了那个人，但是她得猜出来那个人究竟是谁，可是她猜不出，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在盼望着。当这个人再次出现时，这次她立即就知道了，就是这个人。他是个干瘦的印第安老人，而她很好看，黑人，大约二十五岁，她知道这事不会有结果的，于是就放他过去了，另外，从屏幕上他的包裹的形状看，她也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

奥克透伯说："不错，年轻的朱恩。就讲这个吧。"

朱恩像个受惊的动物似地看着他。"我已经讲了。"她说道。奥克透伯点点头。"你讲过了，"在其他人都来不及说什么的时候，他说道，"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听我的故事啦？"

菲伯若瑞对此嗤之以鼻。"乱了秩序了，老大。当主席的人 只有在我们所有人都讲完了之后，才可以讲他的故事。而不可以直奔主要事件。"

梅正在把一打板栗放在营火上面的炉架上，用她的夹子把它们铺成图案。"如果他愿意，就让他讲他的故事吧，"她说道，"上帝才知道它会不会比刚才那个酒故事更差劲。另外我还有事要忙乎呢。花朵自个儿是不会开放的。都同意吗？"

"这还要正式投票吗？"菲伯若瑞说道，"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简直不敢相信正在发生这种事。"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团纸巾，擦了擦眉毛。

举起了七只手，四个人没举——菲伯若瑞、瑟普探伯、贾纽俄瑞和朱莱。（"对此，我并没有什么个人的看法，"朱莱抱歉地说道，"这纯粹只是程序问题。我们不应该设置惯例。"）

"那么，解决问题了，"奥克透伯说道，"在我开始之前，还有谁要说什么吗？"

"啊，有的，有时候，"朱恩说，"有时，我觉得有人在从树丛里看着我们，于是，我仔细看了一下，那里没人。可是，我仍然觉得有。"

阿普若尔说："那是因为你疯了。"

"哎，"瑟普探伯对每个人说道，"她是有点敏感，但她仍然是最残忍的。"

"够了，"奥克透伯说道。他坐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他用牙咬开一个榛子，掏出仁儿，把壳扔进火堆，壳在火堆里发出嘶嘶声、劈啪声，接着，他就开始了。

以前，有个男孩，奥克透伯说道，他在家里面挺惨的，尽管他们不打他。他相处得不好，和他的家庭，和他的城镇，甚至和他的生活。他有两个哥哥，他们俩是双胞胎，他们伤害他、忽视他，并且还挺受人欢迎。他们踢足球：有些场次，其中一个射中较多，成了英雄，而另一些场次，双胞胎中的另外一个会这样。他们的小弟弟不踢足球。他们给弟弟起了个名字，他们叫他伦特（意即矮子——译注）。

从他小时候，他们就叫他伦特，而开始，他们的爸爸、妈妈为此还斥责他们俩。

双胞胎兄弟说："但是他就是一窝小动物里的矮子。看看他，再看看我们。"他们说这话时刚六岁。他们父母觉得还挺逗人喜爱的。像伦特这样的名字是有传染性的，于是，没多久，除了他姥姥还喊他唐纳尔德之外，人人都叫他伦特，他生日那天姥姥来电话，人家都不知道谁是唐纳尔德。

大概名字本身是有力量的，现在他真的成了矮子（伦特）：瘦得很、个子小还老是紧张得很。他出生时就流鼻涕，而且一直不停地流了十年。吃饭时，如果是双胞胎喜欢吃的，他们就偷他的；如果是他们不喜欢的。他们就把自己的东西倒到他盘子里，他要是吃不完，那就有麻烦了。

他们爸爸从不错过一场足球，而且足球赛之后，总想买冰淇淋给双胞胎中那个射门最多的，再买一个安慰奖冰淇淋给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射门不多的。他们妈妈称自己为女记者，而实际上，她只不过拉拉广告和订户而已：在双胞胎能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她又回去做全职工作。

那孩子班上的其他孩子都崇拜双胞胎兄弟。在一年级时，他们叫他唐纳尔德，叫了几个星期，后来话就传开了，他的兄弟叫他伦特。他老师很少叫他什么名字，不过在他们中间，有时可以听到说，真遗憾，科威家年轻的那个男孩没有他哥哥的勇气、那种想像力和那种生活。

在伦特开始决定要逃跑时，他不会告诉你，在他的白日梦跨越边境、变成计划的时候，他也不会告诉你。到了对自己承认要逃跑的时候，他已经准备了

一个塔伯家用塑料箱，放在汽车库房后面，盖在一张塑料薄膜下。里面放了火星巧克力、两块银河巧克力、一袋果仁、一小袋甘草、一个电筒、几本漫画书、一包打开过的牛肉干和三十七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两角五分一个的硬币。他并不喜欢牛肉干的味道，但是他曾读到过探险家光靠牛肉干就支撑了好几个星期的报道，而且就是在他把牛肉干放进塑料箱、啪嗒一声盖上盖子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非跑不可了。

他读过书报、杂志。他晓得如果要跑，那就难免要碰上对你做坏事的坏人；但他也读过童话，因此他也知道外面也有善良的人，和魔鬼并肩存在的善良的人。

伦特是个十岁的瘦孩子、流着鼻涕、脸上毫无表情。如果你想从一群男孩子中把他挑出来，那你肯定会弄错。他会是另外一个，在另一边，你眼睛所漏掉的那一个。

整个九月份，他一直在推迟出发的日期。最后是在一个倒霉的星期五，上课时他的两个哥哥坐在他身上(其中一个坐在他脸上时放了个屁，还哄然大笑)，这时他决定出逃，不论在外面的世界遇到什么魔鬼，也许是难以忍受，也许还是他更加喜欢的呢。

星期六，他的两个哥哥本应照看他的，可是，不一会他们俩就进城去见一个他们喜欢的女孩了。伦特转到库房后面，从塑料薄膜下取出那个塔伯家用塑料箱。他把箱子拿到他卧室。他把上学背的书包腾空，东西都倒在床上，然后，把糖果、漫画书、两角五分的硬币和牛肉干都塞进书包。他用饮料的空瓶灌了一瓶水。

伦特走路进了城，坐上公共汽车，他往西走，花了十块美元的硬币买了票，到一个他都不认得的地方，但他觉得这算是个好的开始，后来，他下了车，接着走路。那里没有人行道，因此，有车来时，为了安全，他只好靠到阴沟边上去走了。太阳还挺高，他饿了，于是伸手到书包里乱掏，掏出一块火星巧克力。吃完巧克力，他又觉得渴了，他几乎喝了一半饮料瓶里的水，然后才意识到应该定量供应。他曾经想过，一旦出了城，到处都会有清泉，结果根本找不到清泉。不过，在大桥下面有条河。

在大桥上走到一半，他停下来凝视桥下的水，棕色的水。他记起了他在学校听到的事情：就是说，最后，所有的河流都会流进海洋。他从来没去过海边。他吃力地爬到岸边，顺着河走。河边有条泥泞的小路，偶然可以看到啤酒罐或塑料的快餐盒，说明以前有人走过这条小路，但是他走的时候，谁都没碰到。

他的水喝完了。他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开始找他。他想到了警车、直升飞机和警犬，都在找他。他会躲开他们。他会走到海洋边上。

河水流过几块大石头，溅起水花。他看见一只蓝色的莺，宽大的翅膀，在他边上滑翔而过，他还看见季节末的蜻蜓，有时还有小群的蠓虫，都十分欣赏这小阳春的气候。蓝色的天变成暗灰色，一只蝙蝠旋转而下，捕捉空中的昆虫。伦特在考虑今晚在哪里睡觉。

不久，小路分岔了，他选择了偏离小河的那条分岔，希望能通向一所房子，或是通向带有空谷仓的农场。他走了一会儿，天更暗了，在小路的尽头他看见一所农民的房子，坍塌了一半，样子不好看。伦特绕着房子走，越走他越确定自己不该走进这个房子，然后他翻过破篱笆，到了一片废弃了的牧场，于是在草地上躺下了，书包就拿来当枕头。

他躺着，衣服一件也没脱，瞪眼望着天空。毫无睡意。

"现在他们该念叨我了，"他对自己说道，"他们该担心了。"他想像着几年后回家的情景。当他走上小路到家时，家里人脸上的喜悦。他们的欢迎。他们的爱……

几小时之后，他醒了，月光照在他脸上。他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像白天一样亮，像幼儿园的顺口溜说的那样，但很苍白，没有颜色。他头上的月亮是圆的，或几乎是圆的，他想像着，在月亮表面的阴影里，有一张脸正朝下看着他。

一个声音说："你是从哪儿来的？"

他坐起来，并不害怕，还没有来得及害怕，朝他周围看了一下。树。长长的草。"你在哪里？我看不见你。"

在牧场边上的一棵树旁边，有个阴影在移动，他看见了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

"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伦特说道。

"哇，"那个男孩说道，"那一定得要不少勇气啊。"伦特骄傲地笑了。他不知说什么好。

"你想走走吗？"男孩说。

"好啊。"伦特说道。他动了一下书包，这样书包就在篱笆桩边上，下次找时，一找就找到。

他们顺坡而下，离开了那所旧的农民房子。"有人住在那里吗？"伦特问道。

"没有，"那个男孩说。他的头发很好、颜色很浅，在月光下几乎是白色的。"有些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试图搬回去，但他们不喜欢它，他们又离开了。然后其他人又搬进去。但是现在里面没人。你叫什么名字？"

"唐纳尔德，"伦特说，接着他又说，"但是他们都叫我伦特。"

"他们叫你什么？"

那个男孩犹豫了一会儿。"帝儿利。"他说。"这个名字挺好。"

帝儿利说："我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不过，我现在已经不会念这个名字了。"

他们挤着穿过一扇大铁门，锈得半开半关了，最后，他们到了坡底的一块小草地上。

"这地方真不错。"伦特说道。

在草地上，有几十块大小不同的石头。大石头比他们俩个子还高，矮的刚好可以坐。也有一些破的石头。伦特晓得这是什么地方，不过他并不害怕。这是个受人爱戴的地方。

"谁被埋在这里？"他问道。

"大多数是好人，"帝儿利说，"以前在那边有个城镇的，那些树后头。后来，铁路到了这里，他们在下一个城设了一个站，于是，我们的镇子好像掏空了、倒了、吹走了一样。现在有点灌木、树林的地方就是原先的镇子。你可以躲在树林里，走进走出旧屋子。"

伦特说："它们是不是跟那边的农场屋子一样啊？那些旧屋子？"如果是一样的，他可不想进那种屋子。

"不，"帝儿利说道，"没人进那种屋子，除了我，有时还有些小动物。在这一带，我是惟一的小孩。"

"我猜到了。"伦特说。

"或许我们可以下去到那里面玩。"帝儿利说。"那太好了。"伦特说道。

那天是十月初一个完美的夜晚：跟夏天一样暖和，天空一轮明月。你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哪一个房子是你的？"伦特问道。

帝儿利带着几分骄傲，直了直腰，抓住伦特的手。他拉他走到草长得比较茂盛的一角。两个孩子把长草往两边推开。地里平放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百年前的日期。大部分都被磨损掉了，但是在日期下面，还可依稀读出下面的字：去世的帝儿利将永远不会被忘。

"是忘记，我敢打赌。"帝儿利说。

"是呀，我也想这么说的。"伦特说道。

他们走出大门，穿过水沟，就走进了旧镇子剩下的那点地方了。房子当中长的树、建筑都倒了，不过，倒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们玩捉迷藏。他们在里面探险。帝儿利带伦特看了好些特别好看的地方，包括一个一间屋子的村舍，据说是那一带最古老的建筑。考虑到建筑的年龄，目前的状况还算挺好。

"在月光下我能看得很清楚，"伦特说道，"甚至屋里也看得清。我没想到这么容易。"

"就是呀，"帝儿利说道，"再过一会儿，即使没有月光，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伦特羡慕得很。

"我一定得去看看浴室，"伦特说道，"在这附近哪里有浴室吗？"

帝儿利想了一会。"我不知道，"他说，"我现在不做那事（洗澡）了。还有几间外屋在那儿，不过恐怕不安全。最好就在树林里做那事。"

"像熊那样。"伦特说道。

他出去走到后面，进了村舍墙后的树林，走到一棵树后。他从没在开放的空间里干过这事。他觉得自己像野兽一样。洗完后他用落叶擦干身子。然后他又回到前面。帝儿利在月光里等他。

"你是怎么死的？"伦特问道。

"我先是病了，"帝儿利说道，"我妈妈哭了，大动感情。然后我就死了。"

"假如我那时在你身边，"伦特说，"我也会死吗？" "可能吧，"帝儿利说，"对，我估计会死。"

"死是什么样的？"

"我不在乎死，"帝儿利说，"最讨厌的是没人一块玩。"

"可是在上面那块草地上，肯定有很多人的，"伦特说道，"他们从来都不跟你玩吗?"

"不，"帝儿利说，"他们大多是睡觉。即便他们起来走路了，也不能打扰他们看东西、做事情。他们是不能让我打扰的。你看到那棵树了吗?"

那是一棵山毛榉树，它光滑的灰树皮因为年久，已经裂开了。它所在的地方，在九十年前，肯定就是镇子的广场。

"看到了。"伦特说道。"你想爬树吗?"

"这树看起来有点高啊。"

"是的，的确高。不过很容易爬的。我教你。"

是很容易爬的。树皮上有扶手的地方，这两个孩子爬上这棵山毛榉大树时，就像两只猴子、两个海盗、两个勇士。在树顶上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只是像头发丝那样一点点白。

一切都等着。夜晚快结束了。世界正屏住它的呼吸，准备重新开始。

"今天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天。"伦特说道。

"我也觉得是这样，"帝儿利说，"你现在准备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伦特说道。

他想像自己继续走，穿过世界，走过通往海洋的路。他想像他长大了、老了、靠独自的努力把自己养育成人。在那里的某个地方，他会变得非常富有。然后，他会回到双胞胎兄弟住的那个房子，他会开着自己漂亮的小车到他们家门口，或者，他可能出现在一场足球赛上(在他的想像中，他的双胞胎弟兄是既不长大会也不变老的)，从上往下看他们，用善良的眼光看他们。他会请他们所有人——他双胞胎弟兄、他父母——在城里最好的餐馆吃饭，而他们则会说他们误解了他、虐待了他是多么不好。他们会抱歉、会哭泣，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一言不发。他用他们的抱歉来冲洗他自己，再给他们一人一件礼品，然后，再向他们告别，这次是永远的告别了。

这是个挺好的梦。

他知道，在现实里，他会继续走，明天或后天就被人发现，回家、挨骂，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直到他生命的终点，他仍然是伦特，惟一区别就是他们会因为他的出走而发疯。

"我很快就得出睡觉了。"帝儿利说道。他开始从山毛榉大树上往下爬。

伦特发现，往下爬更困难些。你看不见脚该往哪儿放，只能用脚来回感觉什么地方可以搁脚。他滑了好几次，不过帝儿利比他先下去，他会喊给他听，"再往右一点，"他们俩总算都安全地下来了。

天空继续发白，月光渐渐隐去，看东西不太清楚了。他们费力地从水沟再攀登回去。伦特有时候都不清楚帝儿利是不是还在那里，但是等他爬到顶端，才发现帝儿利在那里等他。

他们走上去回到那块有许多石头的草地，走路时两人话语不多。在他们齐步走上山坡时，伦特把他的胳膊搭在帝儿利的肩膀上。

"好吧，"帝儿利说，"谢谢你到这里来。" "我玩得很开心。"伦特说道。

"是啊，"帝儿利说，"我也很开心。" 在下面小树林里，一只鸟开始唱歌了。

"如果我想留下。"伦特突然冒了一句。然后他又不说了，伦特想，我可能再也没机会改变它了。他将去不成海洋。他们不会让他去的。

好长时间，帝儿利一言不发。世界变成灰色，更多的鸟儿跟着第一只鸟一起唱了。

"我不能做这事，"帝儿利最后说，"但他们可能行。"

"谁?"

"在那里的那些人。"男孩指着山坡上面那所窗户破了的、倒了的农舍，黎明的霞光上有它的剪影。

伦特颤抖了一下。"里面有人吗?"他说道，"我记得你说里面是空的。"

"它不是空的，"帝儿利说道，"我说没人住在里面。不同的东西。"他抬头望天。"现在我必须走了。"他加了一句。他使劲握住伦特的手。接着，他就不在那里了。

伦特独自站在小墓地，听着晨风中的鸟叫声。然后他继续上山，他一个人走比刚才吃力。

他从刚才放书包的地方捡起书包。他吃掉了最后一块银河巧克力，凝视着倒了的房子。农舍上的空窗户像眼睛似地看着他。

里面更暗了，比什么都暗。

他在长满野草的庭院中推出一条自己的路。农舍的门差不多烂完了。他站在门道上犹豫，不知道这个做法是否明智。他闻得到下面潮湿、腐烂的味道。他觉得他听到了什么东西在动，在房子的深处、在地下室或者是在阁楼，可能是拖拽着脚缓慢地走，或者是单腿蹦跳，挺难区分的。

最后，他还是走进去了。

谁都没说什么。奥克透伯讲完之后，给自己的木头杯子倒了些苹果酒，喝光了，又倒了一杯。

"它是个故事，"迪塞姆伯说道，"为它，我就说这个。"他用一个拳头揉了揉他那蓝眼睛。营火几乎都灭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朱恩紧张地问道，"就是他走进屋子以后?"

坐在她边上的梅，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还是别去想它更好。"她说。

"还有谁想讲吗?"奥古斯特问道。没人回答。"那么我想我们就算结束了吧。"

"那必须是个正式的提议。"菲伯若瑞指出。

"都同意吗?"奥克透伯说。听到的是合在一起的"同意"声。"有反对的吗?"一片寂静。"那么我宣布本次会议结束了。"

他们从营火边站起来，伸伸腰，打打哈欠，然后朝树林走去，单独走的，两个两个走的，还有三个一起走的，最后只剩下奥克透伯和他的邻人没走。

"下次该轮到你坐椅子啦。"奥克透伯说道。

"我知道，"诺凡姆伯说。他面色苍白，嘴唇很薄。他挽着奥克透伯离开木头椅子。"我喜欢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总是太阴暗。"

"我不这么认为，"奥克透伯说道，"只不过你的夜晚太长了点，你也不够温暖。"

"你这么说，"诺凡姆伯说，"我感觉好得多了。我想我们就这样了，没办法。"

"就是那种精神。"他兄弟说道。他们离开营火的余烬时，握了下手，带着他们的故事回到黑夜里去了。



骑士精神

熊睡睡 译

惠特克太太发现圣杯的时候，它正被埋在一件皮大衣下面。

每周四下午惠特克太太都步行去邮局领养老金，虽然腿脚已大不如前了。回家的路上她常常顺道去牛津义卖品商店买点东西。

牛津义卖品商店卖旧衣服、小装饰品、积压货物什么的，都是些七零八碎的小玩意儿，还有大量的简装书出售。所有这些统统是捐赠品，多半是从别人遗物中清理出来的二手货。售卖所得归慈善会所有。

店铺通常由志愿者们打理，今天下午当值的是玛丽。她是个微胖的十七岁姑娘，穿着件看来像是从店里买来的松垮垮的紫红色套头衫。

玛丽手捧一本《摩登女郎》杂志坐在收银柜旁，正在填写名为“揭示你隐藏个性”的测试。在决定如何作答前，她不时翻到封底查看各个选项所对应的分值。

惠特克太太在店中闲逛着。

她注意到那条眼镜蛇标本还没被卖掉。它已经摆在这儿六个月了，落满灰尘，玻璃眼珠邪恶地盯着排排衣架和一个橱柜，柜里塞满了缺口瓷器与破烂玩具。

惠特克太太走过时拍了拍它的脑袋。

她从书架上挑了两本米尔斯与布恩系列的小说——《雷鸣之灵》与《忐忑之心》，各一先令——还认真考虑了那个加上装饰灯罩的空蜜桃红酒瓶，但最终觉得实在没地方好摆。

她挪开一件相当破旧的皮大衣，闻上去有股浓烈的樟脑味。衣服下面是根手杖和一本被水浸渍过的《骑士传说》，由A·R·霍普·蒙克利夫所著，标价5便士。书的一旁便放着圣杯。一张小圆贴粘在底座上，上面用毡笔标着价码：30便士。

惠特克太太拿起这个陈旧的银质高脚杯，透过厚厚的镜片审视着。

“这个看上去不错。”她对玛丽说。

玛丽耸耸肩。

“摆放在壁炉架上肯定挺棒。”

玛丽再度耸耸肩。

惠特克太太付了50便士。玛丽找给她10便士零钱，把书和圣杯装进牛皮纸袋。接着她去隔壁的肉铺买了块不错的猪肝。

杯子内侧覆着了厚厚的一层红褐色污垢。惠特克太太万分细心地将它洗去，又在加了少许醋的温水中浸泡了一个钟头。

接着她用金属上光剂把它擦了个锃亮，摆在客厅的壁炉架上，就在一个小巧而栩栩如生的瓷制矮腿猎犬和她去世的丈夫亨利的照片中间。那张照片1953年摄于弗林顿海滩。

她预料的没错：看上去棒极了。

当晚她做了裹面包屑的炸猪肝，配上洋葱，相当美味。

第二天是周五，也是惠特克太太和格林伯格太太约定每周互访的日子。这星期轮到格林伯格太太来访。她们在客厅饮茶，享受杏仁饼干。惠特克太太加了一匙糖，而格林伯格太太用的是代糖，她总是用小塑料罐装着，放进提包随身携带。

“挺不错的，”格林伯格太太指着圣杯，“是什么？”

“这是圣杯，”惠特克太太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来饮酒的杯子。后来，在他被钉上十字架，长矛穿身而过时，这杯子接住了他珍贵的血液。”

格林伯格太太抽抽鼻子。她是个挑剔的犹太人，难以容忍不洁之物。“我一点也不想听那些，”她说，“但这个确实不坏。我家迈伦以前在游泳比赛中赢过一个很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上面还刻了他的名字。”

“他还和那女孩在一起吗？那个理发师？”

“伯妮斯？哦，当然。他们正准备订婚呢。”格林伯格太太回答。

“那太好了。”惠特克太太说着又拿了一块杏仁饼干。

格林伯格太太隔周周五便会带些自己烤制的杏仁饼干过来：淡棕色的小甜饼，上面撒着杏仁粒。

她们谈论着迈伦和伯妮斯，以及惠特克太太的侄子罗纳德（她自己没有孩子），还有她们的朋友珀金斯太太，这可怜的老太太髋关节犯毛病住院了。

正午时分格林伯格太太回家去了。惠特克太太弄了干酪吐司作午餐，饭后

她服了些药，一片白的、一片红的和两片橙色的。

门铃响了。

惠特克太太打开门。门外的年轻人身着闪亮银甲和雪白罩袍，一头齐肩金发淡若透明。

“您好。”他说。

“你好。”惠特克太太回答。

“我正在寻访中。”他说。

“那很好。”惠特克太太不置可否地说。

“我能进来吗？”他问。

惠特克太太摇摇头，“抱歉，恐怕不行。”

“我正在寻找圣杯，”年轻人说道，“它在这里吗？”

“你有身份证吗？”惠特克太太问。她知道让身份不明的陌生人进屋可不明智，特别是当你年迈又独居时。钱包或许会被洗劫一空，甚至更糟。

年轻人沿花园小径折返。他那匹高大的灰色战马正拴在惠特克太太的院门上，有着与夏尔马一般的身形，头颈高昂，眼神聪慧。骑士伸手在鞍囊中摸索了片刻，带回一个卷轴。

这是由不列颠之王亚瑟所签署的，诏告诸人，无论身份地位，该文件的持有者为圆桌骑士加拉哈德，他正秉公义之名进行高尚的寻访。下面画着幅年轻人的肖像，看上去还挺传神。

惠特克太太点点头。她原指望看到的是一张附照片的卡片，但这个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得多。

“我想你最好还是进来吧。”她说。

他们步入厨房，她给加拉哈德倒了杯茶，领他来到客厅。

加拉哈德看见壁炉架上的圣杯，当即屈膝跪下。他小心地将茶杯放在褐色地毯上。一缕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将他满怀敬意的脸庞镀上金色，发丝间似乎也笼罩着银色光晕。



“这真的是圣杯。”他轻声叹道，淡蓝双眸飞快地眨动着，似乎想将泪光隐去。

他低垂下头，无声地祈祷。

接着加拉哈德站起身，转向惠特克太太。“高贵的夫人，至圣所的守护者，请允许我带着这受祝福之杯离开此地，我的旅程行将结束，而使命终获圆满。”

“你说什么？”惠特克太太问。

加拉哈德握住她苍老的双手。“我的使命已然结束，”他告诉她，“圣杯最终就在眼前。”

惠特克太太噘了噘嘴。“你能把茶碟和杯子先端起来吗？”她问。

加拉哈德抱歉地端起茶杯。

“我看倒不见得，”惠特克太太说，“我挺喜欢它摆在这儿，放在那狗和我的亨利中间刚刚好。”

“您需要金子，是吗？夫人，我可以付您黄金……”

“不。”惠特克太太说，“我可不要什么金子，多谢。但我丝毫不感兴趣。”

她将加拉哈德引向前门。“很高兴认识你。”她说。

马儿正将脑袋伸过院栅栏，啃着她的唐菖蒲。一群邻街孩子站在人行道上观望着。

加拉哈德从鞍囊中取出些糖块，示意胆大些的孩子如何喂马，他们都争相伸手，跃跃欲试。孩子们咯咯笑着，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甚至还摸了摸马鼻子。

加拉哈德利落地翻身上马，骏车载着骑士沿山楂新月街飞驰而去。

惠特克太太目送他们从视线中消失，然后叹了口气回到屋内。

这个周末过得相当平静。

星期六惠特克太太乘车去梅斯菲尔德看望侄子罗纳德和他妻子欧菲妮雅，还有他们的女儿，克拉利莎和蒂莉安。她带去了一块自己烤的葡萄干蛋糕。

星期天早上惠特克太太去了教堂。当地圣詹姆士教堂的理念更接近于“不用把这里当成教堂，看成志趣相同的朋友们消磨时间找乐子的地方”，这让惠特克太太多少感觉不太舒服，但她挺喜欢这儿的牧师巴沙罗缪神父，确切地说是在他不玩吉他时的时候。

礼拜过后，她考虑是否就客厅里的圣杯和神父谈谈，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

星期一早晨惠特克太太一直在后院中劳作。她有个十分自豪的小香草园，种着莳萝、马鞭草、薄荷、迷迭香、百里香和一大片欧芹。她戴了厚厚的绿色园艺手套跪在地上，除草并捡出蛞蝓丢进塑料袋里。

在对待蛞蝓的问题上惠特克太太很心软，她总是把它们带到毗邻铁路的后院，扔到栅栏外面。

她割了些欧芹准备做沙拉。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咳嗽，加拉哈德站在那里，高大英挺，盔甲在清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手上拿了一个长包裹，用油革卷着。

“我回来了。”他说。

“早啊。”惠特克太太有些迟缓地站起身，脱下园艺手套。“好吧，”她说，“既然你来了，不如帮把手。”

她把装满蛞蝓的塑料袋递给他，吩咐他倒在后院栅栏外面。

他照做了。

接着他们来到厨房。

“茶？还是柠檬水？”她问。

“和您一样就行。”加拉哈德回答。

惠特克太太从冰箱里拿出一壶自制柠檬水，嘱咐加拉哈德去外面摘几片薄荷叶。她选了两个长玻璃杯，仔细洗净薄荷叶，往每杯中各扔进几片，再倒入柠檬水。

“你的马在外面？”她问。

“哦，是的。它叫格雷兹。”

“我猜你一定走了很长一程。”

“非常遥远。”

“看得出来。”惠特克太太说着从水槽下面拿出一个蓝色塑料盆，装了半盆水。加拉哈德把它端给格雷兹，又等了一会儿，直到马喝完水，再把空盆带回来。

“那么，”她说，“我想你还是为了圣杯而来。”

“是的，我仍在追寻圣杯。”他说着从地板上拿起皮革包裹，置于桌上解开。“我愿用此物和您交换。”

这是一把约四尺长的剑，剑身镌刻着优美的铭文，剑柄镶金嵌银，一颗巨大的宝石置于顶端。

“很不错的样子。”惠特克太太含糊地表示。

“这是巴鲁蒙格之剑，”加拉哈德说道，“由铁匠韦兰于黎明纪元铸造，它的姐妹剑是费姆伯格。佩带这把剑的人将战无不胜，也无法有怯懦或不名誉之举。剑柄镶嵌的是块红纹博康石，可保护持有者免遭毒药伤害或友人背叛。”

惠特克太太凝视着这把剑。“它一定锋利极了。”过了片刻，她说。

“它可以把飘落的头发削成两半。不，它甚至能切断阳光。”加拉哈德骄傲地表示。

“好吧，那么也许你该把它拿走。”惠特克太太说。

“您不想要吗？”加拉哈德似乎挺失望。

“不，谢谢。”惠特克太太说。这让她想起已故的丈夫，亨利一定会相当喜欢，他会把它挂在书房的墙上，与那条他从苏格兰捕到的鲤鱼标本为伴，并展示给每位客人。

加拉哈德将巴鲁蒙格之剑用油革重新裹好，再用白绳扎紧。

他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

惠特克太太替他准备了些回程吃的奶油干酪和黄瓜三明治，包在耐油纸里，还为格雷兹预备了一个苹果。他看上去相当喜欢这两份礼物。

她向他们双双挥手道别。

那天下午她搭巴士去医院探望珀金斯太太，这可怜的老太太仍为髋关节的

病痛所折磨。惠特克太太给她带去了自制的干果蛋糕，考虑到珀金斯太太的牙齿不如以往了，她还特地从配方中去掉了胡桃。

当晚她看了会儿电视，便早早睡下了。

周二的时候邮递员按响了门铃。那时惠特克太太正在屋顶的储藏室打扫，等到她小心谨慎地一步步挪下台阶，邮递员已经走了，留下便条说他来送过包裹，可没人在家。

惠特克太太叹了口气。

她把便条塞入提包，步行去了邮局。

包裹来自澳大利亚的悉尼，她的侄女雪莉寄来了丈夫华莱士和两个女儿迪茜与维奥莱特的照片，还有一个用棉絮包裹着的大海螺壳。

惠特克太太的卧室里有一大堆装饰性贝壳。她最喜欢的一块是1983年去世的姐姐埃塞尔送的礼物，珐琅质上绘了幅巴哈马群岛风光图。

她把螺壳和照片放入购物袋，因为正好顺道的关系，回家的路上又去了牛津义卖品商店。

“你好啊，惠太太。”玛丽说。

惠特克太太注意到玛丽涂了唇膏（或许并非最适合她的颜色，手法也不是特别熟练，然而，惠特克太太想，慢慢就会好的），还穿了条漂亮裙子。真是一大进步。

“哦，你好，亲爱的。”惠特克太太说。

“上星期有个男人来过，问了些关于你买的東西，小金属杯之类的事情。我告诉他在哪儿能找到你。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亲爱的。”惠特克太太说，“他已经找到我了。”

“他真是如梦如幻。真的，真的太完美了。”玛丽伤感地叹息道，“我多想随他而去。而他有匹高大的白马，还有一——”她突然打住。她连站姿都比以往更挺拔了，惠特克太太赞许地点点头。

在书架上惠特克太太找到了一本新的米尔斯与布恩系列小说——《庄严之情》，虽然她还没读完上次买的那两本。

她翻开那本《骑士传说》，闻上去有股子霉味。在扉页顶部用红墨水签写

着优美的“渔夫藏书”字样。

她将书放回了原处。

当她回到家时，加拉哈德已经在等候了。他让邻街的孩子骑上格雷兹，在街道上来回奔跑。

“真高兴你能来，”她说，“正好我有些箱子要搬。”

她带他来到屋顶的储藏室，让他帮忙搬开所有的旧箱子，好让她能够清洁后面的碗橱。

那里简直脏透了。

他在那儿忙活了大半个下午，当她打扫时负责搬东搬西。

加拉哈德的脸颊上割了道口子，一条胳膊也略显僵硬。

干活儿时他们聊了一阵子。惠特克太太谈起自己已故的丈夫亨利；怎样用寿险保险金付清房款；她是如何搜集到这所有的东西，但除了罗纳德之外实在无人可继承，而他妻子只喜欢时髦玩意儿。她讲述自己如何在战争期间邂逅亨利，当时他做空袭预防工作，而她在灯火管制期间一直忘记拉上厨房窗帘，还有他们进城参加的那场廉价舞会，战争结束后如何来到伦敦，以及她初次喝酒时的情景。

加拉哈德向惠特克太太说起他的母亲伊莲，举止轻浮行为不检，带着几分女巫气；他祖父佩莱斯王倒是心地善良，尽管时常有些犯糊涂；他的童年在欢乐岛上的布列恩特堡中度过，而他父亲，他所了解的那个疯疯癫癫的"Le Chevalier Mai Fet"，事实上是湖中的兰斯洛特，世上最伟大的骑士，只是装成丧失理智的样子，他还谈起在卡米洛特当侍从的那些日子。

五点钟惠特克太太打量着储藏室，觉得满意了，就打开窗户通风透气。接着他们下楼来到厨房，她开始架壶烧水。

加拉哈德在餐桌旁坐下。

他解开腰上的皮囊，取出一块板球大小的白色圆石。

“我的夫人，”他说，“我愿用此物和您交换圣杯。”

惠特克太太拿起石头，比看起来要重些，摸上去暖暖的，在灯下呈现出半透明的乳白色，内部的银色斑点于黄昏的阳光中闪烁不定。

当握住它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全身：她感受到内心深处的安详与和谐。平静，就是这种感觉，她觉得无比平静。

她有些恋恋不舍地将石头放回桌上。

“很不错。”她表示。

“这是点金石，我们的祖先诺亚在黑暗的方舟之上用它来照明，它可点石成金，无疑还有其他功用。”加拉哈德骄傲地告诉她，“但光这个还远远不够，看这儿。”他从皮囊中取出一个蛋递给她。

它的个头与鹅蛋一般，呈现出耀眼的黑色，其中夹杂些许深红与白色斑纹。当惠特克太太抚摸它时，突然感到后颈一阵刺痛。她的第一感觉是难以置信的灼热与解脱感，随即听到火焰微弱的噼啪声，瞬间又觉得自己似乎翱翔于高空，挥动火焰双翼盘旋飞舞。

她把蛋放在桌上，紧挨着点金石。

“这是凤凰蛋，”加拉哈德说道，“来自遥远的阿拉伯半岛，有朝一日它将自行孵化出凤凰幼雏。当凤凰的生命将尽之时，它会筑成火焰之巢产下新卵，随后逝去，并于日后浴火重生。”

“我想也是。”惠特克太太说。

“最后，夫人，”加拉哈德说，“还有这个。”

他从袋中取出一物，置于她手上。这是个苹果，用整块红宝石雕琢而成，茎干则是琥珀打造。

惠特克太太有些紧张地接过来，触感极为柔软，恍惚觉得表皮被蹭破些许，红色汁液从中溢出，沿手心流淌。

不觉中厨房里便充满了夏日水果的香气，混合着覆盆子、桃、草莓和红加仑的味道，她仿佛听见空中回荡起悠远空灵的歌声。

“这是赫斯珀里得斯的苹果，”加拉哈德轻声说道，“尝一口不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创伤都可治愈；再咬一口能够回复青春美貌；第三口据说可使人永生不朽。”

惠特克太太舔了舔手上粘糊糊的果汁，味道如醇酒一般。

有那么一刻，年轻时的种种感觉又重被唤起：上电影院、能随心活动的苗条身段、沿乡间小路无忧无虑地奔跑、有个男人只为你而微笑，而自己则陶醉

在那笑容里。

惠特克太太望着加拉哈德爵士，这骑士中的最圣洁者，如此美丽而高贵，现在竟坐在自己的小厨房里。

她屏住了呼吸。

“我将所有这些都给您，”加拉哈德说，“它们每一样都相当珍贵。”

惠特克太太把红宝石苹果放在餐桌上，她看看点金石，瞅瞅凤凰蛋，又瞧了瞧生命之果。

接着她去客厅打量着壁炉架：小瓷矮腿猎犬、圣杯、已故丈夫亨利的照片。那幅黑白照中的亨利裸着上身，微笑着在舔冰激凌，几乎是40年前的事了。

她回到厨房，炉上的水壶已经在啸叫了。她往茶壶中注入少量滚水，晃了晃又倒出，又加进两匙茶叶，再灌满水。做这一切的时候，她一语不发。

然后她转身面向加拉哈德。

“把那个苹果拿走。”她坚定地说道，“你不该把这种东西给个老太太，这不妥当。”

惠特克太太沉默了一阵。“但我可以接受另外两样，”思考片刻后她继续说，“它们放在壁炉架上会挺合适。用那两个交换已经挺公平啦，否则这事就算了。”

加拉哈德微笑了，他将红宝石苹果装入皮囊中，接着单膝跪地，亲吻惠特克太太的手背。

“别这样。”惠特克太太说。她取出只为特殊场合准备的那套最好的瓷器，为他俩各倒了杯茶。

他们默然不语，静坐着喝茶。

茶喝完后，他俩来到客厅。

加拉哈德划了十字，拿起圣杯。

惠特克太太将蛋和石头放在圣杯原来的位置，蛋总是向一边倾倒，于是她用瓷狗将它撑住。

“看上去棒极了。”惠特克太太说。

“是的，”加拉哈德同意，“看上去棒极了。”

“在你离开之前，我给你弄点吃的好吗？”她问。

他摇了摇头。

“一些干果蛋糕，”她说，“现在你或许没胃口，但几小时之后就会感兴趣的。另外你自己最好去清洗一下。现在，把它给我，帮你包起来。”

她把他带到门厅尽头的小盥洗室，又拿着圣杯来到厨房。食品柜里还剩些旧的圣诞包装纸，她包起圣杯，用细绳捆紧，接着切下一大块干果蛋糕装进牛皮纸袋，还有根香蕉和一截用锡箔包好的干酪。

加拉哈德从盥洗室里出来，她将纸袋和圣杯交给他，踮起脚尖吻了吻他的脸颊。

“你是个好小伙子，”她说，“照顾好自己。”

他拥抱住她，而她则将他撵了出去，当面关上门。她又倒了杯茶，当马蹄声回荡在山楂新月街上，她将脸埋进面巾纸，静静地啜泣起来。

星期三惠特克太太整整一天没有外出。

星期四她照例去邮局领养老金，又顺道光顾了牛津义卖品商店。

柜台上的女人是张新面孔。“玛丽呢？”惠特克太太问。

那女人染着头灰发，戴一副镶水钻的蓝框眼镜，连连摇头耸肩。“她和个年轻男人一起走了，”她说，“骑着匹马。你倒说说看，我下午本来要去石楠地商店的，这下得让我男人在这儿顶班，直到找到其他人。”

“噢，”惠特克太太说，“那很好，真高兴她给自己找了个伴儿。”

“对她而言倒不坏，”柜台上的女人说，“但有人原本打算下午去石楠地商店的。”

在店后的架子上惠特克太太发现一个失去光泽的旧银制容器，有着长长的壶嘴。贴在一侧的小标签上写着：定价60便士。看上去有点像个扁长的茶壶。

她选出本没读过的米尔斯与布恩系列小说，名叫《非凡之爱》，把书和银器一道递给柜台上的女人。

“六十五便士，亲爱的。”女人拿起银器打量着，“古怪的旧玩艺儿，不是吗？今早刚到的。”它的侧面雕琢着斑驳而古老的汉字，还有个雅致的弓状把手。“我猜是某种油罐吧。”

“不，不是油罐，”惠特克太太十分确信地说，“这是盏油灯。”

一个朴素的金属小指环用棕色细绳系在灯把手上。

“事实上，”惠特克太太说，“再仔细考虑一下，我觉得还是只要书就好了。”

她付了五便士的书钱，把油灯放回原处。毕竟，在回家的路上惠特克太太思索着，她好像也没什么地方来放了。



代价

selkie 译

CREATURES OF NIGHT

黑暗的夜晚隐藏着无数生物，你不知道它们；它们知道你。被它们盯上的你又有谁来守护？

流浪汉和徒步旅行的人有一套自己的标志暗语。他们会在门上、树上，或是门柱上留下这些印记，让后来者能够略微知晓这座房舍或是农场里居住的人，大致的情况。

我想猫们一定也有类似的标记。

不然该怎么解释长久以来不断出现在我家门口的猫呢？那些饥饿的，满身跳蚤的弃猫。

我们把他们抱进屋。

我们给他们除掉虱子和跳蚤，填饱肚皮，然后就送去兽医那里。

我们付钱给他们打免疫针……

而屈辱之上的屈辱……

莫过于绝育手术。

之后，他们会和我们待在一起。几个月，一年，或是永远。

他们大多都出现在夏天。我们的房子位于郊外，离市中心的距离正好适合那些城市居民把他们的猫遗弃在附近。

现在，住在我房子里的猫包括下面这些：佐伊，一只混血暹罗猫，之前的谷仓小咪，温驯优雅，恬静安宁。

赫尔迈厄尼和豆荚，分别是花猫和黑猫。她们是住在我阁楼工作室里的暴躁姐妹，从不合群。

公主，蓝眸似海，长绒如雪。她曾在树林里住了好几年，这才放弃狂野自由的生活，屈从于松软舒适的沙发和床。

最后的，也是个头最大的一只，叫做毛球。她是公主的女儿，棉团花布一样的长毛猫，桔色、黑色再加上白色……

我是某天在车库里发现她的。那时她还是个小猫崽，脑袋缠在一张破旧的羽毛球网里，被勒得奄奄一息……

她并未死去，反而长成了一只我们所见过的性情最好的猫咪，这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只黑猫。他大约出现在一个月前，除了黑猫之外，还没有别的名字。

一开始，我们没想到他会在这儿住下。他看起来吃得很好，不像只迷路猫；而那欢跃的神情和过大的年纪，也不像是弃猫。他就像只小豹子，行动起来犹如一抹黑夜。

夏日的一天，他在我家久未修葺的门廊前徘徊不去。我猜，他大约八九岁；雄性，黄绿色的眼睛，非常友善，沉静安闲。

我想他大概属于邻近的农场或是家庭。

我离开了几个星期，去完成一本书的写作。当我回到家，发现他还待在门廊里，睡在一张孩子们给他找来的老旧猫床中。

但是，我几乎没认出他来。他身上很多地方的毛都不见了，暴露在外的灰白皮肤上还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一只耳朵的耳尖被什么东西咬掉了。左眼下有个很深的伤口，嘴唇上也有一条割痕。

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形销骨立。

我们带黑猫去找兽医，在那里拿了一些抗生素，每晚混在流质猫粮里，喂给他吃。

我们猜测着他到底在和谁打架。公主，我们那纯白美丽、野性难驯的女王？

浣熊？还是那些尾巴长长，牙齿尖尖的负鼠？



每过一晚，他的伤势都会更糟——总有一天，他的肋部会受到重创；而第二晚就可能要轮到整个下腹了，那里将布满爪痕，鲜血淋漓。

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好把它带到地下室去休养生息。就放在锅炉和一堆纸箱旁边。

黑猫的身体重得让人吃惊。我把他抱起来，带着他走到下面，同时还带去了一只猫篮，一个猫便盆，和一些食水。

我走出来，把门关上。

离开地下室后，我不得不去洗掉手上的血污。

他在下面住了四天。

一开始，他太过虚弱，甚至无法自己进食。他行走起来跌跌撞撞，虚弱不堪；粘稠的黄色脓水从嘴唇上的伤口不断分泌出来；左眼下的伤口几乎夺去了这只眼睛。

我每天早晚都到地下室去，喂他吃东西，还有混在罐头食品里的抗生素。我替他处理最糟糕的伤口，还跟他说话。

他腹泻不止；尽管我每天都为他更换褥草，地下室还是弥漫着一股恶臭。

黑猫住在地下室的四天对我家来说是灾难般的四天：我们的小婴儿在浴缸里滑倒，撞到脑袋，险些溺毙。

我被告知，一直以来费尽心力的项目——为BBC[1]改编霍普·米尔莉[2]的小说《雾中之君》——被取消了。而我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把它重新修订删改，来迎合其他广播公司或媒体的需求。

我的女儿正在参加夏令营，她一到那儿就开始给家里寄信和明信片，每天都有五六封，那上面充满让人心碎神伤的词句，央求我们带她回家。我的儿子和他最好的朋友不知闹了什么别扭，以至于相互之间连话都不说。

有一晚，我妻子在回家的路上撞到一头鹿——它毫无征兆地突然冲到车前。这只鹿死了，那辆车也没法再开，而我妻子的眉毛上面还划了一个小小的口子。

到了第四天，黑猫在地下室里焦躁不安的徘徊。他冲我喵喵直叫，想让我放他出去。我毫无办法，很不情愿地照办了。

他回到门廊，这天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在睡觉。

第二天早晨，在他体侧又出现了新的伤痕，很深很重。而门廊的木地板上也落满丛丛黑毛——他的黑毛。

这天我收到了女儿的来信，她说夏令营的生活开始好转，估计自己还可以多活几天；我的儿子解决了和朋友之间矛盾，虽然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而争吵——集换卡，电脑游戏，星球大战，还是一个女孩——我到最后也没搞清。那个否决《雾中之君》计划的BBC经理，被发现从一家独立制片公司收受贿赂，（好吧，该说是“有问题的贷款”）已经被开除回家了；他的继任者给我发了封传真。我很高兴地发现她就是最初建议我开始这个计划，后来离开了BBC的那个人。

我考虑将黑猫送回地下室，但随即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决定试着找出到底是什么动物每晚都到我家来，然后根据情况制定行动计划——也许，给它设个陷阱。

这些年来，每逢生日或是圣诞节，我的家人总喜欢送我一些小玩意、小发明，或是高档玩具，希望这些东西可以激发我的想象力。但最终，它们都很少离开储物箱。这里有一台食品脱水机，一把电动雕刻刀，一台烤面包机，还有我去年收到的礼物……一架夜视望远镜。

也许，我捉摸着，如果那个生物——是狗，是猫，是浣熊，或是无论什么东西，看到我坐在门廊里，它就不会过来……

所以我搬了把椅子放到衣帽间。这是个比壁橱略微大点的房间，可以将门廊尽收眼底，

然后，当夜阑人静之时，我走出房门，来到门廊，向黑猫道了声晚安。

这只猫，当他第一次出现时，我的妻子就说，他是个人。而从他那巨大如狮子般威武的脸，从他宽厚的黑鼻子，从他略带翠绿的黄色眼眸，从他生有利齿却尽显温和的嘴（右下唇仍在渗出琥珀色的脓水）；从这一切的一切之中，确实蕴藏着某种非常象人的气质。

我抚摸着他的头，帮他挠了挠下巴，最后祝他一切都好。

接着我走回房间，熄灭了门廊上的灯。

我坐在椅子上，守在黑暗的房间中，夜视望远镜就放在腿上。我打开望远镜，一抹黯淡的绿光随即从目镜中漫出。

夜幕深沉，时间静静流淌。

我试着用望远镜向黑暗看去，逐渐学会了如何聚焦，如何分辨绿雾笼罩下的世界。

我发现自己被夜空中弥漫群集，数量骇人的蝇虫吓到了；在它们的涌动下，夜之疆界犹如一碗噩梦浓汤，扭动游弋，恍若有生。

我将望远镜从眼前放下，

凝视着窗外厚重饱满的黑蓝夜色，空旷，宁静，和平。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努力保持清醒，并非常懊恼地发现没有准备香烟和咖啡。这两个我早已戒掉的嗜好品，随便那一种，都足以支撑我的眼帘。

但当我正慢慢跌进眠与梦的国度时，从花园传来一声嘶叫将我完全惊醒。我手忙脚乱地将望远镜放到眼前……却很失望地发现，那只是我们的公主。她窜进房子右面的树林，转眼就消逝不见。

我正准备重新坐好，忽然一个念头钻进脑海，是什么东西把公主吓成这样？我开始用望远镜搜寻稍远的地方，也许是一只巨大的浣熊，一条野狗，或是凶恶的负鼠。确实有什么东西，正从车道向这栋房子走来。通过望远镜，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如白昼。

那是恶魔。

我以前从没见过恶魔。尽管他也曾在我笔下出现，但我从不相信他的存在，除非是指弥尔顿笔下的悲剧人物。

但这个沿车道而来的身影并非弥尔顿的路西法。它是恶魔。

我的心在胸膛中狂跳不止，这跳动是如此剧烈，我甚至感到疼痛。我希望它看不到我，在这栋黑黢黢的房舍里，在这黯昧不明的玻璃窗后，我躲藏着。

这个身形走过车道，一路上不断闪动、幻化。片刻之前，它还是浑身墨黑的牛头巨怪，接着它就会化作体态苗条的女子，然后是一只猫，巨大无朋，伤痕累累的灰绿色野猫，面目为恨意扭曲。

在门廊步梯前，恶魔停下脚步，呼嚎出我全然不解的词句。它用一种悲喑、嘶叫的语言，呼出三个，也许是四个词语。这定然是某种上古之时——远在巴比伦刚刚建成之时，就被遗忘的语言。

尽管我无法理解这些话语，但我可以感到连自己的头发都根根乍起。

我又听到一声低吼，尽管被玻璃阻隔，但这声音仍可耳闻。这，是一声挑战；接着一个黑色的身形走下步梯，行动缓慢，摇摇欲跌；他一步步离我远去，迎向恶魔。

这些天，黑猫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行动如豹；与此相反，他摇摆、蹒跚，就像刚刚回到陆地的海员。

现在，恶魔变成女人。

她用一种类似法语的腔调，轻柔温和地向黑猫诉说着什么；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的利齿深深刻进这只手臂；女人轻蔑地撇撇嘴唇，向他啐了一口。

女人向我瞥了一眼。如果说，之前我还在怀疑她到底是不是恶魔，现在我完全肯定了。

女人望向我，眼瞳里闪耀着红色火光；不过你无法通过夜视望远镜看到红色，所以我所见的只是两团绿炎。

恶魔看到了我；通过窗户，它看到了我。我对此毫不怀疑。

恶魔扭曲翻蜷，现在它变得几似豺狼，一种面部扁平，头颅巨大，脖项如牛的生物，土狼和野狗的杂糅。无数蛆虫在它肮脏污秽，生满疥癣的毛皮上蠕动，它一步步走来，靠近步梯。靠近我的家。

黑猫扑了上去，在这几秒中，他们融成了一个不断翻滚摇摆的物体，速度之快，我的眼睛已无法看清。

所有这一切，都在寂静中发生。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低鸣——我家车道的尽头，连接着乡村公路。在那里一辆夜运卡车正隆隆驶过。透过夜视望远镜，它明亮的头灯就像是一群绿色恒星。

我放下望远镜，只能看到一片黑暗，还有远处黯淡的黄色头灯；接着出现的是红色尾灯，然后连这也消失在夜色中。一切又归于黑暗。

当我再次举起望远镜时，什么都没看到。只有黑猫，蹲坐在步梯上，瞪视夜空。

我抬高目镜，看到有什么东西正飞向远方——一只秃鹫，或是一只老鹰——它飞过丛林之上，消隐不见。

我走到门廊，抱起黑猫，抚摸着它，说着舒缓抚慰的词语。

当我刚靠近时，它咕噜着凄婉的哀鸣；但，片刻之后，他就在我腿上睡着了。我将黑猫放进他的篮子，上楼走到卧室，自己也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T恤和夹克上都留有干涸的血迹。

这是一周之前的事了。

那东西并非每晚都来。但也相差无几：通过黑猫身上的伤痕，和那对黄褐色眼眸里噙着的痛苦，我都能看出来。他的左前爪已经失去作用，右眼也永远闭阖。

我想知道，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值得黑猫如此报答。

我想知道，是谁将他遣来……

最重要的是，我，怀着自私而惊恐的心情，想知道他还会付出多少。



译者语

[1] BBC：英国广播公司

[2] 霍普·米尔莉（Hope Mirrlee, 1887-1978）：英国著名翻译家、诗人和小说家。她代表作是发表与1926年的《雾中之君（Lud-in-the-mist）》，这本小说被视作奇幻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出自漫画集CREATURES OF NIGHT，原著是Smoke and Mirror里的Price

在聚会中怎样与女孩聊天

rashaka 译

“跟我来，”维克说，“一定会很棒的。”

“不，才不会。”我说，尽管几小时前我对参加此聚会的反对就失败了，至少我还知道这点。

“绝对会很华丽，”维克第一百遍重复。“女孩！女孩！女孩！”他又咧开嘴露出那满口白牙。

当年我们同在伦敦郡南部的一所男子学校上学，但若要说我们与女孩毫无接触那显然是撒谎——维克似乎有过不少女友，而我也吻过我妹妹的三个朋友——在我看来，这也许是那时我们最长讨论的话题，也是我们彼此相合和真正了解对方的地方。对其它男孩，好吧，不管怎样，其他人我不好说。到现在我已有三十年未见维克。我不确定如今若与他再次相见，我还能不能找到话题。

那时我们步行在克罗伊登车站的后街上，那条街在车站后蜿蜒，缭绕成一个污秽的大迷宫。维克自朋友那打听到一个聚会的消息，而且无论我想不想去，维克都执意要去，我当然是不想去。可是那周我父母在外参加一个协商会，而我在维克家做客，所以我只能被他拉着满街跑。

“这次的肯定会跟以前一样，”我说，“不出一个小时候你就会溜到角落里跟聚会上最漂亮的女孩亲嘴，留我在厨房里听别人唠叨政治或诗歌或什么的。”

“你只要跟她们聊天就行了，”他告诉我，“我想应该是街尾的那条路。”他兴高采烈的用手比划，把装着瓶子的袋子晃来晃去。

“你不知道地方？”

“爱莉森告诉过我地址，我记在一张纸条上了。不过我把它落在礼堂的桌子上了。没关系，我找得到地方。”

“怎么找？”希望在我心里慢慢升起。

“我们只要沿路一直走，”他说，那口气就像是在和低能儿说话。“我们只要找到开晚会的那家，就这么简单。”

我四下张望，却不见哪有晚会。只有狭窄拥挤的住房，屋前的水泥院子里停着生锈的汽车或单车；还有个玻璃窗外布满灰尘的报刊亭，它的气味倒是颇有异国风情，里面出售从生日贺卡，二手漫画书到那种不堪入目的色情杂志——

——它们被装在扎好的塑料袋中出售。有次我见维克把一袋这样的杂志滑进毛衣，但被店主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逮个正着，叫他乖乖交出来。

我们走到路的尽头，又拐入一条有成排房屋的小巷。夏夜里一切都显得寂静而空虚。“对你是无所谓，”我说，“她们都喜欢你，你根本就不需要跟她们说话。”这是实话：只需淘气的咧嘴一笑维克就能在整间屋子的女孩里随便挑。

“不对，才不是这回事。你只要上去搭讪就行。”

我吻我妹妹的朋友们时就没和她们说过什么。我妹妹到别处去做什么事时她们就在身边，她们会争相围在我身边，然后我就和她们亲嘴。我不记得说过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与女孩子聊天，我这样告诉维克。

“女孩子而已嘛，”他说，“又不是从外星来的。”

我们沿那条弯路一路走下去，走到某处时我对找不到晚会所抱有的期望彻底破灭了：低沉的脉冲扰动噪音，透过墙和门的模糊音乐声从前面的一幢房子里传来。那时已是晚上八点，对不满16周岁的孩子来说时间已然不早，当时我们就没满16岁，还差一点。

我的双亲总是很关心我的去处，但我不认为维克的家长会有多在乎他怎样。他是家里5个儿子中的老幺。光这对点我来说就非常不可思议：我仅仅有两个妹妹，都比我要小，这让我既独特又孤独，我还记得自己曾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兄弟。直到13岁那年我才停止向夜空中的流星和最早出现的星星许愿。而那之前，我许下的愿望都是能有一个兄弟。

我们沿一条花园小径前行，那条碎石路领我们穿过一片树篱和花园里仅有的一簇玫瑰花丛，最后来到那建筑由鹅卵石砌出图案的正墙前。我们按响门铃，一个女孩来应门。我没法告诉你她有多大，那是女孩们最让我讨厌的地方之一：刚生下来你们就是男孩女孩，在长大的道路上走的一样快，你们都是5岁，7岁，11岁，都一样。可突然有一天女孩们就会开始向未来冲刺，留你在后面蹒跚而行。她们会变得什么都知道，她们会有月经，乳房，化妆，还有那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反正我不知道。生物教科书上的图表无法取代活人，只能用一个非常直观形象的定义：低龄成年人，这是对我们这年龄女孩的定义。

维克和我还算不上低龄成年人，那时我想即使我开始需要天天刮胡子而不是好几个星期才刮上一次，我还是差了很远。

那女孩开口道：“哈罗？”

维克说：“我们是爱莉森的朋友。”我们是在汉堡认识爱莉森的。她满脸



雀斑，橙色头发，还一脸缺德的坏笑。那是一次在德国的校际交流会，交流会的组织者从当地的女子学校里选了些女孩和我们一起，好让性别比例保持平衡。那些女孩和我们年纪相仿，声音沙哑滑稽。而且几乎都有比自己大得多的男朋友，他们有车，有工作，有摩托车——在那个汉堡的聚会尾声，有一个牙长得很歪的穿浣熊皮衣的女孩悲伤地向我倾诉，当然是在厨房里——有老婆和孩子。

“她不在这，”门口的女孩说。“这里没有叫爱莉森的。”

“没关系，”维克随意的咧嘴一笑。“我叫维克，他叫恩。”那女孩也报以微笑。维克的塑料袋里装了瓶白葡萄酒，从他父母的橱柜里拿的。“我该把这个放哪？”

她从门口退开让我们进屋。“后面有厨房，”她说，“把它放桌上，和其它瓶子放一起。”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而且长得非常漂亮。虽然客厅里很暗，我还是能看出她很漂亮。

“你叫什么？”

她告诉他她叫史戴拉，他又露出他的那口白牙，说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名字。这奉承讨好的杂种。更可气的是他说的就像他真是那么想的一样。

维克转身去厨房放酒，我望向音乐传来的方向，那是前屋，有不少人在跳舞。史黛拉也进屋里开始翩翩起舞，随着音乐一人摇摆，我只是呆呆站着看她跳。

那时庞克风格的音乐才刚起步。我们在自己的唱片机里放的是the Adverts和果酱乐队的音乐，还有扼杀者，碰撞和性手枪。别人的聚会上你能听到电光乐团，10cc甚至罗西音乐[1]。足够幸运的话，还能听到鲍伊的音乐。在那个德国的交流会上，得到我们一致认可的只有尼尔·杨的《丰收》，他的歌“高尚的心”在旅途中不断在我耳边回放：“我横渡海洋为一个高尚的心……”

可那前屋里播放的音乐和我印象中的其它音乐都不一样。听起来有些像一个叫发电站的德国电子流行乐队，也有些像我上次生日上收到的一张LP[2]唱片，里面全是BBC广播公司的乐坊制作的怪声。尽管如此这音乐里还是有一种独特的旋律，房间里的半打女孩都在随着这拍子柔缓的移动，但我只看史戴拉一人。这让她有点害羞。

维克回来时直接推开我进房间，手里拿着罐lager[3]。“厨房里还有够劲的酒，”他告诉我。一边很悠闲的走过去和史戴拉搭讪。音乐声盖住了他们说话声，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也知道不论他们说什么都不干我的事。

我不喜欢啤酒，至少在那时不。我去厨房看那有没有我想喝的。厨房桌上有一大瓶可口可乐，我给自己满上一塑料杯，没敢上去跟厨房里正聊天的两个女孩插话。她们都很活力充沛还非常可爱。都有漆黑的皮肤，光泽的秀发，还穿着电影明星般的衣服。她们都有一口外国腔，而且都不是我能交流的类型。

我于是拿着可乐到处溜达。

这房子比它看起来要深，比我想象中的那个上两层下两层的标准间要大且复杂的多。所有房间都光线昏暗——我怀疑整个建筑里有没有一个超过40瓦的灯泡——而我进去的每个房间都有人住：在我印象中只有女孩。我没有上楼。

一个玻璃温室中的唯一居住者是一个女孩。她的头发是趋近白色的亮金色，既长又直，她就坐在一张玻璃面的桌子上，双手交握，凝视外面的花园与逐渐积聚的暮色，眼中流露出留恋的神情。

“我坐这里不介意吧？”我问她，手握杯子比划一下。她摇摇头，接着耸耸肩，表示她无所谓。于是我坐下。这时维克正好穿过温室的门。他正边走边和史戴拉聊天，但眼睛却盯着呆坐在桌上被胆怯与尴尬缠身的我，他把手指张张合合拙劣的模仿发音时的嘴型。说话。就这样。

“你是从附近来的吗？”我问那女孩。

她摇摇头。她穿着件很短的银色上衣，我一直试图把视线从她起伏的胸部移开。

“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恩。”

“维茵的维茵，”她答道，或许是听起来像的什么别的。“我是个次等品。”

“这个嗯……这名字很特殊。”

她用水淋淋的大眼睛瞪着我。“就是说我的本体名字也叫维茵，而我有义务回去向她报告。我不能生育。”

“啊，这个。现在就说这还早了点，不是么？”

她松开交握的双手，把手举起伸直。“看见了吗？”她左手的小指是弯的，在顶部分叉出两个指尖。这是个不怎么严重的畸形。“在我被完成时，需要进行我是该被保留还是被淘汰的决议。我很幸运因为决议对我有利。如今我在外旅行，而我那些更完美的姐妹们在家无忧无虑。她们是一等品，我是次等。”

“马上我就得回维茵那去向她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以及我对你们这里的一切感想。”

“其实我不算真住在克罗伊登，”我说，“我不是这里人。”我怀疑她是不是美国人。反正她说的我一点都听不懂。

“如你所说，”她同意，“我们都不是这里人。”她用右手握起六指的左手，像是要把左手藏住。“我曾期望它更大，更干净，更丰富多彩。虽然如此，它仍是个珍宝。”

她把右手抬起遮住嘴打哈欠，一会儿后又放回桌上。“我已经厌倦了旅行，有时我会希望它结束。有次在瑞尔的大街上，那时正值狂欢节，我在一座桥上看见他们，金灿灿，高挑，长着昆虫般的眼睛和翅膀。那时我几乎要兴高采烈的跑上去打招呼了，后来才发现他们不过是穿着戏装。我就问Hola Colt[4]，‘他们为什么要打扮得这么像我们？’Hola Colt说，‘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长相，浑身暗淡的粉色或褐色，而且那么小。’那是我的经历，即使是对还没长大的我来说，那里都像个孩子的世界，或者说小精灵的世界。”然后她又笑道，“还好他们没人看见Hola Colt。”

“嗯，”我说，“你想跳舞吗？”

她连忙摇头。“这是不被允许的，”她说。“我不能做任何可能侵犯所有权的事。我属于维茵。”

“你想要喝的吗？”

“只要水。”她说。

于是我回厨房，再给自己满上一杯可乐，又从龙头接了一杯水。回头穿过大厅回到温室，那儿现在已是空无一人。

我猜那女孩是上厕所去了，也许过会儿她就会在跳舞的事上改变主意。我回到前屋的门口张望，房间里已有不少人了。更多女孩在跳舞，还多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小伙子，他们看起来比我和维克大。除了维克和史戴拉外所有男女在跳舞时都保持距离，维克在跳舞时一直握着史戴拉的手。当音乐结束时，维克貌似不经意却几乎是占有性的一手搂住她，以确保没人插进来打扰。

我不清楚刚才在温室里和我说话的女孩是不是上楼去了，反正她不在这一层。

我来到大厅对面的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沙发上已经坐了一个女孩。她的黑发被剪成短得像针似的，看来有些神情紧张。

搭讪，我想。“嗯，这杯水可以给你。”我告诉她“你需要吗？”

她点点头，极其小心的伸出手接过杯子，就像她从来没用手拿过东西，抑

或是她无论对自己的眼神还是手都信任不过。

“真喜欢做客的感觉，”她迟疑的笑了笑。露出门牙间的一条缝。她如大人们啜饮美酒般的抵了一小口杯里的水。“上次旅行我们去了太阳，我们在日焰中与鲸同泳，一边听它们讲述自己的历史。外太空的寒冷令我们颤抖不已，直到潜到足够深处剧烈翻腾的热流才让我们感到舒适。”

“我想回去。现在就想。还有那么多东西没见过。而我们却要来世界。你觉得怎样？”

“什么怎样？”

她含糊的比划了一下整个房间——沙发，椅子，窗帘，没开的煤气取暖器。

“还行吧，我觉得。”

“我告诉他们我不想来访世界，”她说，“我的家长——老师[5]却不为所动。‘你要学的还有很多，’他这样告诫我。我说：‘在太阳我能学更多。去深渊也行。杰萨曾在星系之间结网，我也想那么做。’”

“但是和它根本无道理可讲，我就来到世界。家长——老师将我吞噬进去，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在这里。被赋予一个挂在钙质骨架上的一大坨烂肉组成的形体。实体化后我能感受到体内深处有东西不断鼓动，震颤，液体不断被抽取，不断的搅动。我第一次体验到把空气用口吹出，途中空气振动声带，我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家长——老师我希望现在就死，这是公认的离开世界所不可避免的唯一策略。”

她的手腕上缠着黑色的念珠，她边说话边拨弄那玩意。“不过知识就在这里，在肉体里，”她说，“我决定要从中学习。”

现在我们在沙发中间坐得更靠近了。我想我该一只手搂着她，但得看起来像不经意的。我可以先把手伸长搭在沙发上，让胳膊慢慢的不被察觉的沿沙发滑下，直到挨着她的背。她又开口道，“还有眼睛里的液体，它们让世界变模糊。没人告诉过我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我曾经触碰过私语的褶皱，我曾经通过脉冲加速和超光速天鹅共同飞翔，但这个仍另我困惑。”

她虽不是那儿最美的姑娘，但已经够漂亮了，就光她是女孩这点已经够了。我试探性的让胳膊沿沙发再滑下一点让它接触到了她的背，她没要我把它拿开。

维克突然出现在门口叫我。仍然是一手保护性的搂着史戴拉，另一只手招呼我过去。我拼命摇头，试图这样让他知道我正忙着。但见他叫我名字，我只

能极不情愿的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门口。“什么事？”

“呃。瞧。这晚会，”维克满怀歉意的说。“这不是我原以为的那个。我和史戴拉谈过了，我发现了这点。嗯，可以说她给我解释过了。我们现在在另一个晚会。”

“天哪！我们有麻烦了？我们一定要走吗？”

史戴拉摇摇头。他转过去轻轻的吻她的嘴唇。“留我在这你很高兴，不是吗？亲爱的。”

“你知道我很高兴。”她答道。

他越过她的背看着我，又露出小白脸式的笑脸：调皮可爱，一个狡猾的骗子，一个假装献殷勤的小流氓。“别担心。话说回来这里我们都是客人。这是个国外交流会之类的东西，对吧？就像我们去德国的那次。”

“是吗？”

“恩。你去和她们聊天。这就是说你也要听她们说，了解吗？”

“废话。我都跟不少女孩聊过了。”

“你有什么进展了？”

“直到你跑来叫我前都有。”

“那真不好意思。你看，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些额外消息。对吧？”

他拍拍我的胳膊，就和史戴拉一起走开了。他俩一同沿楼梯上楼。

我才发现这个聚会上的所有女孩在昏暗的灯光下都很可爱。她们都有完美无暇的脸蛋，更重要的是她们有最不可思议的比例，怪异和人性。这些才是一个真人与商店橱窗里的假人模特的不同之处。史戴拉是其中最可爱的，可她自然是维克的，她们正在一起上楼去。事情向来如此。

我回去时那沙发上已经坐了好些人，都在和那个大牙缝的女孩说话。这时某人讲了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要坐回她身边只能挤进去，不过看来她既没想要我回去的意思也不关心我去哪了，于是我回大厅里继续徜徉。视线瞥过舞者时我不禁开始疑惑乐声到底是从哪发出的。我根本没看见唱片机或扬声器之类的。

聚会上的厨房是个好地方。去那里从来不需要理由，而且，从好的方面说，这次在厨房我就没有见谁妈妈的影子。我用目光在桌上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中搜寻，给我的杯底倒了半英尺高的法国绿茴香酒，再用可乐满上。我又给里面加了几块冰块，抿上一小口，享受饮料里浓烈的甘甜。

“你喝的那叫什么？”一个女孩的声音。

“法国绿茴香酒，”我告诉她，“味道有点像八角，不过含酒精。”我没说我想尝尝这味道只因为我曾在一张演唱会的唱片里听到观众里有人要来杯法国绿茴香酒。

“我能来一点吗？”我倒了另一杯法国绿茴香酒，同样用可乐满上后递给她。她的红铜色鬈发蓬乱的在头上卷成无数小圈。这种发型如今已很罕见，但在那时还很常见。

“你叫什么？”我问。

“翠尔莱特[6]。”

“很美的名字，”我说，虽然我并不确定，不过她很美是真的。

“这是一种诗的形式，”她很自豪的说：“和我一样。”

“你是一首诗？”

她露出微笑，低头移开视线，也许有些害羞。她的侧面轮廓几乎是平直的——从额头起始呈直线向下的完美的希腊人式鼻子。就在那年我们在学校的剧院里演出了《安提歌尼》。其中我演的是把安提歌尼之死的消息传到克瑞恩的信使。我们在演出时戴遮半脸的面具，让自己看上去像那样。在厨房里我边回忆那出戏，边看着她的脸。当时我想到的是巴里·史密斯在漫画《蛮王柯南》里画的女人；如果是再五年后我会想到前拉斐尔派，像是珍·莫里斯和莉齐·斯多。但好歹我那时才15岁。

“你是一首诗吗？”我重复道。

她咬了一下下唇。“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就是一首诗，或者一个模型，或是一个世界被大海所吞没的民族。”

“同时做这三样事物似乎有些困难了吧？”

“你叫什么？”

“恩。”

“所以你是恩，”她说，“你是一个男性，你还是一个二足动物。同时做这三样事物困不困难？”

“但这几个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他们并不互相对立。”这个词我读过不少遍，但直到那晚之前还从没大声说出过，我把重音给读错了。对立物。

她穿着件薄连衣裙，料是白色的丝状织物。她有一双灰绿色的眸子，那颜色我现在想来有点像有色隐形眼镜。但那是在三十年前，那时根本没那玩意。我记得我那时又想到了维克和史戴拉。此时，我敢肯定他们正在某个卧室里。我有妒忌维克几乎妒忌得心痛。

然而我仍在和这个女孩说话，即使全是废话，即使她不是真的叫翠尔莱特（我没给我的孩子起嬉皮的名字：他们叫彩虹，阳光和月亮，那时他们都只有六，七，八岁）。她说：“众所周知它马上就会结束，所以我们把它全部都放进诗里，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全宇宙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的所说所做所思所梦，以及我们的思念。我们把梦铸成文字，把文字凝练成诗，使它们永存且不被遗忘。之后我们把诗制成熔融态的模型，让它们在恒星的内核处等待，以电磁波的形式将信号向全宇宙发射。直到那时，在那些上千远的世界里，这些模型会被成功解码再度被朗诵出来，这样它就能重新成为一首诗了。”

“然后会怎样？”

她用那双绿色的眸子盯着我，看起来就像透过她的安提歌尼半遮脸面具看我，或者就像她灰绿色的眸子只不过是另一种更深邃的面具。“你不可能在读一首诗时不受它影响，”她说，“当他们读过诗，诗便开拓了他们。它的精神被流传给他们充实他们，它的韵律融入他们的思考方式中，它的语句，它的外观及音法融入他们的生命中。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在出生时已经知道这首诗，再往后，只会快不会慢的，在这些作用下将不再会有孩子降生了。最后将会只剩下这一首诗，它将获得肉身广袤的已知时空中行走，并不断播散自己。”

我慢慢慢慢的和她愈靠愈紧，直到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和她的紧紧贴着。她似乎对此挺欢迎：她一只手亲切的搭上我的胳膊，我感到笑容在我的脸上绽放开来。

“在一些地方我们很受欢迎，”翠尔莱特说：“而在另一些地方我们被当成有害杂草甚至病毒来对待，总之是需要被马上隔离检疫然后消灭的。但接触传染被消灭，艺术开始的地方是在哪？”

“我不知道。”我仍乐的合不拢嘴。我还能听见前屋里传来的陌生音乐。

她向我靠来——我想那是一个吻……我想。她只是用她的嘴唇碰了我一下。然后，很满足的，她把头移开，似乎这就算是把我当成她自己的了。

“你想不想听？”她问，我点头。虽然不清楚她会给我什么，不过很清楚我需要任何她愿意给我的东西。

她开始贴近我的耳朵低语。关于诗最奇异的莫过于此——你知道那是诗，尽管你不懂那门语言。即使你一词不懂也照样能听荷马史诗，而且你听后知道那是诗。我还听过波兰语的诗，因纽特语的诗，即使完全不懂也知道那是诗。她的低语就像那样。我不懂她所说的那门语言，但她的话语就像流水一般流过我的耳朵，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由玻璃和珠宝雕饰成的高塔，灰绿色眼睛的人们；无法阻碍的，每个音节之下，我都能感受到大海不可阻挠的前进。

我也许又规规矩矩的吻了她。但我记不得。我只知道我很渴望这样。

然后维克猛摇我。“赶快！”他在大喊。“快啊。快跑！”

在脑袋里我正从千里之外往回赶。

“白痴。快点，就动一下脚。”他说。接着诅咒我。他的声音里充满狂怒。

那晚的第一次，我终于记起前屋里播放的一首歌。萨克斯管悲凄的嚎哭混杂着流音和旋的倾泻，一个男声唱的一首关于无声时代的人们的抒情诗。我很想留着听那首歌。

她说：“我还没说完。我还有很多没说。”

“对不起亲爱的，”维克说，他现在没再笑了。“以后还有机会。”说完他就用手肘擒住我又拖又攥的强行把我拉出房间。我没有反抗。根据以往经验我知道如果维克决定这么做的话他会把我打扁，虽说除非他很烦或发怒不然他不会这么做。但此刻他正在发怒。

维克一路把我拉到前厅。他一把拉开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期望着能在厨房的门廊看到翠尔莱特，可惜她不在这。我只看见站在楼梯顶上的史戴拉。她正瞪着维克，我能看清她的脸。

这些全都发生在三十年前。很多细节我已经忘却，以后肯定还会忘掉更多，直到最后全然忘记；不过，只要我死后还能有知，一切不会在祷告与圣歌声中完全消逝，我就还能记得这唯一一件事：我不敢相信我能忘记那一刻，或忘记那一刻史戴拉看着维克仓皇逃走时的表情。即使死了我也依然会记得。

她衣衫凌乱，脸上残留着化妆的污迹，而她的眼睛——

你绝不会希望惹怒整个宇宙。我敢打赌一个愤怒的宇宙会用那样的眼睛看你。

我和维克拔腿就跑，逃离聚会，逃离游客，逃离整个黄昏，跑得像身后就有一片闪电风暴。我们仓促的冲过混乱的街道，在迷宫里抱头鼠窜，连头也不敢回，直到跑得实在喘不过气来我们才停下来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我们都累得浑身疼痛。我靠在墙上，维克则对着路边排水沟狂吐了很久。

他擦去嘴边的呕吐物。

“她不是个——”他住了嘴。

他摇头。

接着他说：“你知道……我想当你在某件事上做到你再也不敢继续下去的时候。那里有个东西。如果你敢哪怕继续一步，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你会变成能做那件事的人？有些地方你根本不能去……我想今晚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和她性交？”

他用指节猛击我的太阳穴，然后在我太阳穴上使劲拧。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要再和他打一架——然后又打输。好在一会儿后他就放开手走开了，发出一声低沉的强忍住的声音。

我好奇的看着他，才发现他是在哭：他的脸涨的通红，鼻涕和眼泪不停从脸颊滴落。维克就这样在大街上呜咽，像个小男孩一样伤心而且一点不难为情。他耸起肩膀快步从我旁边走开，很快我就被远远落在后面再也看不见他的脸了。我想知道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让他表现的这样，又是什么能把他吓成这样。我甚至连猜都无从猜起。

街道两边的路灯一个一个亮起来了。维克在前面蹒跚而行，我在后面跟着他吃力地走。薄暮中我尽我所能的让脚步踩出一首诗的节拍，那首我既无法完全记住也不能再次复述的诗。



译者语

注[1]the Adverts, 果酱乐队(the Jam), 扼杀者(the Stranglers), 碰撞乐队(the Clash), 性手枪(the Sex Pistol), 电光乐团(EL0), 10cc, 罗西音乐(Roxy music), 发电站乐队(Kraftwerk)均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庞克乐队。

[2]LP, long playing record 的缩写。

[3]lager为酿造后在贮藏成熟的啤酒，无色多泡沫。

[4]Hola Colt: 疑为一种智能型PDA或一种通讯终端。

[5]Parent-teacher: 或许是某科幻小说中自创词，有谁知道？

[6]Triolet: 八行两韵诗。

太阳鸟

rashaka 译

这年头“美食家俱乐部”的成员是一帮既有钱又能闹的家伙。开派对对他们来说有如家常便饭。他们一共有五人：

其中有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其人不仅有三倍于常人的体型，还有四倍于常人的食量和五倍于常人的酒量。我们的“美食家俱乐部”既为此人曾祖父以其经营某基金会的收入所建立，他为此不辞劳苦，用传统方法以确保自己获得最大效益。

其中有曼德雷教授，其人瘦小，抽搐，灰得像个鬼魂（没准他还真是鬼魂，更诡异的事都发生过）。此人在餐桌上非水不喝，还只用茶碟般大小的盘子进餐。尽管如此，你也用不着担心他的饮食艺术，曼德雷总能在第一时间品味到摆在他面前盘里的精髓。

其中有维吉尼亚·波提，美食家和餐馆评论家，这位昔日的大美人如今已成了一个庞大而充满传奇色彩的废墟，而她居然很欣赏自己的崩坏之美。

其中有杰基·纽豪斯，大情圣，美食家，小提琴家和决斗者吉亚科莫·卡撒诺瓦的后裔（旁系的）[1]。这位杰基·纽豪斯，在某些方面如同他那臭名昭著的祖先，即打碎无数人的心也吃下了无数盘的盛宴。

还有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美食家里独一无二的穷光蛋：每次会面时都会看见他未经修整的从街头蹒跚而来，手上提个兜着半瓶劣酒的纸袋，既没帽子也没外套甚至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衣衫不整。不过他吃起来比其他人更有胃口。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正在发言——

“我们已经把所有能吃的都吃过了，”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的语调中夹杂着遗憾和一丝忧伤。“我们吃过秃鹫，鼯鼠，果蝠[2]。”

曼德雷翻开他的笔记本：“秃鹫的味道像烤火鸡，鼯鼠的味道像死蜗牛，果蝠的味道极像甜几内亚豚鼠。”

“我们吃过地鸮，嗯-嗯，还有大熊猫——”

“噢，那烤熊猫棒棒，”维吉尼亚叹道，回忆中的美味让她忍不住流口水。

“我们还吃过一些早已灭绝的物种，”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续道：“我们吃过速冻的猛犸象和潘塔那大地獭。”

“要是我们能哪怕只早一点弄到猛犸肉，”杰基·纽豪斯叹道：“我就能告诉你，为什么当人类尝到它们之后，长毛象就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灭绝了。我是个有品味的人，但只消一口的功夫，我就发现自己满脑子只剩下堪萨斯城的烤肉调味酱。天知道如果这些肉是新鲜的会是何种滋味。”

“冰冻的肉过一两万年根本没什么变化。”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他咧嘴一笑。他的牙虽长的参差不齐，但它们尖锐牢固。“但想要真正的美味你应该次次都去猎捕剑齿象。猛犸象总会是人们的首选，但前提是他们抓不到剑齿象。”

“我们吃过枪乌贼，巨型枪乌贼，还有大王乌贼，”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继续说：“我们吃过负鼠和塔斯曼尼亚虎，我们也吃过凉亭鸟，食米鸟和孔雀。我们吃过河豚（与海豚这种哺乳动物无关），大海龟和苏门犀。只要是能吃的动物没有我们没吃过的。”

“胡说。还有成百上千种我们根本没尝过的物种。”曼德雷教授插嘴道：“可能成千上万。光想想所有种类的甲虫，没吃过的有多少。”

“哦，曼迪。”维吉尼亚·波提叹道：“你只要吃过一种甲虫就算全吃过了。何况我们已经吃过好几百种。其中至少屎壳郎是糟透了。”

“不，”杰基·纽豪斯，“那是屎壳郎的粪球。那类甲虫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不仅登上了饮食艺术的高峰，更是让自己探索了味觉的深渊。我们就是那探寻梦想不到的愉悦与美食新世界的宇航员。”

“好，好，好，”麦考继续道：“‘美食家俱乐部’每月的例会已经持续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在我父亲的年代，我祖父的年代，以及我曾祖父的年代，但事到如今我恐怕不得不取消例会。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没吃过的东西了。”

“我真希望自己活在二十年代，”弗吉尼亚·波提道：“那时候人类还正正当正的写在食谱上。”

“不过是在电刑之后，”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道：“那家伙已经被烤得半熟，浑身焦黑还噼噼啪啪的响。不过那味道也没让我们感觉有多像食人生番嘴里的牺牲品。除了一个之前已经有些动摇的人，那人没过多久就退会了。”

“哦，克鲁斯第，你为什么非得装作自己当时在场的样子？”维吉尼亚·波提打着哈欠：“谁都看得出来你没那么老。你看起来最多不会超过六十岁，即使因为饱受下层生活的蹂躏。”



“噢，它们蹂躏得不错，”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但恐怕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好。说来其实还有不少东西我们没吃过。”

“比如说，” 曼德雷的铅笔已经悬在笔记本上准备就绪。

“比如，有一种叫太阳镇的太阳鸟。”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又朝大家咧开那嘴暴牙，他的牙虽参差不齐但很尖。

“从没听说过，” 杰基·纽豪斯：“该不会是你杜撰的吧。”

“我倒是听说过，” 曼德雷说：“不过是在另一个范畴里。况且，那只是想象中的生物。”

“独角兽也是想象中的生物，” 维吉尼娅·波提接着说：“但天哪，酸菜酱独角兽排真好吃。那味道有点像马肉，又有点像山羊，再加上续随子和生鹌鹑蛋就更棒了。”

“‘美食家俱乐部’在很久以前的日子里到确实有过和太阳鸟有关的事，”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喃喃道：“不过是什么事，我却一点也不记得。”

“他们有没有说过它味道怎样？” 维吉尼娅问。

“我不认为他们说过，” 奥古斯塔斯皱眉道。“我得在装订本的记录上查查。”

“不用费心。”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有记录的卷册都已经烧成焦炭，你不可能找得到。”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挠挠头，他真的有两根羽毛，那两根羽毛长在灰白相间的头发上，这些曾经金灿灿的羽毛如今却更像是平淡无奇的黄色，破破烂烂的。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得到它们了。

“甲虫，” 曼德雷教授又继续他的话题。“我曾经这样算过。如果一个人，比如我自己，以吃六种甲虫的速度，那么他要花二十多年才能吃完现已发现的所有甲虫。而在这二十多年里新发现的甲虫又够他再吃五年。这五年发现的甲虫还够他吃两年半，就这样一直下去。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佯谬。我管它叫‘曼德雷的甲虫’。只是恐怕你得非常喜欢吃甲虫。”他添了一句。“要不然这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只要甲虫品种没问题就无所谓。”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道：“现在在我发现自己很好闪电虫这口。我想我需要搞到一大堆这样的虫子”

“无论你叫它闪电虫还是萤火虫(*Photinus pyralis*)，它都是甲虫而不是发光的蠕虫，”曼德雷继续道：“况且它们算不上常规的食物。”

“也许算不上食物，”克罗卡拉索答道：“但至少可以拿来填满肚子，还有助你保持身材。我想我该给自己烤上点。萤火虫加哈瓦那椒，嗯。”

维吉尼娅·波提是个很讲求实际的女人。她说：“假如我们真的想吃太阳鸟，那我们应该上哪儿去找呢？”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漫不经心的挠着他下巴上的七日胡茬（它们从来不会长更长，七日胡茬从来不会）。“如果是我，我在夏至那天中午赶到太阳镇，然后我会找个舒服地方坐下一——比如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的咖啡屋，我会坐在那等太阳鸟自己来。接下来用传统方法抓住他，再用传统手艺烹饪。”

“那么抓他的传统方法是什么？”杰基·纽豪斯问。

“什么？就和你那出了名的老祖宗偷猎鹌鹑和松鸡一样。”克罗卡拉索回道。

“卡撒诺瓦的自传里可没提到过偷猎鹌鹑这档子事。”

“你祖宗可是个大忙人，他肯定不可能把什么事都写下来。不过他逮鹌鹑的本事很了得。”

“用在威士忌里泡过的干谷粒和蓝莓干，”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道：“我的祖上常用这种方法捉鸟。”

“卡撒诺瓦也差不多，”克罗卡拉索道：“不过他的配料是把混了葡萄干的大麦粒泡在白兰地里，这是他自己教我的。”

杰基·纽豪斯没理会最后那句话。要无视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的绝大多数话都很容易。他问：“那太阳镇的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咖啡屋又在哪？”

“什么？它一直在老地方没变，从太阳镇区的旧市场开始走从第三条巷子进去，就在那个曾经是灌溉渠的老臭水沟之前，如果你到了独眼海亚姆的毛毯店那你就走过头了，”克罗卡拉索开始道。“但是从你满脸愤怒的表情来看，你需要的是一个更简洁，不那么精确的表述。那好，咖啡屋在太阳镇，太阳镇在埃及开罗，它一直在那，或者说几乎一直在。”

“那么，到太阳镇的远征队费用由谁来支付？”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问。“远征队成员又有哪些？虽然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答案，而且我不喜欢这个答案。”

“当然是你出钱，奥古斯塔斯，我们都去。钱你可以从俱乐部成员的会费里扣。我还会带上我的厨师围裙和烹饪器具。”

奥古斯塔斯只知道克罗卡拉索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交过会费了，但俱乐部能帮他掂。克罗卡拉索在他父亲的时代就是美食家俱乐部成员。他只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起程？”

克罗卡拉索用那疯狂的老眼盯着他。“奥古斯塔斯，我们去太阳镇，去抓太阳鸟，你以为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

“星期日！”维吉尼亚几乎是唱出来的：“亲爱的，我们星期日走！”

“看来就你还有救，小姑娘。”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我们确实在星期日出发，从现在数的第三个星期日。我们启程前往埃及。我们得花几天时间来准备捕捉这难以捉摸的太阳鸟，最后，我们用传统方法完成这一切。”

曼德雷教授灰色的小眼眨巴着，“但是，”他说：“我星期一有课要上。每个星期一我要教神话学，星期二是踢踏舞，星期三还有木结构。”

“找个助教给你代课就行了，曼德雷呀曼德雷。星期一你能捕猎太阳鸟。别的教授哪有这个福气？”

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又单独去找过克罗卡拉索，一方面商量眼前的旅程，另一方面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居无定所。但你要是想找他也不难找。每天清晨他就睡在公交终点站，那儿的长椅躺着很舒服，交警也不会找麻烦；炎热的午后他会在公园里的那些已被遗忘多时的将军雕像边，和那些醉汉，酒鬼，瘾君子们打成一片，不时分享他们瓶里的玩意，也不时提出他的见解。就像在“美食家俱乐部”一样，即使不总是受欢迎也总是受尊重。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在公园找到了克罗卡拉索。随身带着他女儿哈丽蓓丽·无羽·麦考。她人虽小，却尖得像颗鲨鱼牙齿。

“你知道，”奥古斯塔斯说：“对此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什么？”泽拜迪亚回道。

“这一切。去埃及的旅程。太阳鸟。我感觉以前就听说过这些事。”

克罗卡拉索只是点点头。他正在嘎扎嘎扎地咀嚼从一个棕纸袋里拿出的东西。

奥古斯塔斯说：“我去找‘美食家俱乐部’的年鉴查过了，我在索引上找到四十年前有一次关于太阳鸟的记载，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它任何线索。”

“那是怎么回事？”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大声地咽下什么。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叹道：“我在索引上发现这有重大意义的一页，但它被烧掉了，紧接着‘美食家俱乐部’的管理层就发生了大灾变。”

“你从纸袋子里拿萤火虫吃，” 哈丽蓓丽·无羽·麦考说：“我看见你这么做了。”

“我确实在这么做，小淑女。”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

“你还记得当时的大灾变么？克罗卡拉索。” 奥古斯塔斯问。

“我确实记得，” 克罗卡拉索道：“我还记得你。你那时就和现在的小哈丽蓓丽差不多大。总是会发生混乱，奥古斯塔斯，唯有混乱之后方可享受平静。它们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不可避免。”

同一天夜里杰基·纽豪斯和曼德雷教授在火车铁道边找到了克罗卡拉索。他在用一小堆炭火烤一个锡罐里的东西。

“你在烤什么玩意？克罗卡拉索。” 杰基·纽豪斯问道。

“更多的炭，” 克罗卡拉索：“清洁血液，净化灵魂。”

锡罐底部有劈成小块的椴木和山核桃木，全都烧得焦黑冒烟。

“你真是在吃这些炭吗？克罗卡拉索。” 曼德雷教授问。

作为回答，克罗卡拉索舔了下手指伸手进罐抓出一块炭火。那炭火在他手里滋滋作响。

“不错的把戏，” 曼德雷教授说：“我相信食火者们就是这么玩的。”

克罗卡拉索把炭火抛进嘴里用他那参差不齐的老牙咬碎。“确实如此。”他说：“确实如此。”

杰基·纽豪斯清清嗓子。“来找你的原因是，”他说：“曼德雷教授和我对面前的这个旅程有深切的不安。”

泽拜迪亚只是继续嚼他嘴里的炭。“还不够烫，”他又从火里拿出根小棍，一点一点吃掉烧成橙红色的尖端。“这才像样。”他说。

“这全都是幻术。”杰基·纽豪斯说。

“才不是那种东西，”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一本正经的说：“这是多刺的榆木。”

“对这一切我都有极度的不安，”杰基·纽豪斯说：“我和我祖先一样在自我保护上都有很微妙的直觉，这直觉总能让我们藏在屋顶上发抖或躲进河里避难——离法律制裁或荷枪实弹且有正当怨念的绅士们仅一步之遥——现在这种自我防卫的直觉告诉我不要和你去太阳镇。”

“我是个正统的学院派，”曼德雷教授宣称：“如果某人所说的事物他自己根本没在书上读到过，却还没想过要查资料，恐怕会另我这种人无法理解。况且，我发现这整件事都异常蹊跷。如果这太阳鸟真那么美味，为什么我却从未听闻。”

“你听说过，曼迪你这老家伙。你当然听说过。”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

“更何况，在下还有幸是从俄克拉荷马的塔尔萨到廷巴克图的地貌学专家。”曼德雷继续道：“却从没见过有哪本书上提到过有个叫做开罗的太阳镇的地方。”

“没见提到？有人告诉过你不够？”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抓起一块冒着烟的炭火，放进热胡椒酱里蘸了一下后扔进嘴里吞下。

“我不信你真把那东西吃下去了，”杰基·纽豪斯说：“但虽然知道这是把戏，我还是感到很不自在。我只能想象自己此刻身在别处。”

说完话他就走了。也许曼德雷教授也跟他一起走了。那人太不显眼，太像个幽灵，要判断他在不在往往只能投硬币决定。

一天凌晨维吉尼亚·波提在家门口被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绊倒了，那时他正躺在她家门口休息。而她刚从一个她需要评论的餐馆回来。她从一辆出租车里出来，正好在他身上狼狈的向前拌了几步。“嘿！”她站起来笑道：“这不会是幻觉吧？”

“当然是，维吉尼亚，”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你不会刚好随身带了一盒火柴之类的东西吧？”

“我到是记得在哪里有盒火柴，”她在她那特大的棕色钱包里掏摸了一会。“给你。”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手里拿着瓶紫色的甲基化酒精，他正把那液体倒进一个塑料杯里。

“兴奋剂？”维吉尼娅·波提吃惊道：“貌似你还从没让我知道过你是个兴奋剂服用者。”

“我本来就不是，”克罗卡拉索说：“这是令人作呕的东西。腐蚀内脏，损坏味蕾。可惜在这样的夜里我找不到什么软点的饮料。”

他划燃一根火柴，火柴头在酒精上方轻触一下，液面上旋即闪起忽明忽暗的火焰。他吞下火柴。接着用那杯燃烧的液体漱口，他张口朝大街上喷出一道烈焰，正好把一张被风吹来的报纸烧成灰烬。

“克鲁斯第，”维吉尼娅·波提：“你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咧开他那口烧黑的牙笑道：“我又没真的喝下去，只是漱漱口就喷出去。”

“你这是在玩火。”她警告道。

“这样才能让我感觉真正活着。”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答道。

维吉尼娅：“好吧，泽比，我现在很兴奋。我实在太兴奋了。你觉得太阳鸟会是什么味道？”

“比鹤鹑含水多但不如火鸡，比鸵鸟肥但比不上鸭子。”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尝过一次永世难忘。”

“我们要去埃及了，我还从没去过埃及呢。”她又问道：“你晚上有地方住么？”

他咳了一下，那是一个从胸腔内爆出的咳嗽。“我已经过了能睡在门廊和阴沟里的年龄了，”他说：“而且，我也是有尊严的人。”

“其实，”她看着这个男人。“你可以睡我沙发。”

“我很感谢你的好意，”他说：“不过公交车站那有个长椅上有我的名字。”

他一手把自己从墙上推开，缓慢庄严的沿街蹒跚而去。

车站那确实有条长椅上有他的名字。那条长椅是他有钱的时候捐赠的。他的名字刻在一块钉在长椅靠背的黄铜板上。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也不总是一贫如洗。偶尔他会变得很有钱，但从来不会维持长久。每当他有钱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世界非常厌恶在铁路边的无业游民露营地吃喝或在公园和酒鬼们称兄道弟的富人，因此他每次都会尽可能的把钱挥霍掉。然而这方面的记忆他总会这时忘点下次又忘点，有时他甚至会忘记自己不喜欢做个有钱人，每当这时他又会出去寻找并找到他的财运。

他现在需要做的是每周一次的刮脸，雪白色已经开始在他那七日胡茬上蔓延。

美食家们在一个星期日启程去埃及。他们五人同行，哈丽蓓丽·无羽·麦考在机场与他们挥手告别。那是个很小的机场，但仍然允许亲友告别。

“爸爸再见！”哈丽蓓丽·无羽·麦考喊道。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也朝她挥手告别，那时他们正沿机场沥青混凝土路走向一架小螺旋桨式飞机，这将是他们旅途的第一步。

“我有这种感觉，”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说：“我好像朦胧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有过类似的一天。在那记忆里，挥手告别的小孩是我。我相信那就是我见父亲的最后一面，如今灾难的预感又一次朝我袭来。”他朝机场另一头的小孩挥了最后一下，她又朝他挥回来。

“你那会倒也挥得一样热情，”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同意道。“不过我想她更冷静。”

话没的说错，确实是她更冷静。

一路上他们先乘小飞机，又换乘了架大飞机和一架小些的飞机，之后是小型飞艇，游览船，火车，热气球，和一辆租的吉普车。

他们的吉普车颠簸着穿越整个开罗。经过旧市场，拐进第三条巷子（如果他们不转弯继续前进就会到那个曾经是灌溉渠的老臭水沟）。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本人就坐在店外面的街上，他坐的是一把柳条椅。这家店的所有桌椅都摆在街道的一边，这不是条特别宽的街。

“欢迎光临，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Kahwa，”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道：“Kahwa在埃及语里是咖啡厅或咖啡屋的意思。你们要不要茶？来个多米诺牌戏怎样？”

“我们想看下房间。”杰基·纽豪斯道。

“除了我，”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道：“我就睡在街上，这里很暖和，那边的那个门阶看起来也挺舒服。”

“给我来杯咖啡，谢谢。”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说。

“你这有水么？” 曼德雷教授问。

“谁刚才说了啥？” 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吃惊道。“哦，原来是你，小灰人。不好意思，刚才第一次见你我以为是别人的影子。”

“给我来点ShaySokkar Bosta，” 维吉尼娅·波提说，她要的东西是一杯带糖的热茶。“如果有谁想下十五子棋可以来找我。我不信开罗有人能下赢我，如果我还记得规则的话。”

之后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被领到他的房间。曼德雷教授被领到他的房间。杰基·纽豪斯也被领到他的房间。其实整个过程没这么啰嗦，因为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住。后面有一个房间留给维吉尼娅，还有一个是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和他的家人住的。

“你这是在写什么？” 杰基·纽豪斯问。

“‘美食家俱乐部’的行动，年鉴和记录。” 曼德雷教授正拿着支小黑笔在一本皮封面的大书上写字。“我们的旅途都记录上了，包括一路的饮食。我会一直记录，包括吃太阳鸟的时候。我会为后世一丝不漏的记录下它的所有味道，质地，臭味和汁水。”

“克罗卡拉索那家伙有没有说他要怎么做太阳鸟？”

“他说了，”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说：“他说他会开罐啤酒把酒倒掉，只留下三分之一的量。之后他会加入香草和香料。然后把鸟儿盖在啤酒罐上让鸟儿的空腔包住罐子，把它们放在烤肉架上烧烤。他说这是传统做法。”

杰基·纽豪斯嗤之以鼻，“我看来还真现代化。”

“克罗卡拉索说这就是做太阳鸟的传统方法。” 奥古斯塔斯重复道。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 克罗卡拉索边上楼边说道。这是栋小屋子，楼梯不长，墙也不厚。“这世上最古老的啤酒是古埃及的啤酒，五千年来他们一直用这种方法做太阳鸟。”

“但啤酒罐可算是比较新的发明。”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走到门边时曼德雷教授说。克罗卡拉索的手里是一杯黑如沥青的土耳其咖啡，那杯咖啡像气锅般冒着热气，如沥青池般多沫。

“咖啡看起来很烫。”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道。

克罗卡拉索举杯喝下一半。“不，”他说：“其实不烫。其实啤酒罐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只不过以前我们用铜和锡的合金做罐子，偶尔还会掺点银子。这都得看铁匠，以及他有什么原料。总之你需要能耐得住高温的材料。我发现你们都满脸疑惑的看着我。先生们，细想：当然是古埃及人发明了啤酒罐，不然你认为他们会用什么装啤酒？”

窗外不时传来街上桌边的哀号声。维吉尼亚·波提成功的劝说了当地人玩赌钱的十五子棋，并且正在把迅速他们的腰包榨干。那女人是十五子棋界的巨鳄。

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咖啡屋后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个坏掉的烤肉台，由黏土烧的砖和半融的金属格栅组成，院里还有张旧木桌。第二天克罗卡拉索花了一整天时间重修和清理烤肉架，给金属格栅上油。

“这东西看来有四十年没用过了，” 维吉尼亚·波提评论道。再也没人和她玩十五子棋了，现在她的钱包被污秽的皮阿斯特[3]撑得鼓胀。

“差不多吧，” 克罗卡拉索道：“可能更久了。来，吉妮，帮我个忙吧。我写了个要在市场买的清单，主要是香草，香料和一些木柴。你可以带个穆斯塔法的小孩去给你做翻译。”

“乐意之至，克鲁斯第。”

美食家俱乐部的另三个成员也在各忙各的，都让自己有事可做。杰基·纽豪斯在和尽量多的当地人交朋友，那些人被他讲究有品味的着装和精湛的小提琴技术所吸引。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出门远行。曼德雷教授则把时间都花在翻译象形文字上，那些文字是他在烤肉台的砖上发现的。他说愚蠢的人可能会以为他们发现这个烤肉架原先是供献给太阳的。“但对我，一个聪明人，”他说：“我一眼就看出这些砖头，在很久以前，是一个神庙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在很多世纪前，被用做新用途，我很怀疑这里的人是否知道他们的东西有多少价值。”

“噢，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这些砖块不是任何神庙的部分，五千年前他们就好端端在这里，烤肉台就是我们在那时候做的。之前我们都是用石头。”

维吉尼亚·波提提着满满一篮货品回来。“喏，”她说：“檀香木枝，广藿香，香荚兰豆，熏衣草枝，鼠尾草，肉桂，整个肉豆蔻，大蒜子，丁香，迷迭香。比你耍的全部还多。”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欣然一笑。

“太阳鸟一定会很高兴的。”他说。

那天下午他准备了烤肉调味汁。他说这样做是为表示敬意，况且太阳鸟的肉本身也有点干。

那天晚上美食家们都坐在街上的柳条桌旁，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和他的家人给他们端上茶，咖啡和热薄荷饮料。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告诉过他们，星期日的午餐上他们就能享用太阳镇的太阳鸟，而之前的晚上他们不应该进食，以确保到时候有好食欲。

“我对自己有种很不祥的预感，”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当晚睡前喃喃道，他的床对他来说实在太小。“我怕灾难会和烤肉调味汁一同到来。”

第二天上午他们都饿得不轻。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围了条很有喜剧色彩的围裙，那上面用狂野的绿色字体写着“KISS THE COOK”。用白兰地泡过的葡萄干和谷物已经被他洒在屋后那棵生长不良的鳄梨树下，此刻他正把加过香料的木头，香草和香料摆放在铺平的木炭上。这天早上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全家都去拜访他们住在开罗另一头的亲戚家了。

“谁有火柴？”克罗卡拉索问。

杰基·纽豪斯掏出一个Zippo打火机递给克罗卡拉索。他打火燃起木炭下铺的肉桂叶和月桂叶。烟雾在正午的空气中袅袅升腾。

“肉桂和檀香木的烟气会将太阳鸟引至此地，”克罗卡拉索道。

“从哪引过来？”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问。

“太阳，”克罗卡拉索道：“他沉睡于斯。”

曼德雷教授小心的咳嗽道：“地球，即使在近日点，据太阳也有9100万英里。而创下鸟类最快俯冲速度纪录的游隼，以其273英里的时速，从太阳出发，那鸟儿也得花去至少三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到我们这一——前提是它能穿越宇宙中黑暗寒冷的真空，当然。”

“当然，”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嘟囔道。他手搭凉棚眯眼朝上望去。“它来了。”

鸟儿看起来就像是从太阳里飞出来的，虽然那可能不是事实。毕竟没人能直视正午的太阳。

起先一个轮廓显现，一个与太阳和蓝天形成鲜明对比的黑色轮廓。尔后阳光照亮它的羽翼，地上的人都为此屏住呼吸。你绝没见过它物如太阳鸟羽翼上

的阳光般绝美，见得那般绝美之物会另你忘记呼吸。

鸟儿挥动一下巨翅，在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咖啡屋上空盘旋翱翔。

鸟儿降落在鳄梨树上。它的羽毛亦金，亦紫，亦银。个头比火鸡小，比雄鸡大。有苍鹭般的长腿和长颈，却长着鹰一般的头颅。

“真是太美了，” 维吉尼娅·波提叹道。“瞧它头顶那两根高羽毛，太漂亮了。”

“的确很漂亮，” 曼德雷教授道。

“那鸟儿的冠羽看起来很眼熟，”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说。

“每次烤鸟之前我们都会拔掉冠羽，”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向来如此。”

太阳鸟停栖在鳄梨树的一根树枝上，在阳光下灼灼生辉。看来好似是它自己在发光，抑或是它的羽毛都由阳光织成，焕发出亦紫，亦翠，亦金的流光溢彩。它开始整理羽毛，在阳光下展开一支翅膀用喙啄动直到所有羽毛都被梳理到合适的位置，又开始梳理另支翅膀，反复多次。最后，鸟儿终于发出一声心满意足的叫声，从树枝上飞到地下。

它在已干的泥地上踱步，短视的左瞧右望。

“看！” 杰基·纽豪斯：“它发现谷子了。”

“似乎它就是来找谷子的。”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说：“它期望在那找到谷子。”

“因为我一般都放在那里。”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说。

“它太美了，” 维吉尼娅·波提。“不过现在离得近了，我能看出它比我想象的要老很多。它的目光阴霾，脚步颤抖，但它仍然很美。”

“百鸟中唯贝努鸟最美，”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道。

维吉尼娅·波提虽然精通餐饮方面的埃及语，但除此之外都一窍不通。
“贝努鸟是什么？是埃及语里的太阳鸟么？”

“贝努鸟，” 曼德雷教授说：“栖息于油梨树之上，头顶双羽，有时被描述成苍鹭的样子，有时被描述得像鹰。还有其它说法，但多说无益。”

“它把葡萄干和谷子都吃了。” 杰基·纽豪斯解释道：“已经醉得左摇右晃——即使醉酒，仍如此威严。”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径直朝太阳鸟走去，它正以强大的意志力在鳄梨树下来回踱步，而没有迈开长腿轻跑。走到鸟儿正前方时，他停下脚步，慢慢的，他弯下腰向鸟儿行礼，动作貌似一个很老很老的人，极其缓慢而且吱嘎作响，但他还是成功的弯下腰。而太阳鸟也低头向他回礼，接着便倒地不起。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几近虔诚的把它捡起来双手抱在怀里，就像别人抱起孩子一般。他带它走向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咖啡屋后的院子里，其他人也尾随其后。

首先他拔去了它头上那两根尊贵的羽毛，放在一边。

之后他没有拔毛，而是直接掏空内脏放在烤肉台冒烟的枝叶上，他把那剩半杯的啤酒罐塞进鸟肚子里，把鸟摆上烤肉架。

“太阳鸟熟得很快，”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提醒道：“你们把餐具准备好。”

由于当时没有蛇麻子，古埃及的啤酒加小豆蔻和芫荽子调味。那种酒风味方烈，浓厚还很解渴。喝完那酒之后你也能建金字塔，事实上人们有时确实如此。烤肉架上，啤酒不断蒸发，从内里滋润着太阳鸟。在被炭火烤到一定温度时，鸟儿的羽毛燃烧起来，如镁燃烧般闪耀着刺目的光芒，强光下美食家们都只能移开视线。

烤禽的气味已弥漫在空气中的每一处。比孔雀更浓郁，比鸭子更芬芳。聚集在此的美食家们已经垂涎三尺。虽然看起来还没烤一会儿，泽拜迪亚已经把太阳鸟从炭火上拿开摆在桌上。他用一把切肉刀把它切成薄片，把热气腾腾的肉分到各位的盘里，又往每盘肉上倒些调味酱。骨架被他直接放回烤肉台的火焰中。

美食家俱乐部的全体成员都坐在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咖啡屋的后院里，围在那张古老的木桌前，用手抓肉吃。

“泽比，太神奇了，” 维吉尼亚·波提说：“它会在嘴里化开，这味道就像天堂。”

“是太阳的味道，” 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正在以只有很大的人才能达到的速度消灭食物。他一手拿只腿，另只手拿块胸脯肉。“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最美味的东西，我绝不会后悔吃这玩意，但我还是会想念女儿。”

“太完美了，” 杰基·纽豪斯说：“就像爱情和美妙的音乐，这味道像真理。”

曼德雷教授在“美食家俱乐部”的年鉴上奋笔疾书，他在潦草的记录自己和其它成员对鸟肉的反应和评价，并尽量不把他在写得的那页滴上，他不写字的那只手正拿着支翅膀，十分讲究的一口一口啃下上面的肉。

“真奇怪，”杰基·纽豪斯说：“我边吃着，感觉这东西在我嘴里胃里会变得越来越热。”

“不错，是会这样。所以最好提前做好准备。”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道：“吃煤炭，火和萤火虫都有助于让你适应它。不然的话身体可能会有些难以忍受。”

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在吃鸟头，嘴里的骨头和鸟喙嘎吱作响。只见他一口下去骨头上就迸发出细小的闪电，而他只是笑着更使劲嚼。

烤肉架上，太阳鸟的遗骸被烧成橙红色，尔后变成耀眼的白色。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咖啡屋的后院里已被浓厚的高温熏烟笼罩，里面的一切都闪着微光，桌旁人们眼里的一切都像沉浸在水或梦幻之中。

“太好吃了！”维吉尼娅·波提边吃边说道：“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好了。它就像是我的青春，它就像是永恒。”她舔过手指后拿起她盘里的最后一片肉。“太阳镇的太阳鸟，它还有别的名子么？”

“黑里欧波里斯[4]的凤凰，”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道：“在灰烬与烈焰中死去，尔后复生，世代皆然。它也叫伯努鸟，在一片漆黑中飞跃汪洋，每当时间来临时在珍木，香料和香草中燃烧，浴火重生，如此往复，直至地老天荒。”

“火！”曼德雷教授惊呼：“我感觉身体从里面烧起来了！”他喝了口水，看来却没感到满足。

“我的指头！”维吉尼娅·波提喊道：“快看我的指头！”她举起手抬起指头。可以看见它们正从里面发光，像是被内里的火焰点亮。

现在的空气已经热到能烘蛋了。

只见火光一闪和噼啪的声响，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头上的两根羽毛突然像宝石般闪耀着消失了。

“克罗卡拉索，”杰基·纽豪斯已经开始燃烧。“告诉我真相。打什么时候起你就开始吃凤凰了？”

“一万年要多一点，” 泽拜迪亚道：“再加或减个几千年。其实一旦你找到窍门就一点也不难；不过要找到这个窍门可不容易。但好歹这是我有史以来准备得最好的一次。我的意思是：‘这是我把这只凤凰做得最好的一次’。”

“岁月！”维吉尼娅·波提喊道：“岁月在燃烧！”

“确实如此，”泽拜迪亚承认道：“不过在吃之前你得先让自己受得了这高温。不然的话你可能把自己烧掉。”

“为什么我一直不记得？”已被火焰包围奥古斯塔斯·双羽·麦考说：“为什么以前我记不得我父亲就是这么去的，还有我父亲以上的祖祖辈辈，他们全都是去黑里欧波里斯吃凤凰。为什么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

“那是因为你的岁月在烧离你，”曼德雷教授在他写的那页着火时迅速合上那本皮书。书的边缘已被烧焦，但其它部分都完好无损。“当岁月燃烧时，那些岁月中的记忆就会回来。”即使在朦胧的热空气中，曼德雷教授也看起来更实体了，他在微笑。以前从没有人见识过曼德雷教授的微笑。

“那我们是会被烧成什么也没有么？”维吉尼娅·波提发出耀眼的白光。“还是会烧回到童年，或鬼魂，抑或是天使然后从头来过？随它去啦。克鲁斯第，真是太有趣了！”

“或许，”烈焰中的杰基·纽豪斯：“调味酱里最好能再加点醋。我感觉这肉应该更脆些。”接着他就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残像。

“Chacun À son gout,”泽拜迪亚·T·克罗卡拉索道。那句话是法语的“每人都有自己的口味”。他摇着头舐了下手指。“这次是最好的，”他带着极大的满足感说。

“别了，克鲁斯第。”维吉尼娅伸出她亮白色的手紧握住他深色的手。只过了一眨眼功夫，或是两眨眼。

最后，坐落在黑里欧波里斯城（这个昔日的太阳之城如今成了开罗的城郊）的穆斯塔法·施特罗海姆Kahwa（或咖啡屋）后院清静了，只剩下满地白色灰烬，时而被微风卷起，像糖粉或白雪般洒落。院子里还有一个发色深黑，牙齿洁白的年轻人，他的围裙上写着“KISS THE COOK”。

黏土砖台上，一只很小的紫金色小鸟从灰烬铺成的床上抬起头来摇动着。看来像是一生中第一次醒来。它发出一声小小鸟的啾啾声，接着它用那种婴孩看母亲的眼神径直望向太阳。它伸展开翅膀像是在把它们晾干，最终，在它准备好之后，它拍起双翼朝着太阳的方向飞去。只有院子里的年轻人目送它离去。

年轻人的脚边有两根长长的金色羽毛，掩埋在曾经是张木桌子的灰烬下。他拾起羽毛，用手指拭去上面的白尘，小心翼翼的把羽毛塞进他的夹克里。然后他解开围裙，离开了。

哈丽蓓丽·双羽·麦考是个有子女的成年女性。她的黑发中已经遍布银丝，在她的圆髻上有两根金色的羽毛。可以看出这些羽毛曾经很特别，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是“美食家俱乐部”的主席——既有钱又能闹的一帮人——这个位置是她多年前从他父亲那继承的。

我听说美食家们又开始抱怨了。他们在抱怨他们已经把所有能吃的都吃过了。



译者语

注释:

[1] 吉亚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 1725—1798)，生于威尼斯，卒于波西米亚的Dux，即现捷克共和国的Duchcov镇。他一生多姿多彩，先后做过教士、军人、小提琴手、间谍、外交官；他游遍欧洲，出入宫廷，结交各国权贵、名流；他还当过囚犯，发行过彩票，并写过小说、诗歌，翻译过《伊利亚特》，最终凭借个人回忆录以作家身份名垂后世。卡氏以自己前半生历次艳遇的详尽生动的记叙使他成为历代读者津津乐道的超级“情圣”。但从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他不只是一个“情圣”，也是历史的参与者、观察者和记录者。

[2] 列举了一大堆天上飞，地上走，水里游的物种。当然，我们有权相信里面绝大多数NG自己没吃过。虽然有河豚和几内亚豚鼠这样的美味。但海龟肉是没人吃的，据说深海的巨型枪乌贼体内氨含量很高，味道和地板清洁剂差不多。看来这些美食家们也时常会受苦的^-^

[3] 皮阿斯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和苏丹的货币单位。

[4] 黑里欧波里斯(Heliopolis)是希腊语中的巴伯克(Baalbec)，意为太阳之城。古埃及城市，在尼罗河三角洲上，建有祀奉太阳神的庙宇

本文中的太阳鸟，既为古埃及神话中的神鸟贝努鸟。这种鸟的原形可能是灰苍鹭(Ardea cinerea)或红海附近生活的巨苍鹭(Ardea goliath)。考古学家曾在波斯湾地区发现过5000年前更大型苍鹭的遗骸。但都与太阳与太阳神拉有密切的联系。贝努鸟是黑里欧波里斯的神鸟（据称当年该城供奉太阳神拉的太阳神庙上就有贝努鸟的徽记）。贝努(Bennu)一词源于weben，意为“发光”或“升起”。被人联想到太阳并描述为太阳神拉(Re)的灵魂和精神。之后贝努鸟的象形文字就被赋予为该神的意义，用来表示日出和日落。

日后亚述和古希腊传说中的不死鸟凤凰都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女巫的墓石

lofeiy 译

大家都晓得有一个女巫被葬在墓地的边缘，从巴德有记忆以来，欧文斯太太就告诫他别靠近那个角落。

“为什么？”他问。

“对身体不好，”欧文斯太太说，“那里像沼泽一样潮湿，容易让人生病。”

欧文斯先生则比较缺乏想像力，他只是闪烁其词的说：“那不是个好地方。”

墓地一直延伸到山丘边缘的一棵老苹果树下，以一道锈成棕色的铁栅栏围起来，每根栅栏顶端还有着生锈的小矛尖。再过去是一片荒地，长满了带刺的荨麻和野草丛，以及秋天凋谢的花木。大体说来巴德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从来没有越过栅栏，但他透过栅栏向里面张望，他晓得他们隐瞒了一些事，这让他有点气恼。

巴德转身爬上山丘，走向墓地中间被废弃的教堂，在那里等到天色变暗。正当暮色由灰转紫时，尖塔上传来声音，就像拍打厚重的天鹅绒似的，赛勒斯正离开钟楼，他白天栖息的地方，头下脚上地沿着教堂尖塔攀爬下来。

“墓地边缘那个角落里有什么？”巴德问，“我是说教区以前的面包师，哈里森·韦斯特伍德和他两个老婆，玛丽和琼再过去一点那里？”

“你问这做什么？”他的监护人问，一边用他如同象牙雕刻般的手指，把灰尘从黑色衣服上给掸下来。

巴德耸了耸肩，“只是想知道。”

“不洁之地，”赛勒斯说，“晓得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巴德说。

赛勒斯穿过小径，走到巴德身边的石凳坐下，连一片落叶都没有碰到。“有些人相信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圣的，”他用他丝一般柔滑悦耳的声音说，“即使在我们来之前，或在我们离开之后都是。但在你的国度里，人们为教堂及这块特别拨出来埋葬人们的地方祈福，认为它是神圣的，然后在旁边保留了一块不洁之地——波特领地——来埋葬罪犯、自杀者或是异教徒。”

“所以被葬在栅栏另一边的都是坏人吗？”



赛勒斯扬起一道他完美的眉毛。“嗯？噢，并非如此。我是有一阵子没过去那里了，但我不记得有谁特别邪恶。别忘了，以前你可是会因为偷个一先令就被绞死，而且总会有人觉得他们的生活过不下去，想要早点到另一个世界去。

“你说自杀吗？”巴德说。他今年大约八岁，对什么都很好奇，而且他并不笨。

“对。”

“这么做有用吗？死了以后就会比较好？”

赛勒斯咧嘴而笑，露出了他尖锐的獠牙。“有时候吧，就像人们觉得只要搬个家就会更快乐一样，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无论你去哪里，你还是原来的你，假如你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话。”

“有一点懂，”巴德说。

赛勒斯弯下腰，搔了搔男孩的头发。

巴德又问，“那，女巫呢？”

“嗯，对，”赛勒斯说，“自杀者、罪犯，还有女巫，那些因为不忏悔而死的人。”他站起来，在朦胧暮色中看来就像个影子。“讲了这么久，我还没有吃早餐呢，”他说，“而且你上课要迟到了。”随着一声闷响，赛勒斯的身形化为阴暗的天鹅绒翅膀，暮色中只剩下他的鼓翅声。他离开了。

当巴德到达潘尼沃斯先生的陵墓时，月亮已经升起。汤玛士·潘尼沃斯（他的墓石上刻着——他安息于此，在复活时刻必将共享荣光）已经在等他，而且心情并不太好。

“你迟到了，”他说。

“对不起，潘尼沃斯先生。”

潘尼沃斯不耐烦地咂嘴。巴德以为今天会有场考试，因为上礼拜潘尼沃斯教他什么是四大元素，但他老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但潘尼沃斯先生说：“我想该是花点时间在实际的事情上了，毕竟时间是不等人的。”

“是那个吗？”巴德问。

“恐怕就是，欧文斯小少爷。你现在的消失术练得怎么样了？”

巴德真希望他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

“还好，”他说，“我的意思是，嗯你知道的。”

“不，欧文斯少爷，我不知道，你何不为我示范一下？”

他整颗心沈了下去。他做了一个深呼吸，眯着眼，努力让自己消失。

潘尼沃斯先生并没有被感动。

“呾，那才不是那样，完全不对！迅速潜行与消失，男孩，要用亡者的方式，滑越阴影，逸出意识。再试一次。”

巴德更努力的尝试。

“小子，你就像你脸上的鼻子一样，”潘尼沃斯先生说，“而你的鼻子，还有你脸上的其余部分，通通像你一样引人注目。老天爷，你也行行好，把你的心清空。想像你是一条无人小径、一道空旷的门廊，你什么都不是。没有人看得见你，没有人感觉得到你，你不是什么人，你什么也不是。”

巴德再度尝试。他闭上眼睛，想像自己消失在陵墓墙上脏污的石板里，化为夜晚中的一道阴影。然后，他打了个喷嚏。

“糟透了，”潘尼沃斯先生边叹气边说，“真是糟透了。我想我该和你的监护人谈谈这事。”他摇着头，“那么，你现在把四种气质列一列吧。”

“呃。乐观、急躁、冷漠，还有另外一个，呃，我想是忧郁吧。”

时间就这么过去，直到该是上教区里的老处女（她在一生中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读者啊，你也能够这么说自己吗？）利蒂希亚·巴洛斯小姐的文法和作文的课的时候。巴德喜欢巴洛斯小姐和她温暖舒适的小地窖，还有她实在太容易偏离主题的个性。

“他们说有个女巫在那个不……不洁的土地上，”他说。

“是的，小亲亲，但你不会想去那里的。”

“为什么不会？”

巴洛斯小姐露出亡者坦率的微笑。“他们和我们这类人不一样，”她说。

“但那里也是墓地，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不是我想去就可以去吗？”

“我劝你最好不要。”巴洛斯小姐说。

巴德很听话，但这挑起了他的好奇心。在结束夜晚课程以后，他走过哈里森·韦斯特伍德，面包师的家族纪念碑——一个头部破裂的天使像，没有去山丘下的波特领地，反而往山丘上的大苹果树走，那里在三十多年前还是一片空旷的野餐地。

三年前巴德就已经学到了教训。那时候他吃了一肚子还没熟的苹果，味道又酸又涩，苹果都还没变黑，结果肠胃痛得死去活来，为此他后悔了好几天。欧文斯太太给他上了一课，教他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现在他会等到苹果熟了才吃，而且一天最多只吃两三个。上礼拜他已经把树上的最后一颗苹果吃掉了，他只是来这里想想事情。

他沿着树干往上爬到两根枝干的分叉口——他最喜欢的位置，然后沿着波特领地往更远的地方看过去。月光下有片荆棘丛，和一块尚未收割的牧草地。他想像女巫是不是年纪很大，戴着铁牙齿，用长着鸡脚的房子到处旅行，或是女巫瘦瘦的，随身还带把长扫帚。

他饿了。他真希望没把树上的苹果吃光，要是有留了一个下来……

他往上瞥了一眼，好像看见什么东西。他又看了一次、两次来确认。一个苹果！一个红色熟透的苹果！

巴德很为他爬树的技巧自豪，他摇晃身体，在树枝间摆荡来去，想像自己是赛勒斯，能够动作流畅地攀上一堵结实的砖墙。月光下的苹果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悬吊在他够不着的地方，所以巴德沿着树枝缓慢移动到苹果下面，然后他往上伸出手去抓，指尖碰到了那颗完美的苹果。

但他却永远没有机会尝到它。

啪的一声，随着震耳欲聋如同猎枪的枪响，他下方的树枝断裂了。

他眼前一片漆黑，而后在夏夜的杂草堆里，他从一阵像冰一样尖锐的疼痛里醒来。

他底下的地面似乎既柔软又温暖，他伸手往下摸，感觉有点像暖和的毛皮，原来他落在墓地园丁收割好的牧草堆里，减轻了不少冲击力。尽管如此，他的胸口很闷，他的腿也很痛，好像着地的时候扭到了。

巴德呻吟着。

“嘘！安静点、你安静点，”一个声音从他后面传来，“你从哪里来的？你就像雷电之石一样掉下来，那是怎么回事？”

“我原本在苹果树上，”巴德说。

“啊。让我看看你的腿，都像树枝一样断了。”冷冰冰的手指戳弄他的左腿。“没断，应该是扭到了。小男孩，你还真有天杀的好运道才掉到草堆里，世界末日还没到呢。”

“噢，还好，”巴德说，“可是好痛。”他转头向后面看。她年纪比他大，但还不是成人。她有张聪明却称不上是漂亮的脸，看起来既不友善也不是不友善，比较像是谨慎小心的样子。

“我叫巴德，”他说。

“活着的？”她问。

巴德点点头。

“我想也是，”她说，“即使我们在波特领地，也早已经听说过你了。他们怎么叫你？”

“欧文斯，”他说，“诺巴德·欧文斯。或是叫我巴德。”

“你好啊，巴德小少爷。”

巴德上下打量着她。她穿着一袭纯白的连身裙，有一头灰褐色的长发，而无论她的表情怎么变，脸上总像小妖精般，露着一抹歪斜的微笑。

“你是自杀的吗？”他问，“还是你偷了一先令？”

“我什么都没偷，就算是一条手帕，”她轻快地说，“总之自杀的人全都在山楂树的另一边，黑莓丛那边则有两个被吊死的人，其中一个造伪币，另一个则是强盗头子，至少他自己这么说，但我其实怀疑他不只是个普通的拦路贼和梁上君子而已。

“啊，”巴德喊了一声，然后他心中升起一阵怀疑。他接着说，“他们说有个女巫葬在这里。”

她点点头。“被淹死，被烧掉，被埋在这里，却连放块石头做个记号都没有。”

“你被淹死又被烧死？”

她在割下来的草堆旁边坐下，用她冰冷的手指按住他腿上脉搏跳动的地方。“那些人黎明时到我的小屋来，对我叫嚣着：‘你是女巫！’就把还没醒来的我拖到外头的绿地上。他们每个人都很胖，一大早就把自己擦洗成干干净净的粉红色，像市集上那些刷洗得干干净净的猪只一样。一个接一个，他们上前来些牛奶变酸、马匹跛了之类的事，最后洁米娜小姐，他们之中最胖、最粉红、洗得最干净的那个人过来，说着索洛蒙·波里特现在是怎么对她不理不睬，却像黄蜂绕着蜂蜜罐似的，在洗衣房外头团团转，而这都是我的魔法造成的，是我对这可怜的年轻男人下了咒。然后他们把我绑在刑椅上，并把我沉入鸭子水塘里。他们说，若我是个女巫，我就不会淹死，若我不是女巫才会。然后洁米娜小姐的父亲给他们每个人一个银角子，要他们把我吊在污秽的脏水底下好一阵子，再看看我会不会因此而窒息。”

“那你窒息了吗？”

“噢，当然，我整个肺里都灌满了水，怎么会没有。”

“噢，”巴德说，“所以你终究不是个女巫。”

女孩用她鬼影迷濛的眼睛盯着他，露出一个歪斜的微笑。她看起来仍然像个小妖精，但巴德现在觉得她是个漂亮的小妖精，而且他不认为她需要用任何魔法去引诱索洛蒙，甚至还不必像这样子微笑。“说什么傻话，我当然是一个女巫。他们在把我从刑椅上解开放在绿地上后就晓得了，那时我命已经去了九成，奄奄一息，全身覆盖着鸭草和发着恶臭的地塘粪肥。我吊着白眼，诅咒那天早上所有来到公用绿地的人，每一个都死无葬身之地。我很惊讶说出这个咒语这么容易，像跳舞的时候，你的脚抓到一个你之前从来没听过、更别说记得的节拍，就可以彻夜跳个不停。”她站起来开始旋转，踢着舞步，赤脚在月光下反射着白色的光芒。“池塘里的脏水不断地从我嘴里流出来，而我就这样用最后一口气诅咒他们，直到真的断气为止。他们在绿地上焚烧我的身体，把我烧成一块黑炭，再把我扔进波特领地的一个洞里，甚至没有给我一块刻上我名字的墓石。”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好像有那么一会儿露出遗憾的表情。

“那，真的没有人被葬在坟墓里吗？”巴德问。

“一个都没有，”女孩眼里闪着光说，“在他们把我淹死又把我烧掉之后的那个星期六，有块地毯从伦敦城一路被送到波林杰大人手里。那是一块上好的地毯，但事实证明它不只是羊毛坚韧和织工精美而已，它的图样里还带有瘟疫。到了星期一，那些人里面有五个咳出血来，而且皮肤泛黑，就像我从火里被拖出来时一样。一个星期后，瘟疫已经夺走村庄里大多数人的性命，他们只好在村外挖了一个坑，把尸体杂乱地丢进去再填起来。”

“村庄里的每个人都死了吗？”

她耸耸肩，“每一个淹死我和埋我的人都死了。你的腿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他说，“谢谢你。”

巴德站起来，慢慢从草堆上一跛一跛地下来，靠在铁栅栏上。“所以你一直都是个女巫啰？”他问，“我的意思是，在你诅咒他们之前就是了吗？”

“就像用巫术让索洛蒙·波里特在我的小屋旁边团团转。”她吸了吸鼻子说。

巴德不认为她有回答他的问题，完全没有，但他并没有说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既然没有墓石就可能是任何人，不是吗？”她垂下嘴角说。

“但你一定有一个名字。”

“莉莎·汉普斯塔克。真是的，”她酸溜溜地说，“没什么可以问的，嗯？要有什么标示着我的坟，我才能在那里，懂了吗？但我安息的地方，除了荨麻，什么也没有。”她看起来如此哀伤，有那么一会儿，巴德想抱住她，而就在那时他生出了一个念头，他要帮莉莎·汉普斯塔克找个墓石，还要把她的名字刻在上面。他想让她微笑。

当他准备爬上山丘时，他转头挥手道别，但她已经走了。

墓地里有许多其他人碎成一块块的墓石和雕像，但巴德晓得，若他把这些东西带给波特领地里那个灰眼珠女巫的话，将会是天大的错事，他必须做得更多些。他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他的计划，不然就算做这件事其实有什么道理，他们也一定会叫他别这么做。

之后几天他在心里一直塞满了各种方案，一个比一个复杂，一个比一个夸张，让潘尼沃斯先生对他绝望透了。

“我真的觉得，”他抓抓他的灰色胡子说，“要是真找得出什么差别的话，你愈来愈糟糕了。你没办法消失，你还是这么显眼啊，孩子。消失对你来说困难到就算迎面走来一队人马，里头有只紫色的狮子、一头绿色的象，还有个披着皇袍的英国国王跨着一匹红色独角兽，我还是认为人们看见的是你，就你一个，完全不会去考虑其他那些不重要或不相关的玩意儿。”

巴德仅仅看着他，什么话都没说。他正想着那些活人不知道有没有出售墓石的专卖店，要真的有的话，他又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不能消失这件事现在是他最不重要的问题。

他利用波洛斯小姐上课时容易转移注意力这件事，趁机询问她关于钱的一切——钱是怎样运作的、要怎么用钱去得到想要的东西等等。巴德有一些几年前找到的硬币（他晓得坟场的草地上是最容易找到这些钱的地方，因为情侣们会在草地上搂抱亲吻，甚至在那里打滚，让他常常能在他们待过的地上找到硬币），他想也许他能用得上。

“一块墓石要多少钱？”他问波洛斯小姐。

“在我的年代，要十五基尼吧。”她回答，“我不知道现在要价多少，我想应该更多，而且多很多。”

巴德只有五十三便士，显然不够。

距离巴德上回去靛青人的坟墓已经四年了，几乎就在他的半辈子以前，但他还记得路怎么走。他向山丘顶上爬，到最后，整个城镇，甚至是苹果树顶和毁坏的教堂尖塔，全都在他的脚底下。上头的弗比舍墓穴就像一颗烂牙一样伫立，他从它里头滑进去，一直往下滑、往下滑、再往下滑，滑到切进山丘中央一道细窄的石阶，再继续往下向山丘底部的一间石头墓室走去。墓里暗得有如深邃的矿坑，但巴德能像死者般看得见，就算墓室里的一切他也看得清清楚楚。

守墓者盘绕在古坟周围，一如往昔，它的触须冒着烟，既仇恨又贪婪，但这一次巴德可不害怕它。

“畏惧我。”守墓者向他低语，“因为我负责守卫珍贵的宝物，而且我从未失手过。”

“我不怕你，你不记得了吗？”巴德说，“这次我需要拿点东西走。”

“没有任何东西能离开这里，”黑暗中传来守墓者的回答，“无论是匕首、胸针、还是高脚杯，我在黑暗中守卫它们，并且等待主人回来。”墓室的中间有一块石板，上面放着一把石刀、一枝胸针、与一只高脚杯。

“容我问一句，”巴德说，“但这是你的坟墓吗？”

“主人将我们的头骨埋在石头之下，命我们在这片旷野上守卫，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守卫这些宝物直到主人回来。”

“我想他已经忘记你们，”巴德指出这一点，“我十分确定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

“我们是守墓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卫。”

原本在旷野上的坟墓如今被埋进山丘的最深处，巴德知道这中间必然需要经过极长的时间。他能感觉到守墓者因为害怕自己，便像一些食肉植物一样，正在卷绕它的触须。他开始逐渐感到迟钝与寒冷，犹如被极地毒蛇咬了一口，而冰冷的毒液正随着心搏跳动输送到他的四肢百骸。

他往前迈步，正对石板，伸出手在胸针附近摸索。

“嘶！”守墓者出声，“我们为主人守卫它。”

“他不会介意的，”巴德说。他往后退了一步，走上石阶，并小心避开阶梯上早已干透的，人及动物的遗迹。

守墓者因愤怒而翻腾，鬼魅烟雾在极小的墓室里盘卷缠绕。之后它慢了下来。“它会回来的，”守墓者用它三倍纷乱纠结的声音说，“它们总是会回来的。”

巴德尽可能地快步跑上石阶，有一瞬间，他猜想有什么东西正在后面追赶他，当他终于逃进弗比舍墓穴，呼吸到凉爽的黎明空气时，才看到后面其实什么也没有。

巴德在开阔的山丘顶上坐下，手里握着那只胸针。他原本以为它全部都是黑色的，但当太阳升起后，他看见黑色金属中间是一颗漩涡图案的红色石头，有如知更鸟蛋那么大。巴德凝视着这颗石头，感到在那深红色宇宙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进入他的心、他的眼、及他的灵魂；若是他年纪更小一点，他会想把它放进嘴里。

黑色的金属扣像爪子一样稳稳地把石头固定住，看起来就像有什么东西在石头周遭爬行，貌似蛇形——一条有很多头的蛇。巴德不知道那是否就是守墓者在日光下看起来的样子。

他挑了所有他知道的捷径往山丘下走，穿过覆满常春藤的巴特比家族墓穴（里头传来巴特比们正为准备睡觉而发出的咕哝牢骚），再爬过波特领地的栅栏。

“莉莎！莉莎！”他一边呼叫一边四处张望。

“晨安，小笨蛋。”莉莎的嗓音回答。巴德看不见她，但看见山楂树下有个额外的影子，他一接近，那影子便在清晨的阳光下变成珍珠色的半透明物体，

一个有着灰眼睛的女孩形体。“我应当要睡觉才对，”她说，“这回又怎么了？”

“你的墓石。我想知道你希望在你的墓石上写什么？”他问。“我的名字，”她回答，“上面必须要有我的名字。要有一个大写的E，因为我叫依莉莎白，与我出生时过世的那位女王同名，又因为我姓汉普斯塔克，所以还要有一个大写的H。其它的我无所谓，因为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那，日期呢？”巴德问。

“征服者威廉，1066年，”她轻唱着，歌声低旋回绕在黎明晨风的山楂丛里，“给我一个大写E，再给我一个大写的H。”

“当时你有工作吗？”巴德问，“我的意思是，在你不做女巫的时候。”

“我帮人洗衣服。”死去的女孩说。早晨的日光笼罩整片荒地，巴德又独自一人了。

现在是早上九点钟，全世界都沉入了睡眠。巴德决定保持清醒，毕竟他现在身负一项任务，那在墓地另一边的世界吓不倒八岁的他。

衣服，他需要衣服。平时他身上只用一条灰色床单裹绕着，这么穿很适合墓地，因为与石头及阴影同色调，但若他要到墓地围墙另一边的世界冒险，他就必须融入那里，他知道他得穿得像样点。

那颓圯的教堂地下室里有一些衣服，但即使在白天，巴德也不愿意到那里去，因为尽管他已经准备好向欧文斯夫妇辩解自己的行为，却仍不想面对赛勒斯。一想到他黑色的瞳仁显现出愤怒，或者更糟的是，透露出失望，巴德就感到十分羞愧。

园丁小屋座落于墓地的尽头，那是一栋闻起来有机油味的绿色建筑；一旁搁置了一台生锈又年久失修的割草机，还有一些老旧的园艺工具。巴德出生前，小屋在最后一位园丁退休后就被弃置，而维持墓地的的工作就由委员会（负责找人在四月到九月期间，每个月除草一次）及当地的志愿者担任。

小屋的门上有道巨大挂锁，但巴德很久以前就发现后面有松开的木板，当他想要独处的时候，他会溜进屋里坐着想事情。

他知道小屋的门后挂着一件棕色夹克和一条脏脏的绿色牛仔裤，可能是多年前被遗弃在那里的。牛仔裤对他而言实在太大，所以他把裤管卷到脚踝上，再用绳索当作腰带系在腰上。他试着穿上放在角落里的那双靴子，但靴子不但太大，还沾满了厚厚一层干掉的泥巴，想拖着脚走都很勉强；而当他终于抬起腿往前跨步时，靴子竟然纹风不动地留在地板上。他将夹克从松开的木板缝隙

推出去，在把自己也挤出去之后穿上。他决定卷起袖子，把手插进夹克的大口袋里去，感觉自己看起来棒极了。

他走到墓地的大门入口，透过栅栏往外张望。在他面前是条嘈杂的街，街上有许多汽车和商店，一辆公车正喀啦喀啦地驶过去；在他身后则是凉爽的绿色树荫、茂密的树林、常春藤，还有他的家。

巴德的心脏猛烈跳动，走进他眼前这个世界。

阿巴那泽·博杰尔一生中见识过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要是你开了一家像他那样的店你就晓得。位于旧城养兔场里的这家店——有点像古董店，有点像杂物店，还有点当铺的调调（甚至阿巴那泽自个儿都没办法完全肯定它是家什么店）——总有一些陌生人为了古怪玩意儿被吸引过来，有些人想向他买东西，还有些人则需要卖他东西来换钱。博杰尔通常坐在柜台后面和人做买卖，但他会在后头的小房间里搞些特别交易，接收一些不实来源的物品，之后再尽快把它们给卖出去。博杰尔其实另有盘算，这家布满灰尘的店只是拿来掩人耳目，不过是他生意的冰山一角。

阿巴那泽·博杰尔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永远摆着一副刻薄的臭脸，就像他发现茶里的牛奶变质了，他会表现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杯奶茶更酸的模样。这表情在有人想卖东西给他的时候很有用处；“说实在的，”他会以尖酸的脸色对他们说，“这东西真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但为了不伤感情，我还是愿意帮忙你，把它买下来。遇上我算是你运气好。”

博杰尔的店已经让他看够各式各样的怪人，但在他诈骗陌生人财宝的一生中，那天早上进门的小男孩是他见过最怪异的人之一。男孩大约七岁，头发又长又乱，穿着他祖父穿的衣服，浑身发臭，看起来简直就像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样子。他把手深深插进肮脏的夹克口袋里，但即使如此，阿巴那泽还是能看见男孩的右手深怕被人抢走似的，紧紧握住了什么东西。

“打扰了，”男孩说。

“嗨嗨，年青人。”阿巴那泽·博杰尔小心翼翼地说。他认为小孩子要不是想讹骗些什么，就是想把玩具卖给他，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通常都会拒绝。要晓得，如果接收那些小孩偷来的东西，紧随而来的就是怒气冲冲的成人，指控你竟然用十英磅向小强尼或玛蒂达买了他们的婚戒。总之，小孩是麻烦中的麻烦，他宁可不做他们的生意。

“我得为我一个朋友做点事，”男孩说，“而我想或许你能买下我的一点小东西。”

“我不向小孩子买东西，”博杰尔说得很冷淡。

巴德把手从口袋里伸出来，将胸针放在肮脏的柜台上。博杰尔看了一眼，然后他取下眼镜，从柜台上拿起接目镜戴上；他打开柜台上一盏小灯，拿起胸针，透过接目镜仔细查看。“蛇石吗？”他自言自语。之后他换回眼镜，以刻薄又猜疑的表情瞪着男孩。

“这东西哪里来的？”博杰尔问。

“你要不要买？”巴德说。

“你是偷来的！你从某个博物馆还是哪里骗来的，对不对？”

“不是，”巴德断然地说，“你到底买不买？还是我应该另外去找其他想买的人？”

博杰尔马上转换表情，刻薄凶恶的脸突然变得和蔼可亲，露出大大的笑容。“真对不起，”他说，“只是这胸针极少见，你这辈子不会看过太多类似的东西，在博物馆里也许有，但不会是在像这样的小店。我当然想要买它，这样吧，我们何不喝杯茶吃点饼干——我的小房间里刚好有一包巧克力碎片饼干——再好好估计一下这东西值多少钱呢？如何？”

巴德对这人终于友善起来松了一口气。

“只要够我买一块石头就够了，”他说，“我要为我一个朋友买一个墓石。呃，其实她并不真的算是我的朋友，只是一个认识的人，但她曾经让我的腿感觉舒服一点，你懂吗？”

博杰尔随意听着这些孩子气的说话，边打开柜台后面贮藏室的门。里面没有窗户，十分狭小，每一时空间都高高叠着塞满杂物的纸箱，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角落有个又大又老旧的保险柜，还有个装满一堆小提琴、动物皮毛、缺了座位的椅子、书本，和纸张的箱子。

门边有一张小桌子，博杰尔让巴德站着，拉过唯一的一张椅子坐下，然后在一个抽屉里翻找——巴德看到一个半空的威士忌瓶——拉出一包几乎快吃完的巧克力碎片饼干，拿了一块给巴德。他打开台灯，再次看着那颗石头橙红色的漩涡，并在检视它周围那圈如同多头蛇的黑色爪状金属时，试图克制他脸上的颤抖。“这很古老，”他说，“但它，”——他想，真是无价之宝——“也许并不真的那么有价值，你永远不会知道。”巴德露出沮丧的样子。博杰尔试着安慰他，“不过在我给你一便士以前，我需要知道那是不是你偷来的。告诉我，你是从妈妈的梳妆台还是博物馆里拿来的吗？我不会让你惹上麻烦，我只是需要知道而已。”

巴德摇头，咯吱咯吱嚼着他的饼干。

“你到底在哪里拿到胸针的？”

巴德什么话也没有说。

阿巴那泽·博杰尔很不想放下胸针，但他仍然将胸针推到男孩面前说：“要是你不肯告诉我，我想你就把它拿回去吧，作生意得要双方彼此信任才行。很高兴与你谈生意，但也很抱歉我们没办法再更进一步了。”

巴德有点急了，“我在一个老坟墓里找到它的，但我不能告诉你在哪里……”他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博杰尔已经不再掩饰他的贪婪与兴奋，原先友好的表情消失无踪。

“那里还有更多像这样的东西吗？”

“要是你不买的话，那我就去找其他人吧。谢谢你的饼干。”巴德说。

“呃，你赶时间吗？也许你爸妈在等你回家？”博杰尔说。

男孩摇了摇头，心里还真希望他能够点头。

“没人在等是吗，很好”，博杰尔一手抓住胸针，“你现在快告诉我，你在哪里找到胸针的。”

“我不记得了。”巴德说。

“太迟了，”博杰尔说，“就给你一点时间去好好回想那地方到底在哪里吧，然后希望我再问你的时候，你会告诉我。”

他走出房间，关上门，随手把门用支大锁锁上。

他松开拳头，看着掌心里的胸针，露出饥渴的笑容。

店门上的铃响了起来，博杰尔知道有人进来，他心虚地四处张望，没看到人影，只见到门半掩着。他伸手关了门，拉上门闩，顺便将窗户上的标志翻到打烊那一面，今天他可不希望有什么管闲事的人出现。

秋日的阳光逐渐褪去，天色转灰，小雨淅沥沥地打在肮脏的橱窗上。

博杰尔从柜台上拿起电话，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拨着按键。

“我们要发财了！汤姆，快点过来！”

听见门被锁上的声音，巴德才意识到他被困住了，他使劲拉门，但门却纹风不动。他觉得自己十分愚蠢，竟然不相信他的直觉，没有离那张尖酸刻薄的脸远一点，才会被拐到这里来。他已经打破墓地的所有规矩，每件事都错得一塌糊涂。赛勒斯会怎么说？还有欧文斯一家呢？他发现自己开始恐慌，便试着把焦虑压抑得更深，告诉自己事情都会好转，他知道，但首先他得先离开这里……

他仔细检查这个牢笼，它只是一间有张桌子的小贮藏室，唯一的出口就是那扇门。

他拉开桌子的抽屉，除了一些小涂料罐（用来让古董看起来更闪亮）和一枝油漆刷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想，若是把油漆泼到那人脸上，让他看不见，争取到逃走机会的可能性有多少，所以他打开一罐油漆，把手指伸进去。

“你在做什么？”有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没什么，”巴德说。他把油漆罐旋紧，然后把它丢进夹克的一只大口袋里去。

莉莎·汉普斯塔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在这里？”她问，“还有那边那个老肥仔又是谁？”

“这是他的店，我正要卖东西给他。”

“要做什么？”

“和你没关……门。”

她用鼻子吸气说，“嗯，你应该回墓地去。”

“我没办法，他把我锁在这里。”

“你当然有办法，只要滑越这堵墙……”

他摇摇头，“我没办法，我只能在家里这么做，因为从小他们就让我随意使用墓地。”他在灯光里看着她，要把她看清楚还真是不容易，但他一辈子都在和死人交谈，早就习惯了。他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你到底离开墓地到这里做什么？现在是白天，你又不像赛勒斯，你应该待在墓地里才对。”

“墓地有墓地的规矩，但不适用于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人能告诉我要做什么，或是该到哪里去。”她嫌恶地往门口看，“我不喜欢那个人，我要去看看他在干什么。”

巴德眼前一阵闪烁，这房间里又剩他一个人了。他听见远方雷声隆隆。

在古物混杂紊乱的阴影里，博杰尔疑神疑鬼地往上看，绝对有什么东西正在注视他，但随即又觉得自己很傻。“男孩被锁在房间里，”他和自己说，“而且门也锁起来了。”他像一个考古学家挖掘遗迹般，正在小心擦拭围绕在蛇石周围的黑色金属扣，让底下的银发出闪亮的光芒。

他开始后悔叫汤姆·赫斯汀过来，虽然赫斯汀身形高大又善于恐吓别人；他同时也对他把胸针整理完以后，必须把它卖掉感到遗憾。它真的很特别，愈是看见柜台上那个细微光芒如火绒般闪烁，他愈想拥有它、独占它。

可是那地方还有更多这样的东西，那小鬼会说的，还会带他到那里去……

店门响起了敲门声。

博杰尔走到门口，从窥视孔看进外面潮湿的秋日午后。

“快一点，”汤姆·赫斯汀叫道，“外面天气很糟，天黑得和什么一样，我简直像是泡在水里。”

博杰尔打开门，汤姆·赫斯汀旋即推着他走进门，他的雨衣和头发都在滴水。“什么事这么重要，重要到你不能在电话上说？”

“我们的命运，”阿巴那泽·博杰尔带着刻薄的表情说着，“就是这么一回事。”

赫斯汀脱下雨衣，把它挂在店门后。“你指什么？有什么好东西从卡车后面掉下来了么？”

“宝藏。”博杰尔说。他带着他的朋友到柜台旁边，给他看那只桌灯下的胸针。

“它很古老，对不对？”

“来自异教徒的年代。”博杰尔说，“以前，在罗马人来以前的德鲁依时代，它被称为蛇石，我在博物馆里看见过，但我从来没看过像这样的金属制品，它必定属于某个国王的收藏。发现它的小子说它原本在一个坟墓里，你想想，那里有一卡车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正规方式来处理，”赫斯汀深思，“宣称那是一个被埋在地下的宝藏，人们必须以市场价向我们买，还可以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叫做赫斯汀-博杰尔遗产。”

阿巴那泽反射地说，“博杰尔-赫斯汀。”然后他说，“我认识一些人，真正有钱的人，他们将会支付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来拥有它，来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赫斯汀正用手指温柔地拨弄胸针，就像抚摸一只小猫——“还有，他们不会问任何问题。”他伸出他的手，而赫斯汀极不情愿地把胸针递给他。

之后，两个人的目光在胸针上来回游移，评估公开宣布胸针来自于被埋在地下的宝藏，或强迫男孩带他们去藏宝处——他们想像一个到处堆满了宝藏的巨大地下洞穴——有些什么优缺点。当他们为此辩论时，“为了增进思考，”博杰尔说，从柜台底下拿出一瓶黑刺李琴酒，为他们各自满满斟了一杯。

莉莎一下子就对他们的讨论失去兴趣，她像个陀螺似的来回飘移，毫无进展，所以他回到贮藏室找巴德，发现巴德正紧闭双眼站在房间中央，紧紧握住拳头，就像牙痛一样表情扭曲，憋气到整张脸都快变成紫色了。

“你现在又在做什么？”她问，不带任何表情。

他张开眼睛放松下来说，“我在努力消失。”

莉莎用鼻子吸气，“继续试。”她说。

于是巴德再试了一次，这次甚至摒住呼吸更长一段时间。

“停下来，”她对他说，“不然你就要爆炸了。”

巴德做了一个深呼吸，叹了一口气说，“没有用。或许我能向他丢一块石头，然后趁机逃走。”房间里并没有石头，所以他捡起一块彩色玻璃做成的纸镇，在手里掂掂重量，很怀疑自己把它丢出去时，力气是否大到足以当场阻止博杰尔。

“现在那边有两个人，”莉莎说，“而且就算其中一个没逮到你，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想叫你带他们到你找到胸针的地方，而且要从那个坟墓挖出宝藏来。”她摇了摇头说，“为什么你就是要做这么愚蠢的事？你明明晓得不能离开墓地的规矩，偏要自找麻烦。”

巴德感到自己十分无力，也十分愚蠢。他小声承认，“我想帮你弄到一块墓石，但那要花上很多钱，所以我才想把胸针卖给他，再拿钱去买。”她什么话也没有说。

“你生气了吗？”

她摇头。“这是五百年来，别人为我做过最好的事，我为什么要生气？”她露出小妖精的笑容，“当你努力消失时，你都怎么做？”

“潘尼沃斯先生是这样和我说的：我是一道空旷的门廊，我是一条无人小径，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看得见我，没有人能将视线停留在我身上。但我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那是因为你还活着，”莉莎抽着鼻子说，“这只对我们这些亡者有用，因为我们本来就很难被人看见，但这对你们活人来说是完全没有用的。”

她胸前双手紧抱，就像她正在和人争辩似的，来来回回移动，然后说，“都是因为我你才陷入这个……过来这里，诺巴德·欧文斯。”

他在极小的空间里向她走下一步。她把她冰冷的手放在他的前额上，感觉就像一条沾湿的丝质围巾贴着他的皮肤。

“现在，”她说，“或许我能帮你一个忙。”

她随即开始喃喃自语，说着一些巴德完全无法辨认的字句。然后她用清晰又响亮的嗓音说：

**“如风如尘，如梦深渊，
似闇似夜，似灵悲愿；
潜行匿迹，无影无相，
上下四方，飘渺其间。”**

一股巨大的力量降临，从头到脚掠过他的身体，巴德开始颤抖，他的头发像针一样直竖，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有什么事情改变了。他问，“你做了什么？”

“只是助你一臂之力，”她说，“我也许是已经死了，但你不要忘记，就算死了我还是一个女巫，而且我们从不遗忘。”

“可是……”

“嘘！安静，”她说，“他们过来了。”

钥匙插进贮藏室的门锁里，发出喀达喀达的声音。“现在，这位小友，”一个巴德从未听过的声音说，“我很确信我们就快要成为好朋友了。”汤姆·赫斯汀推开了门，站在门口到处张望，看起来被搞糊涂了。那是一个体形非常

非常巨大的男人，一头红发，还有一个红鼻子。“阿巴那泽，是这里吗？我记得你说他在这里的呀？”

“我是这么说的没错，”他背后的博杰尔说。

“嗯，但我没看见他啊。”

博杰尔的脸从这个面色红润的人后面探出来，他盯着房间。“躲起来是没有用的，”他凝视巴德站着的地方大声地说，“我可以看见你在那里。给我出来。”

他们走进小房间，巴德站在两个人中间，想着潘尼沃斯教的，他没有移动，也没有任何反应，他让他们的视线从他身上滑开。

“在我叫你的时候，你最好给我出来，”博杰尔说，然后他关上了门。“好，”他对着赫斯汀说，“你站在门口，让他没办法溜出去。”他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盯着杂物后面瞧，又笨拙地弯下腰，查看桌子底下。他直直穿过巴德打开厨柜的门，“现在我看见你了，”他大叫，“你给我出来！”

莉莎咯咯笑着。

“那是什么？”赫斯汀转过身问。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博杰尔回答。

莉莎又咯咯笑了起来，然后她撮着嘴唇吹气，发出一个口哨，听起来就像远方的风声。小房间里的电灯开始闪烁不定，嗡嗡鸣叫起来。他们走了出去。

“该死的保险丝，”阿巴那泽·博杰尔说。“来吧，我们根本是在浪费时间。”

门又被喀达一声锁上了，只剩莉莎和巴德被留在房间里面。

“他逃走了，”博杰尔说。巴德现在能透过门听见他说的话。

“那房间没有任何地方能让他躲起来，不然我们早就看见他了。”

一阵沉默。

“喂，汤姆·赫斯汀，那胸针到哪里去了？”

“唔，那个吗，在这里，我正在确保它的安全。”

“确保它的安全？在你的口袋里吗？太好笑了，要是你问我，那可真是个好保安全的好地方，就像你正在计划把我的胸针从我这里偷走一样好笑。”

“你的胸针？阿巴那泽，什么你的胸针？我想你说的是，我们的胸针吧。”

“我们的胸针？是啊，我可不记得当我从那男孩那里拿到胸针的时候，你人在这里。”

又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博杰尔说，“好了，我们的琴酒快喝完了，你觉得来点上好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我在后面的房间里有些威士忌，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他打开贮藏室的门进去，拿了一根拐杖和一枝手电筒，脸色甚至比之前还要难看。

“要是你还在这里，”他用刺耳的声音咕哝着，“别以为你能够逃走，告诉你，我已经和警察通报你的事了。”博杰尔在抽屉里一阵翻找之后，拿出一瓶半满的威士忌，还有一只极小的黑色瓶子。他滴了几滴小瓶子里的液体到威士忌里，然后他把小瓶子放进口袋。“那是我的胸针，而且只属于我一个人，”他低声地说，随后大叫，“我就来了！”

他用恶毒的眼神穿透巴德，瞪视整个房间，然后带着威士忌离开贮藏室，锁上了门。

“好啦，”阿巴那泽·博杰尔的声音从门后传过来，“汤姆，把你的杯子拿过来，喝几口苏格兰威士忌让你成为男子汉。倒这样够吗？”

一阵安静。“便宜的烂货。怎么，你不喝吗？”

“琴酒还在我的五脏六腑里乱窜，我想等我的胃舒服一点以后再喝……喂！汤姆，你到底把我的胸针怎么了？”

“现在变成你的胸针了是吗？哇，你……你在我的酒里面加了东西！你这只肥蛆！”

“那又怎么样？我可以从你的脸上看出你的诡计，汤姆·赫斯汀，你是个贼。”

然后响起了喊叫声，有什么东西被砸碎了，还有乒乒乓乓像是家具翻倒的声音。

...一阵安静。

“就是现在，快，你该离开这里了，”莉莎说。

“但是门被锁住了，”他看着她，“你能想想办法吗？”

“我吗？我没有让你离开密室的魔法啊，小男孩。”

巴德蹲下来，从钥匙孔上向外窥视，发现被堵住了，因为那只钥匙还插在锁孔上。他想了一会儿，然后露出微笑，整张脸就像灯泡一样亮了起来。他从一个纸箱里拉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尽可能将它弄平，然后把报纸推出门下的缝隙，只留一小角在门内。

“你在玩什么游戏啊？”莉莎不耐烦地问。

“我需要像铅笔一样的东西，但是要更细一点……就是这个，”他说。巴德从书桌上拿了一只细长的油漆刷，把刷柄推进锁孔，轻轻摇动，再继续往里面推。

当钥匙掉到报纸上时，隐约发出了咚的一声。巴德把门下的报纸拉回来，上头端端正正躺着一把钥匙。

莉莎笑得很愉快。“十分机智，年青人，”她说，“而且具有智慧。”

巴德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推开贮藏室的门。

在堆满古物的商店地板上，家具真的被翻倒了，到处散落时钟和椅子的残骸；中间躺着两个人，高大的汤姆·赫斯汀倒在阿巴那泽·博杰尔较小的体形上。他们两个一动也不动。

“他们死了吗？”巴德问。

“才没那么幸运呢，”莉莎说。

两人旁边的地板上，胸针正闪耀着银色光辉——一颗深橙红色的石头被蛇头状的扣爪固定住，多头蛇仿佛正陶醉于贪婪与满足之中。

巴德把胸针丢进他的口袋里，和沉重的玻璃纸镇、油漆刷，还有一小罐油漆摆在一块儿。

一道闪电照亮了鹅卵石铺成的街道。

在巴德被困在贮藏室里的这段时间里，夜色已经取代灰暗的天空。他匆匆在雨中穿越旧城，往山丘方向的坟场快步走去。当巴德看见那些熟悉的影子在街灯下徘徊时，一点都不令他吃惊。他迟疑着。此时他听见振翼声响，一双深沉如夜的天鹅绒翅膀正逐渐将自己化为人形。

赛勒斯将双手交握胸前，站在巴德对面，不耐烦地向前跨了一大步。

“嗯，”他出声。

“对不起，赛勒斯，”巴德说。

“我对你很失望，巴德，”赛勒斯说，然后他摇了摇头。“我从醒来就一直在找你，你身上闻起来有麻烦的味道，而你明明知道不可以走出墓地，到外面活人的世界去。”

“我知道，真的很对不起。”雨落在男孩的脸庞上，像泪一样地滑下来。

“首先，我们得把你送回安全的地方去。”赛勒斯弯下腰，用斗篷把男孩裹住；巴德感觉他腾空而起，离地面愈来愈远。

“赛勒斯，”他说。

赛勒斯没有回答。

“我有点吓坏了，”他说，“但我知道若是事情变得太糟，你就会来找我。而且莉莎也在那里，她帮了我很多忙。”

“莉莎吗？”赛勒斯的声​​音拔高了起来。

“她是一个女巫，从波特领地那里来的。”

“你说她帮了你？”

“对，尤其是我的消失术，她帮忙让我消失。我想我现在可以成功消失了。”

赛勒斯嘀咕着，“等我们到家的时候，你再把一切都告诉我。”于是在他们降落到教堂旁边之前，巴德一直保持安静。他们走进空荡荡的大厅。这时雨

势增大，在地上的水坑里溅出水花。

“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他说。

巴德把所有他记得的、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告诉他，讲完以后，赛勒斯慢慢摇了摇头，陷入沉思。

“我有麻烦了吗？”巴德问。

“诺巴德·欧文斯，”赛勒斯说，“你的确有麻烦。但无论如何，我会让你的养父母以他们认为必要的方式，决定如何管教你或处罚你。”

然后，赛勒斯以他一贯的方式离开了。

巴德从头上直接把整件夹克拉下来，穿过湿滑的小径，爬上山丘顶上的弗比舍墓穴，然后他从墓穴里往下走、再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到最深处。

他在高脚玻璃杯及匕首旁边放下胸针。

“这个还你，”他说，“已经擦得亮晶晶了，看起来很漂亮。”

“它回来了，”守墓者说，“它们总是会回来的。”在缭绕的烟雾里，它的声音显得十分满意。

这是漫长的一夜，但现在几乎就要天亮了。

巴德带着倦意，轻手轻脚地穿过哈里森·韦斯特伍德，教区的面包师傅，以及他两位妻子，玛丽恩及琼的最后安息处，往波特领地走去。欧文斯夫妇并不认为打小孩有什么不对，他们早在这个观念出现之前几百年就死去了，所以当天夜里欧文斯先生虽然不太情愿，却还是以他知道的方式尽了他的义务。巴德的屁股像被螫到一样，感到灼热的疼痛，但尽管如此，欧文斯太太脸上显露出的忧愁，却让他觉得比什么处罚都要来得更难受。

他到波特领地周围的铁栅栏那里，从栅栏之间的缝隙穿过去。

“哈啰？”他叫道。没有任何回应，山楂丛里也没有任何多出来的阴影。“我希望我没有给你惹上麻烦，”他说。

还是什么也没有。

他到园丁小屋里把牛仔裤放回去——他还是觉得他的灰床单穿起来比较舒服——但他留下了那件夹克，因为他喜欢上面的口袋。

在他归还裤子时，他拿走一把挂在墙边的小镰刀，再用它割除波特领地里的荨麻丛。他猛砍猛割，使得荨麻到处飞扬，直到只剩地面上突扎的残株为止。

巴德把那个大玻璃纸镇——它的内部有许多鲜艳的颜色——从口袋里拿出来，摆在油漆罐及油漆刷的旁边。

他把刷子浸到油漆里，然后用棕色的油漆在纸镇的表面上仔细写着

E H

然后在下面加上

我们从不遗忘

天际微亮，巴德该就寝了。在未来这段时间里，不准时上床睡觉可不是件聪明的事。

巴德把这个纸镇放在一度是荨麻丛的地面上——他推测下方应该就是她的头。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他的作品，再穿过栅栏回到路上，粗手粗脚的爬上山丘。

“还不坏，”他身后的波特领地传来一个轻快的声音，“相当不坏嘛。”

但当巴德转头时，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译者语

Gaiman这篇小说花了我不少时间在润饰文字上，希望能将这么温暖的故事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呈现，尤其文中一些仿古英文印刷的莫名奇妙字汇，在我请教了一位教授后才终于豁然开朗。顺带一提，其中女巫Liza那段咒语亦由该教授翻译，但由于他不愿具名，因此只在这里向他致上我衷心的感谢。

另外，小说中有许多精妙的姓名，碍于才疏学浅，无法表达出阅读原文的许多乐趣，在这里列举如下，想各位读者能够稍稍体会：

文中主角巴德，原文Bod，全名为Nobody Owens，意为小人物。

潘尼沃斯先生，原文Pennyworth，意为值一便士。

巴洛斯小姐，原文Borrows，意为借。

墓地尽头那棵苹果树，猜想极可能是三十年前有人在那里野餐，随手丢了苹果核后长出来的（笑）

巴德幻想的，长着鸡脚的房子，应源于Baba Yaga，一个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女妖，司掌死亡与再生，源出于原始印欧母系神灵体系。她是生命之泉的守护者，她和她的两三个姊妹(都叫巴巴-亚加)一同住在一间森林茅屋里，茅屋靠下面的鸟腿四处兜游。不过有人考据，这是在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族人）的西伯利亚游牧猎人与通古斯人聚落里，一种广受欢迎的建设形式，可以在家中无人时不让动物爬上屋子。小屋被盖在相近的几根被砍掉的树干截枝上，通常没有门或窗户，唯一的门在房子正中间的地板上。它看起来就像鸡腿上的房子。这里有张图：



至于我译为刑椅的cucking-stool是中世纪猎杀女巫时，所使用的一种残酷工具，目的在将人吊入溪河中。我找到一个木刻示意图：



最后，Liza在被问及姓名时唱的那首关于征服者威廉的歌，可能取自Hugh Chesterman的一首诗：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
Said to his captains, 'I mean to affix
England to Normandy. Go out and borrow
Some bows and some arrows, we're starting tomorrow.'
So William went conquering hither and thither
'Til Angles and Saxons were all of a dither
He conquered so quickly you couldn't keep count
Of the counties he conquered, I think they amount
To ten, or a doxen, or even a score,
And I haven't a doubt he'd have conquered some more,
SO FULL AND SO PROUD OF HIS CONQUERING TRICKS
WAS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
But death put an end to the tactics, thank Heaven,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87.

也许是受Gaiman的笔风影响，这篇小说我选择用随笔取代注释，期望能将一些在我深夜翻译时，伴着一壶茶，两片蛋糕，所体会到的美好心境传达给各位分享。希望您能尽情享受Neil Gaiman故事的深邃，还有那不分老少、永远触动人心的奇幻世界。

指南

lance5 译

触碰那扇你之前从没在这堵墙上看见过的木门，

说声“请”然后打开门锁，

穿过门

走过小径。

一个红颜色的金属小鬼挂在涂着绿漆的前门上，

当作门环，

不要碰它；它会咬伤你的手指。

穿过房子。别拿任何东西。别吃任何东西。

可是，如果任何生物告诉你它饿了，

去喂它。

如果它告诉你它很脏，

清洗它。

如果它对你哭喊着说它疼，

要是你可以，

就减轻它的伤痛。

从后面的花园你将可以看到那片天然的树林。

你路过的深井通向冬天的领域；

在它的底部是另外一片土地。

如果你转身回到这里，

你可以走回来，平平安安地，



你不会丢掉面子，我也不会看不起你。

一旦穿过花园，你就会置身于树林之中。

那些树很老了。一双双眼睛从灌木丛下窥视着你。

在一棵扭曲的橡树下坐着一个老妇人。她会向你要些东西；

把东西给她。

她就会指明通向城堡的路。

城堡里有三个公主。

不要相信那个年纪最小的。继续向前走。

在城堡后面的空旷地，十二个月份坐在篝火旁，

温暖他们的双脚，交换彼此的故事。

它们会给你些帮助，如果你礼貌的话。

你会在十二月的严寒中采摘到草莓。

相信那些狼，但是不要告诉它们你要到哪儿去。

从渡口可以过河，船夫会载你过去。

（这样回答他的问题：

如果他把桨给他的乘客，他就可以离开这条船获得自由

但是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告诉他答案）

如果一只老鹰给你一片羽毛，好好保管它。

记住：巨人睡得过于香甜；女巫常常会被她们的食欲所背叛；

龙的某个地方，总是有一个弱点；

心可以被很好地掩藏，

而你用你的舌头出卖它们。

不要嫉妒你的姐妹：

要知道钻石和玫瑰也并不令人舒适，当它们像蟾蜍和青蛙那样从一个人的嘴巴里翻滚出来：

更冷，也更锋利，会割伤人。

记住你的名字。

不要丧失希望——你会找到你所追求的东西。

相信鬼魂，相信那些你曾经帮助过的生物，现在轮到它们来帮你了。

相信梦。

相信你的心，也相信你的故事。

当你回去，从你来的路回去。

恩惠会被报答，债务会被偿还。

不要忘记你的礼貌。

不要往回看。

骑那只聪明的鹰（你不会摔下）

骑那尾银色的鱼（你不会溺水）

骑那头灰色的狼（紧紧地抓住它的皮毛）。

有一条虫子在塔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直立。

当你到达那所小房子，你的旅途开始的地方。

你会认得它，虽然它似乎

比你记忆中的小得多。

走过小径，穿过那座你除了那次以外从没见过的花园大门。

然后回家，或者营造一个家。

然后休息。



The End

